遠山，是黛色的天山南脈。

雲霧與雪頂糾纏一處，大約是雲厭倦天空了，駐足為雪；
雪厭倦山巒了，起身為雲。雨水只彷彿是凝結成滴的風。

南疆紀行

SOUTHERN XINJIANG

作家胡成深入南疆，以詩意的筆觸捕捉南疆的人文風景，
用報導的文字填補想像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胡成・著

新疆太過廣大，道路太過漫長，
人們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溫暖而堅持前行。
一如曾經的旅隊需要一程又一程的綠洲而堅持前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遠山，是黛色的天山南脈。

雲霧與雪頂糾纏一處，大約是雲厭倦天空了，駐足為雪；
雪厭倦山巒了，起身為雲。雨水只彷彿是凝結成滴的風。

南疆紀行

SOUTHERN XINJIANG

作家胡成深入南疆，以詩意的筆觸捕捉南疆的人文風景，
用報導的文字填補想像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胡成・著

**新疆太過廣大，道路太過漫長，
人們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溫暖而堅持前行。
一如曾經的旅隊需要一程又一程的綠洲而堅持前行。**

南疆纪行

SOUTHERN XINJIANG

胡成　著

在武威的午夜，搭上开往新疆的绿皮火车。

目录

之一　入疆

之二　库尔勒

之三　若羌路

之四　若羌

之五　且末

之六　民丰

之七　于田

之八　于田和田

之九　和田

之十　皮山

之十一　皮山叶城

之十二　莎车

之十三　英吉沙

之十四　英吉沙疏勒喀什

之十五　塔什库尔干路

之十六　塔什库尔干

之十七　伽师

之十八　巴楚色力布亚

之十九　巴楚

之二十　阿克苏

之二十一　阿克苏温宿

之二十二　乌什

之二十三　拜城

之二十四　库车

之二十五　轮台

之二十六　焉耆　大结局

附：出塞曲

南疆纪行之一　入疆

绿皮火车，即便是在奢侈的软卧车厢，也只有一盏孤悬在窗上的风扇。风扇扭转着，呼啸着，可是下铺依然得不到半缕的风，闷热得像是空置在午后沙漠里的铁皮罐头。

辗转反侧，阳历五月的最后一个夜，夏历五月初三，后仰起头，透过窗帘的缝隙，土星与火星左右点缀在窗上。那铁轨是与黄道平行了？四野纯粹的漆黑，大约从黄道张望左右的天穹，也即如此吧？

闷热难耐的夜就像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梦，为了就和些过道中逃逸的风，对面下铺去玉门的中年男人，甚至把腿横在了我的床上。惊醒的片刻，我记着他是睡在了过道的地板上。

中年男人有清晰的东北口音，大约是来自走廊北山山北的内蒙古。清晨，终于感觉到此许的凉意，朦胧间，却看见他已经正襟危坐在床边，新刮了脸，一抹铁青。再一次朦胧间，闻见了浓浓的烟味。一定还像昨夜那样，中年男人会在卧铺间里点燃一枝烟，吸两口，安置好烟与打火机，再走出门去。

我原本薄薄的睡意，瞬间湮没在浓浓的烟味中。

中年男人站在走廊里等待着玉门，他回答我说去那里做药。还没待我再问一句何为“做药”，乘务员已经在车厢里吆喝玉门站就要到了。中年男人回身提起行李，“兄弟，再见。”然后匆匆下车。

透过行进中的列车车窗，又瞥见他，正走进玉门火车站的出站口，嘴里又衔着一枝烟，身后一抹淡淡的烟，一抹铁青。

清晨的戈壁，阴郁肃杀。绿皮火车前部的硬座车厢里，同样的寂静清冷。乘客不多，每个人都尽可以横躺在座椅上，挺直了身子，伸

展在过道里的汗脚也不客气地散发着酸臭。





硬座车厢绝大多数的乘客，看模样都是前往新疆工作的农民工。要数14车厢最是热闹，二十多人同行的队伍，聚拢两处打着从家乡带来的纸牌。打牌的与看牌的，吵闹不休，说着浓酽的川音。



看乏了的，自己走到车厢连接处，倚着车窗，搓出一枝自家烟叶卷起的土烟。凑在打火机的火焰里，狠嘬两口，老白干一样浓烈的青烟，腾地炸开，熏呛得近旁的女人，忙不迭地躲远。

“你们这里从哪里来？”

“四川。”

“四川哪里？”

“乐山。”

“这是打算去哪里呀？”

“库尔勒。”

沉浸在土烟滋味中的男人，显然对我的搭讪全无兴趣，几句答话敷衍得几近不屑。

被包围在刺鼻的烟雾与嘈杂的叫嚷之间的，是14车厢的乘务员，浑然忘我的，在敞开门的乘务员室里，低头玩着他的苹果手机。他是整列列车唯一一名维吾尔乘务员，相貌英俊，只可惜他的种族赋予他的充足的雄性激素，让他的前额早早有了些脱发的痕迹。

中午再过去的时候，乐山人们打牌也乏了，围着一位女列车员推着的售货车，买些八宝粥与方便面充饥。这趟开往阿克苏的绿皮火车，始发站是宝鸡。他们一定是翻过秦岭，在宝鸡搭上的列车。在这个精神抖擞的中午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硬座车厢熬过一天一夜。

终于有困倦已极的几位，买来啤酒，大口灌下。就着酒意，拣一张没有人的座椅躺平，在唇角的啤酒沫归于无形之前，已经沉沉睡去。

过来替班的汉人乘务员，唇上的胡须还只是淡淡得若有若无，初来的戍卒与惯经沙场的边将一般，与维吾尔乘务员一阵打闹说笑，然后各自归去。

我的上铺，一直在睡觉的女人，坐在对面蒙古男人空下来的铺位上。

在得知我的行程后，她开宗明义地告诉我：库车很危险。

她有一张典型的西北女人的面孔，能看见西北常年的风沙与骄阳，还有一口因为高氟水质而导致的烟黄色的牙齿。她从兰州来，到库车去，给她的大儿子带孩子，带她的宝贝孙子——现在除了毕业班，库车学校的其他年纪已经全部停课。她的大儿子在库车的部队上，已经十五年了，“是王震的主力部队”，她如是说。二儿子在库尔勒的油田，但房子也买在了库车，因为房价远比库尔勒便宜。所以她最熟悉的新疆就是库车，所以她只是告诉我：库车很危险。

平日里，她随大儿子一家住在库车县城中心的部队上，其实最安全不过。她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如今弥漫在新疆的“危险”究竟为何，但是这种“危险”却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她的家庭。她的二儿媳妇是张掖人，带着孩子回到了张掖，二儿子打算卖了库车的房子，在张掖买房安家。

这大概就是她关于“库车很危险”最好的注脚。

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出生在榆中的山里，在六个兄弟姊妹中行二。十四岁上，死了母亲，父亲独立拉扯一家人，再也没有力量读书。我最初试着夸赞她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参军，在部队十五年，应当是团级干部了吧？她说这我不知道。我以为是部队的军事机密，她不方便说，后来才发觉她是真的不知道。

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女人，从榆中的山里去了省会兰州打工，结婚成家，抚养两个儿子成材，双双来到新疆，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是，如今她们却忧心忡忡，在“危险”莫须有的时候，已经开始盘算着离开。

在她试着解释如何为“危险”的时候，她小心地关上了卧铺房

门。“隔壁是维族人。”她示意着相邻的卧铺房间，轻声和我解释道。



隔壁住着五个人，一对维吾尔夫妻和他们一对子女，还有一位从长相上来看，像是丈夫的兄弟的男人。

后来，走廊就成了一对孩子的世界。姐姐苏比努尔，七岁；弟弟穆斯塔法，四岁。她们也从兰州来，父母在兰州做烤肉生意，所以已经在兰州读小学一年级的姐姐，汉语说得标准而流利。

弟弟像是姐姐的跟屁虫，寸步不离。可是又调皮，总爱骚扰姐姐，姐姐毫不留情，啪啪地用力打弟弟的脑袋。穆斯塔法是个坚强的男人，从来不哭，反而捂着被打的地方一边大笑一边哀嚎着：“好痛啊！”

我的参与，让坚强男人更加得意，变本加厉地攻击姐姐，姐姐的还击更是凶残。对于被打的部位，没有接受汉语教育的坚强男人还不能都用汉语叫出名称来，只有“屁股”的发音清晰准确，于是不管被姐姐打了哪里，坚强男人都会叫嚷：“屁股好痛呀！”

健硕的父亲站在门旁，看着儿子捂着脑袋和脸哀嚎：“屁股好痛啊！”也随着我们一起笑得乐不可支。

一片欢愉。

可是，每当看见乘务员远远地走过来，苏比努尔立刻就安静下来，乖乖地站着或者躲进卧铺房间里。她害怕，她小心地和我

说：“她是警察。”她误以为乘务员的蓝色制服是警察制服。

苏比努尔最喜欢的，是那位之前被乐山人包围着的女列车员。不是因为她穿着不会被误会的紫红色制服，而是因为她又是整列列车中唯一的维吾尔列车员。每当她推着售货车过来，苏比努尔就会站在走廊的暖气片上为她让出路，然后笑着用维吾尔语甜甜地说：“姐姐好。”姐姐也会用维吾尔语和苏比努尔说上两句话，然后欢愉地离开。

苏比努尔告诉我为什么喜欢她，因为她也是“新疆人”。虽然这趟绿皮火车属于乌鲁木齐铁路局，所有的列车乘员都是新疆人，但他们不是苏比努尔以为的新疆人。

在七岁的苏比努尔的心里，新疆人的意思，大约只是与她同一民族的维吾尔人，或者是她分不出民族的长着同样突厥人种面孔的其他人。



苏比努尔的家，在这趟列车的终点，阿克苏。

苏比努尔小声地和我说——但是这件事情有些繁杂，她没有办法用汉语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于是支离破碎地，我听出来她们回家的原因是，她的爷爷去世了。

因为远在兰州谋生，所以当苏比努尔的姥姥与爷爷的去世的时候，她们都没有能及时地赶回家里。

“姥姥死，一年前；爷爷死，一天前。”

苏比努尔和我说，小心翼翼地，有些伤心。

但是一忽儿过后，她又高兴地拍打着弟弟的脑袋，在弟弟“屁股好痛啊”的哀嚎声中，哈哈大笑。

当我开始写今天的日记的时候，是在吐鲁番之后的戈壁。

夕阳在窗外，平平地掠过黛色的天山，和风一起灌进车厢里。

最起码在这一刻，苏比努尔和我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她一会儿就会走过来问我一次：“还没有写完呀？”她想和我玩，经过一下午的打闹，我们成了朋友。

穆斯塔法，整个下午笑对苏比努尔各种暴力殴打的坚强男人，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列车停靠吐鲁番火车站的时候，父亲从站台的售货车里千挑万选——起初我以为只是因为他基于个人喜好的挑剔——买了几根黄瓜和一盒饼干。饼干是给孩子们的，可是父亲忽然发现配料表里有一个令人生疑的配料：起酥油。他坚定地以为那是猪油的一种，所以夺下了穆斯塔法送到嘴边的饼干。

穆斯塔法伤心极了，嚎啕大哭。四岁的坚强的男人，还理解不了为什么父亲平白无故的不让他吃好吃的饼干。

坐在近旁的水果商人，忙不迭地解释起酥油其实只是一种植物油，“虽然不利于健康，”他实在是一位具有良好科学素质的水果商人，“但是绝对不是大油。”

父亲疑虑难消，水果商人索性掏出手机，检索出词条。这实在是毋庸置疑的证明，父亲相信了，穆斯塔法含着眼泪笑着嚼起了饼干。

七岁的苏比努尔没有哭，也许她已经明白有些食物是她此生绝不能染指的。但是后来她又来打探我有没有写完日记的时候，幸福地和我说：“饼干真好吃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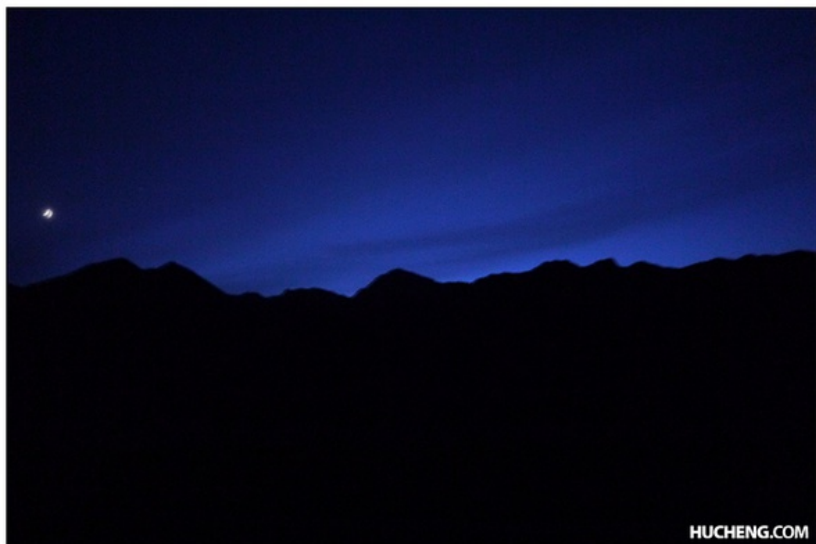
水果商人从鄯善上车，买到我对面空着的下铺。他也去库尔勒，然后是库车、伽师、和田，一路逐水果而去。看见苏比努尔进来出去，忽然问我，漂亮的苏比努尔长大以后会是什么模样？

我想大概会很像她的妈妈，一个丰腴肃穆的维吾尔女人。每当她

走过走廊的时候，我都希望因为我和她的女儿是最好的朋友的缘故，她能和我打个招呼。但是她没有，她穿着一袭黑袍，褚石色的头巾，矜持地从我面前走过。

所以我悲观地意识到，我和苏比努尔其实只会是今天一天的朋友。

就像那年，我在西州的时候，遇见的高昌的姑娘。



虽然来得很晚，但夜终于还是来了。

车窗外的天山近在咫尺，山色比夜色更深。山巅之上，一瓣牙黄色的新月，氤氲着淡淡的雾晕。

苏比努尔已经躺在她的上铺睡着了，我们终于还是没有能再玩一会儿。

今天就要过去。

2014.06.01 22:46　在开往阿克苏的K1661次列车上 地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阿拉沟乡左右

2014.06.02 07:28　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人民西路金都广场

南疆纪行之二　库尔勒

那位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也是我父亲的故事，大约还是很多人的故事。

他退伍回到库尔勒，转业单位有两个选择：一是公安局，二是粮食局。所有在后来发现自己当初的选择错误的人们，无一例外在讲述过去的时候，会把这种选择错误归罪于别人。比如在他的讲述里，他当初是想去公安局的，但是，但是每当这时候，总有位昏聩的父亲站出来，给予他错误并且改变命运的建议：当公安太危险，还是去粮食局吧。

在故事里，很少有坚持己见与反抗，顺理成章的结局就是，他去了粮食局。

而我的父亲，也因此没有去银行，错误建议的结局是工厂。

后来，他们都下岗了。

“还有一年，明年，当年一起转业的战友就能退休了。你看看我，每天还得开出租车。”

他亦真亦假地报怨着，语气平和。

语气平和，那是认命了。

在被告之经历了虚幻的自然灾害，在亲身经历了真切的饥饿与死亡之后，那一代人是多么看重粮食局这份工作所蕴藏的深意。最起码，饥饿再度来临的时候，粮食局这份工作能让人活着？

我劝慰他，他一声叹息，他是理解的。

至于之前，他却是语气激烈，怨声载道。

刚一上车，得知我要去库尔勒市政府近旁的巴州博物馆，他第一

句问我："带身份证了没有？"

"现在是新疆的非常时期。"他解释到。出门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就在昨天，他去市政府办事，但是怎么也进不去大门。没有带身份证，"驾驶证也不行，都是你们政府发的，也不行。"

没有办法，只好又开车回家取身份证，什么事都耽误了。他愤愤不平，他认为这是某些代词太过软弱。"几个皮帽子就把他们吓怕了。"这令他颇为不屑，指着路旁处处可见的装甲车与武装警察，他的意见是，"看见闹事的直拉打死就是了，这也不让进，那也不让去，生活太不方便了。"

"这有什么呀？！"

车正越过干涸的孔雀河旧道，他指着宽阔街道旁的某处楼房说，"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不过，那时候左右都还只是农田，孔雀河旧道河宽水急，河中满是水草，还有许多天鹅。

我有些伤心，我知道那样的孔雀河，我是永远不能得见了。

就像我永远不能得见唐人与回鹘那样如兄弟般生死与共在一起。

巴州博物馆院门紧装，后门的守门人说端午节假期开放三天，所以节后第一天休息。

昨天是端午节，昨天也是星期一，博物馆的传统闭馆日，我不明就里地休息一整天，平白错过巴州博物馆。

或许又是一场不能得见。

悻悻然坐公交车回返，前排座坐着一位漂亮的维吾尔姑娘。浓妆。确实，就像大多数突厥人种的姑娘一样，激素原因，外表略有过度雄化的倾向。但是除此之外，她无疑是非常漂亮的。眼睛，尤其是长而卷曲的睫毛，她侧身和同座的女人用维吾尔语聊天，那些完全不明所以然的音节仿佛也性感起来。

库尔勒，或者乌鲁木齐，在这样维吾尔人居住的大城市里，维吾尔姑娘的穿着愈发呈现两个极端。一种是愈发如世俗的女人般，展现她们远胜汉人的开赋，惹火的身材与更具立体感的面孔。而另一种则是愈发如宗教的女人般，开始穿着类似瓦哈比派（原教旨）所提倡的吉利巴甫蒙面罩袍，没有身材，没有面孔，甚至没有性别。

这是这个世界让我感觉困惑的原因之一。男女无疑是应当平权的，这几乎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普世价值观。可是，当普世价值观与宗教教义相抵牾的时候，怎么办？

坐上那辆出租车之前，在团结北路路旁的一家牛肉面馆午饭。等

着门外维吾尔小伙烤羊肉串的时候，店里一位精瘦的男人以垂询的态度弯着腰，走到收银台，指着手里的烟问收银的维吾尔姑娘：“能抽烟吗？”

那是个礼貌得让人乍见便会喜欢的姑娘，脸上始终浮现着微笑，找零的时候，一定会把每张纸币整平捋顺，然后用两只手递还给你。她笑着轻声回答那个男人：“你是汉民呀，喝酒都可以。”

男人嘿然一笑地退回座位，点燃他的烟。

当然，不少维吾尔人也在抽烟，甚至是回民。

昨天在库尔勒北站旁，库尔勒人尽皆知吃馕坑肉的地方吃烤羊排。回民开的海军馕坑肉生意最好，人少的中午，他家却也是座无虚席。左右维吾尔人的摊档，食客零落，或者空无一人。

老板亲自烤肉，或者在门外的木礅上剁肉。身材魁梧壮硕，面貌呈现出强烈的蒙古人种特征，或者是准噶尔人后裔也未可知。剁乏了，点一枝烟，继续闷头工作，不多言语。

我知道的回民，尤其是撒拉人这样严谨的苏菲派，对于许多维吾尔人抽烟是颇不为屑的。

我又不以为然。我爱着你，我抽着烟仍然爱着你。

你希望我好，希望我戒烟，那好，我努力，但是如果我戒不了烟，那并不意味着我不爱你。

是我把宗教庸俗化了，还是宗教本应如此？

于我而言，此行库尔勒，唯一不能不得见的，只有铁门关。

库尔勒，前汉，地属尉犁。后汉末年，焉耆兼并尉犁，地属焉耆。《新唐书》地理志载：“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如今铁门关更近库尔勒城区，大约距北郊十五里，当地人称龙山的山谷里。

一别凉州的星夜，入疆以来，连日阴沉。今天早起，浓阴之外，再添大风。

前年出塞，原本计划：渡关山，走河西，出瓜州，越沙碛，一去北庭，二去安西。

唐时古道，乃至今日道路，走伊州、西州，即哈密、吐鲁番一线，吐鲁番以后，即会分道扬镳。我既然自吐鲁番去了北庭大都护府

治所庭州今所在的吉木萨尔，再去安西大都护府治所龟兹今所在的库车，为着亦步亦趋，便要先回到吐鲁番之后，再向西南。太多回头路，所以作罢，其实未去安西。

此番南疆之行，多少可以了此遗憾。

西州至安西，途径之处，银山碛，铁门关。

天宝八载冬，岑参赴安西途中，宿银山碛西馆：

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
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
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飒飒胡沙迸人面！

见着新添的大风，简直喜难自禁。我自认岑参当世第一拥趸，岑嘉州必然会厚待于我。前日让我遇着半车厢的嘉州人，今日让我得见安西道上的风沙。

铁门关果然大风。

铁门关扼守的道路，是两山夹峙的孔雀河谷，沿河谷右岸山脚自然践踏而成的山路。山是碎石山，不时有滑坡，斗大的石块裹胁着沙土而下，直冲孔雀河道。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行旅丧生此地。

孔雀河只似潺潺溪水，上游水电站的功劳。孔雀河的季节性断流，下游的完全断流，乃至罗布泊的彻底干涸，均有赖于此。只可惜，类似三门峡水电站这样人定胜天的工程，一个也太多了；类似水草丰美的孔雀河与罗布泊，再多也太少了。

作为景点，铁门关八元的门票价格着实低廉。只是除了故地旧址，景区也实在没有任何景观。也许是出于对得起门票的良心谴责，景区里新建了铁门关关楼。清朝模样，现代工艺，不伦不类。

唐时铁门关楼，嘉州的旧题，何以湮灭？

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
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
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
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

阴郁与狂风，让铁关门旧道上，只有我踽踽独行。

即便我不是千山万水自长安跋涉而来，我依然可以理解唐人至此的悲苦。

关山千里。

关山万里。

何日得还？

何年得还？

在这样的狂风之中。

2014.06.03 21:21　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人民西路金都广场

南疆纪行之三　若羌路

四个小时之后，下午两点，在三十四团停车午饭。

门前依然是一片泥地，每当车辆往来便会扬起一阵尘土的阿布都沙拉木快餐，看起来是往来库尔勒与若羌班车的定点食堂。三辆客车下来的旅客，让矮胖的阿布都沙拉木手忙脚乱。



厨房外，土灶上是一铁锅手抓饭，黄澄澄油汪汪，热气夹杂着尘土飞扬开来。加肉，二十块钱一盘；素抓饭十块钱一盘，比起里面还需要现炒的拌面之类，抓饭最受青睐。

从灶台上抄起一只塑料盘，换在左手，右手抓起铁铲，松朗朗地盛上几铲。再从锅里扒拉出一块不大的羊肉，供品般码在盘子里。总有人在抱怨那块羊肉的分量。好说话的，嘀咕几句悻悻然去找座位；不好说话的，直接要求换一块，虽然整锅里的羊肉早已经闹过均贫富

的革命，但守旧总不如换新，也许就多了那么一芽的肉。

抓饭越来越少，羊肉也越来越少，而且大多是被之前的食客挑三拣四剩下的。这让阿布都沙拉木自己也觉得心虚，用铲子仔细地把羊肉摆出看起来最大的模样，然后再怯生生地低声问上一句：“行吗？”



在新疆，二十块钱一盘的抓饭价格并不贵，即便如此，依然还是有许多旅客围观以后，决定再忍一忍。

让我意外的，客车上看起来最是穷困潦倒的那个维吾尔父亲，也给儿子买了一盘抓饭，牵着笑逐颜开的孩子，脚步轻快地走进里屋找座。

父子俩走进库尔勒汽车站，找着开往若羌的客车的时候，我居然怀疑他们是否买得起将近一百块钱一张的若羌汽车票。父亲穿一条破旧的满布油渍的蓝布裤子，同样蓝色的外套更新一些，却是一件工作服，胸口醒目的有某机械集团的标志。依然还是蓝色的鸭舌帽，已经洗得发白。脚下一双黄色的塑料拖鞋，看起来很是落魄。

没有一件行李，完全看不出父子俩的身份，静静地坐在后面。每次停车休息，父亲会下车点一枝烟，孩子紧紧跟着，寸步不离。有小卖部的地方，也没有进去过，就只是静静地等待着车开。后来，可能儿子真得饿坏了，在三十四团停车的时候，他们几乎是第一个冲下客车。

可是，却几乎是在最后才买了一份抓饭。

最后一份抓饭，是另一辆由库尔勒去若羌客车上的一个孩子买走的。

一对年轻的维吾尔父母，始终坐在公路底下的土坎上，两个孩子，大些的还只像绿皮火车上的穆斯塔法，小些的走路仍然蹒跚。在阿布都沙拉木店里吃饭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汉人，不像在库尔勒，酒是明文禁止饮用的，但是烟雾缭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始终远远地坐在外面。直到最后，才让大些的孩子买了一份抓饭，装在塑料袋里，提在右手里，左弯着腰，勉强提到母亲那里——也许是挨不过孩子的央求，谁知道呢。母亲把抓饭摊在身前，用右手团起喂给她的孩子们，两个孩子仰着头，像是窝里饥饿的燕子，啄着母亲手里的饭团——这么多年了，我才第一次看到抓饭之所以为抓饭。

父亲站在母子的身边，看着她们，抽着烟，一如之前焦虑。孩子们容易饱，塑料袋里的抓饭还剩下不少。女人示意自己的丈夫吃上一些，丈夫掐灭了烟头，还是那么严肃的，带着步履踉跄的小儿子径自走回了车里。

女人坐在那里，团起抓饭，轻轻抿进嘴里。

我注意到，阿布都沙拉木给两位维吾尔同胞的手抓饭，饭上都有两块羊肉。

司机照例会有一份免费的午饭。饱餐回来的比阿布都沙拉木还要胖上许多的王师傅，提着两瓶水坐上了驾驶座。

从库尔勒到若羌，四百五十公里，但是因为218国道全程限速六十公里，所以车程长达八个小时。新疆道路运输管理局规定日班司机单次驾驶时间不得超过四个小时，所以其后的路程，王师傅替代了海师傅。

王师傅是个很难沟通的人——也许只是不愿意与陌生人搭讪。相较而言，海师傅——也许是位回民——则明显更愿意应酬。也是库尔勒人，之前跑出租车，但是份子钱的压力，让他觉得两地奔波的长途客车司机的生活要轻松得多。

他说他跑长途才两年，虽然年轻不小，却还只能算是新手。出库尔勒的时候，王师傅坐在他身后，因为他一次错误的并线导致没能赶

在红灯前穿过十字路口，王师傅喋喋不休地一路训导到尉犁。

你只知道走内道，曾经哪里就是这样，哪里还是这样；而曾经哪里，我怎么样巧妙并线；曾经哪里，我怎么样右转直行；曾经哪里，我怎么样预判车况。“我看你就是改不了了。”王师傅总结道。海师傅一言不发，戴上了墨镜，我直担心他会撒开方向盘回身呛声，但是他没有。他只是继续开着车，不时摁几声高音喇叭，间或向对面驶来的同公司的客车挥手致意。

这是一个别致的习惯。所有同运输公司的客车，不论是否认识，不论司机维汉，无一例外在会车时会彼此挥手致意。虽然大多司机与海师傅一样面无表情，只如仪式般挥手，但这总归是很温暖的举动。

新疆太过广大，道路太过漫长，人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温暖而坚持前行。

一如曾经的旅队需要一程又一程的绿州而坚持前行。

218国道路况很是不错，全程新铺的柏油路面，测速与监控也很完整，除了道路两侧遍布垃圾。

大体上，国道随着格里木河流向铺设，在库尔勒与若羌之间，几处新建的城镇，依次序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第三十一团至三十六团团场所在。

三十五团与三十六团两团团场距公路较远，三十六团团场米兰镇，距米兰遗址仅三公里。可惜在若羌打探如何去米兰时，得知若羌旅游局会收取每位游客三百元参观费，形同劫掠，不去也罢。

生产建设兵团的基本农田，间或能看到有人在劳作。环境太过恶劣，所谓农田，不过是戈壁中略平整的土地，人如蝼蚁般淹没在远比内地广阔的田垄里。

他们是希望。



所有在这里努力生存的人们，都是希望。

不知道哪里的养蜂人，戈壁里会有花海吗？还只是那些叫不上名来的灌木开出的零落的花儿？蜂蜜都会加倍的辛苦。

还有定居在戈壁滩的，公路几百米的人家，土坯房，泥地轧出的一条曲折土地，几辆农机。



安徽人开的加水站，四川人开的饭店，宁夏人开的面馆，三十四

团公路旁的足浴店，沿着公路牧羊的回族牧羊人，客车里不绝于耳的河南话。一瞬而过的，坐在路旁修车行外，风吹日晒有如红砂岩般面孔的，不知道从哪里来讨生活的人们，如何更能坚忍？

戈壁黄沙中的胡杨，红柳，沙枣，罗布麻，骆驼刺，不知名的碱蓬与荒草。



阳光苍白，狂风不止，满地流沙。

国道一千公里里程碑以后，戈壁索性化作沙漠，天地苍茫一片。



王师傅也许是提起精神，开始嚼起了大蒜。在见到若羌的绿州前，是最难熬的一段蒜蓉味的旅程。海师傅应当是习惯了王师傅的一切，唠叨以及嚼大蒜，独自在副驾的小座位上沉沉睡去，全然不受影响。

直到进入若羌前，全程唯一的一处检查站，海师傅这才睡眼惺忪地下车报检。没有军警上车检查身份证，这与北进乌鲁木齐的如临大敌迥然不同。



若羌汽车站还是旧时代的模样，售票厅与候车室后面，是地面龟裂的院场。客车必须进站，院门落锁，随开随关。

下车以后，保安指示着在后门一处检查站前排队，单次两人放行，每人都要接受身份证的联网检查与登记。本地人已经熟悉这样的形式，默默在排在队伍里，默默地掏出身份证，无论汉人，还是维吾尔人。

同车而至的一位汉民，指尖捏着的甚至是枣红封皮的户口本。检查站里的维吾尔警察问道：“你身份证呢？”“丢了。”“哪页是你？”他默默地翻到户口本里自己的那一页，没有再答话。

这一两年的旅行，我崭新的身份证已经磨损得旧得像是旧时代的良民证。

在神秘的关于我们所有信息的庞大数据库里检索出我们确是良民之后，警察放行。虽然明知道自己是清白的，但还是会为之前的紧张长舒一口气。数据库是一个黑箱，谁知道哪天不会平白得多出一条不予放行的记录。

哪怕只是一个错误。

若羌县城很安静，汽车站前趴活的维吾尔出租车司机们甚至懒得招呼你，放平了座椅，自顾自地玩着手机里游戏。

右转向前，不远处，县政府的十字路口，寻着一间名为浙温的宾馆。远在南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名字是有诱惑力的。其实种族与种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和是天然的。那么对异族的抗拒与警惕，自然也是天然的。我们努力克制我们的天性，祥和地生活在一起。可是一但有风吹草动，理智往往毫无抵抗地惨败给天性。

带我看房间的小伙子，应当是店主人家的儿子。热情，友好——这也许是夸大，这也许又是天性的坦然表现，我立刻决定住下。小伙子并不是温州人，但同样来自浙江，浙江台州。

他和我说，在这里，离家已经四千公里。

2014.06.04 23:55　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文化路与胜利路十字路口 浙温商务宾馆

南疆纪行之四　若羌

一两万人的若羌县城，若羌镇，安静得像是一个空罐头瓶。随便站在街边的白杨树荫下，当树叶停止摇曳的时候，可以听见嗡嗡的回响，就像最寂静的午夜的耳鸣。

应当为若羌捉一只蝉。

一只就够了，扔在空罐头瓶里，那样每个午睡的人们都会因为忍受不了知了呱噪的叫声走上街头。

我们便载歌载舞在一起。

不大的若羌镇北，是铁干里克乡。铁干里克，维吾尔语刺草，那些在戈壁滩上坚忍的刺草。

东西向的米兰路分隔着县城与乡村。乡村一侧的路旁，一道水渠，蓝灰色的渠水，急不可待地流淌着。哗哗的水声，像一堵墙。

水渠后面，是一排排砖瓦混合着土坯的低矮的平房，一段木桩，搭在水渠上，是通往若羌镇的桥。

临近水渠，也即是临近街面的房子，大多改成做买卖的店铺。维吾尔人的烤馕烤肉烤包子店，汉人的石雕作坊小卖部。只是午后，大多紧闭着门。

西段胜利路十字路口，热闹一些。有新建的住宅楼，底商远离水渠，空出广场。广场上，有七八只破旧的台球桌，许多维吾尔人真玩得兴高采烈，虽然球杆也弯曲了，台面也不平整了，击出的台球慢下来，会在台面上走出诡异的路线，但是人们还是玩得很开心。

台球桌旁边，有三个维吾尔兄弟的两眼馕坑。

一眼馕坑打馕，一堵土墙下的案子上，摆满了摞起几层的金灿灿的馕。今天终于天晴了，阳光照在馕上，像是炫耀着烤馕的火候。白杨树叶的影子，偶尔佛过，掸去贪吃的蠓虫。



一眼馕坑烤包子，掌炉的几兄弟从容易上看也许不是血缘的兄弟，但他们亲密无间。他们的妻子们坐在铺在临时建起的栖身的平房前的毛毡上，带着他们的孩子。

打馕师傅儿子拿在手里玩的充气的锤子漏气了，打馕师傅停下手里的活计，找出胶带，试着能不能补好那个已经又脏又破的玩具。

一馕炕的烤包子陆续出炉，我有些后悔，我应当晚一些再要三个烤包子，这样便可以吃上最新鲜的。其实我对烤包子的兴趣尔尔，太多的羊尾油，容易生腻，我只是希望可以坦然地坐在他们的餐桌前，看他们劳作。



馕坑里烤得的包子真是漂亮，鼓起的包子里焦黄酥脆，看一眼，都会崩碎在嘴边的。烤包子的师傅伸一把笊篱进炉膛，接着从炉壁上捅下的烤包子，翻手再倒进馕坑旁的铁盆里。

他看见我在拍照，和我说些什么，可惜他不太会说汉语。我返身回到餐桌前冷掉的烤包子前，他在装烤包子里的铁盆里一阵翻腾。我痴想着他是不是在帮我挑一个最美味的烤包子，他招呼我了，原来他把铁盆里的烤包子整整齐齐地码了一遍，一律正面向上，积极得像是一班级乍上政治课的红领巾。他让我拍照，他觉得这才是烤包子们最漂亮的时刻。



我如何能拒绝？

他们还有一个兄弟，在做刨冰。

玻璃罩的推车里，有一只刨冰机，冰刨在碗里，加上新酿的酸奶，白砂糖，或者再兑上水。台球打乏了的维吾尔人，回民，汉人，招呼上一声，一碗刨冰片刻就摆上了桌面。

台球桌的中间，两棵白杨树，围绕着树砖砌着矮围挡，正好坐人。一圈打台球的维吾尔渐渐散去，我才发觉坐在树下手拿着三角球框时刻准备着码球的主人，是一个年轻的汉人小伙子。

打台球的维吾尔人，有些看起来很是凶悍——这实在是所有人类因少见而生的多怪——见得多了的小伙子，黝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左右张望着，站起身来从球袋里拣球，码球，返身回到近前挂在树上的小黑板前，用湿抹布擦去每桌上一局的局数，再从钉在小黑板下面的半截矿泉水瓶底里摸出一小截粉笔，写上新的局数——这是收钱的凭据，一局一块钱。然后，坐回树下，面无表情，手里垂着三角球框。



小伙子看起来不过只有十六、七岁的模样，由始至终也没有看到父母在身旁，怎么就一个人在铁干里克做起了维吾尔人的生意？

我想和他聊上几句，但他除了在打完台球的人问他多少钱之后，简单的回答几块钱之外，没有再和任何人说上任何一句话。我想凑近他找机会搭话，他看见我坐在了树下，索性不再回来。只是默默地站在球桌旁，面无表情，手里垂着三角球框。

后来路旁卖水果的河南女人告诉我，小伙子曾经说他是上蔡人。

她继续告诉我，之所以这么多维吾尔人闲在这里打台球，是因为他们大多把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比他们自己种地收入还好。”而且他们也不在本地做生意，左右买卖家的维吾尔人，都是从于田和田或者喀什远道而来。

我接过从她手里递过来的四块钱的杏，瞥见小伙子又坐回树下。

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我似乎不会再有答案。

上午逛了片刻楼兰博物馆。

如今若羌县辖地之广阔，全国第一，面积相当于两个浙江省之巨。涵盖整个罗布泊，东部直与甘肃、青海接壤。在其辖地之中，前汉时，其西南为古婼羌，东北为古楼兰。楼兰后改国名为鄯善，并将

国都由罗布泊西北岩的米兰城迁至今若羌附近的扜泥城，或即为今米兰遗址所在。《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后汉时，鄯善兼并小宛、精绝、且末等国，强盛一时。

楼兰米兰两地遗珍，大多在乌鲁木齐区博物馆，若羌所遗不多。可观的是四具成年，四具婴儿的干尸。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展馆里的一具成年干尸，凭空摆放在木棺内，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只覆盖着一块红布。双脚裸露在外，我仔细观看，确定是古尸无疑，强压住置疑与惊惧，揭开红布，一张男人干枯的面孔出现在昏暗的光线里，这实在是我平生最不可思议的一次参观，空无一人的展厅仿佛陷阱一般，蜷缩成一团鬼魅般的婴儿，失去眼球可以直视颅内枯骨的婴儿，脚趾甚至趾甲纤毫毕现仿佛随时会搐动的婴儿，似乎暗示着揭开覆盖在那具尸体身上的红布的恶果。

也许我的魂灵已经留在那里，而现在的我其实就是他。

我只是没有去镜子前证实这件事情。

距楼兰博物馆不远，是若羌的大清真寺。

禁止参观。

从清真寺里走出的警察明确并且严厉地告诉我：禁止参观。

奇怪的是，清真寺里似乎驻扎有不少警察，浅蓝色制服的普通警察，藏青色制服的特种警察，汉人与维吾尔人皆有。而严厉禁止我入内的，是一名浅蓝色制服的汉人警察——那便不仅仅只是信仰原因。

后来我又踅摸回去，严肃的汉人警察不在门外，以侥幸的态度再问一位维吾尔警察，他正踌躇间，近旁一位未着警服的维吾尔同僚坚定地再次拒绝。

维吾尔警察试着和我解释几句，可惜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北距大清真寺不远，是一处农贸市场。在清冷的若羌，难得见到那么多人聚在一起。

市场门外卖酸奶的维吾尔老人，一身中山装，清癯挺拔。大碗的酸奶，十块钱一碗。不敢问津，新疆的酸奶，奶必然是好奶，可酸得实在让人受不了。



市场铁门里，聚在一起消磨时间的维吾尔老人。那边的老人像天下每一位慈祥的爷爷一样，逗弄着自己的宝贝孙子。这边的老人和出来进去的每一位熟人微笑着，等待着他们走过来，热情地握手贴面，再以维吾尔语互致问候。

市场里还是有维吾尔人的烤馕与烤包子铺，年轻的师傅工作乏了，走出铺位来，聚在一起燃一枝烟。

汉人的大肉铺真是不少，不过都在市场一周的屋子里。敞在街面上的摊位只售蔬果，两不相碍。



还有市场外让人垂涎的烤肉店，大块的金黄色的烤羊。对于我这样的汉人而言，应当买上半只，再来半皮囊的清酒，寻一只阔大的碗，寻一把锋利的刀。

大清真寺与农贸市场之间，是若羌的玉石交易市场。市场新建，内里冷冷清清，街面上倒很是热闹，聚着不少维吾尔玉石商人，或在地摊或在自己开的汽车上码放着各种玉石。

塔里盆地东南缘的阿尔金上产玉，所以阿尔金山西麓的若羌与且末都有繁荣的玉石交易市场。

宾馆有免费的早餐，全素，土豆丝、海带丝、麻辣豆腐、煮花生、拍黄瓜、拦豆芽、泡酸菜，还有皮牙子与大蒜。有一位敦实的西北口音的汉子，看起来是久住的常客，很熟稔的模样。拿起馒头，一撅两半，夹一整场红腐乳，就着小米粥，三口两口。

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从阿尔金山过来，在山里开矿采玉。汉子手下有十几个小伙子，汉子待他们不薄，每个月都要带到若羌城里来，理理发，洗洗澡，好吃好住的玩几天。

前天却闯了祸。

去唱歌，不想年轻人都是火爆脾气，和另一帮人起了冲突。冲突直接演变为群殴，六个小伙子被关进了派出所，两个小伙子被开了

瓢，躺进了医院。

汉子下山的时候，身上揣了两万块钱，本来怎么都花销的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扔了一万放在医院里，结果派出所那边放人开口就要三万，汉子把剩下的一万递进去，通融通融，再等山上的猴子派来救兵。

汉子也回不去，还要照顾病床上的那两位。他问主厨的要一只塑料袋，说小米粥黏乎乎的喝着好，给两个小伙子带上两碗，再买几个包子，早饭就有了。

然后叹一声气，背手提着一袋黄澄澄的小米粥，走了出去。

主厨的胖胖的中年女人，也是一口浙江口音。打听起来，才知道昨天带我们看房间的小伙子原来是她的女婿。而她的女婿，才是这家宾馆真正的老板。

女婿的姐夫在库尔勒做生意，又在若羌和他合伙盘下了这家宾馆。女儿女婿初来若羌接手宾馆的时候，也许是太年轻的原因——实际上说二十七、八，但看起来不过才二十出头的模样，双双戴着眼镜，女儿更是漂亮得像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公主——服务员以罢工相胁，要求涨工资。

每个服务员一千四、五的工资并不是个小数目，亲家也做宾馆生意，脱不开身。只好她们老俩口儿，放弃在嘉兴做了六、七年的服装生意，万里之遥地来到若羌，帮女婿打点宾馆生意。

或者只是心疼女儿。

老伴儿开了二十几年车，忽然改行做起了伺候人的生意，很是不习惯。

她说，经常和老伴儿一起收拾房间的时候，会听老伴叹声道：

怎么会做上了这一行？

合同签了七年，她说，如果生意能做得下去，最少要待在这里七年。

也许更久。

她说她时常会想不通，怎么就会来了新疆？

怎么就会来了新疆？

背井离乡。

2014.06.05 21:00　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文化路与胜利路十字路口 浙温商务宾馆

南疆纪行之五　且末

一道不锈钢栅把不大的若羌汽车站分隔成两半儿，一边售票，一边候车。候车厅里四张长椅靠背摆成两排，维吾尔人，回民和汉民混坐在一起。

没有人说话，彼此张望着，打量着，目光交汇时又转头扫描起别人。早晨十点有两趟班车，北上库尔勒的，南下且末的，我猜着倚在窗下的漂亮的维吾尔姑娘会搭上哪趟车。

她还很年轻，穿着入时。后来掏出一块钱，走到候车厅里出售烟草食品的柜台前，指着柜台上塑料罐里的泡泡糖问老板：“有大大的吗？”

老板新刮的脸上，也是铁青，有不俗的络腮胡子。但是他却是汉人，他问我从哪里来，我问他从哪里来。他用右手坚定地向下指了指：本地的。我很难相信那么小的若羌，会有土生土长的汉人。



老板姓马，汉人的马。祖籍山东，祖父辈闯了关东，就此阔别故土。解放之后，他的父亲分配工作到了青海西宁。父亲是个电工，有手艺，是好用的螺丝钉。不停的调动，越调动越向西，一直到阿尔金山的石绵矿——石绵矿并不仅仅只是一口石绵矿，而是一处地名，汽车站院外就停着若羌到石绵矿的通村客车。

今天终于彻底地晴朗，清晨的阳光已经又热又燥。穿透候车厅的窗棂，玻璃柜明晃晃地刺眼。不说话的时候，马老板低头看着柜台上的巴音郭楞日报，翻来翻去，脸上忽明忽暗。

聚在一起说话的，是熟悉的客车司机和售票员们，马老板不时插上几句话。有走过来的售票员要换些零钱，电话忽然又响起，有知道的客人委托马老板代买十点的汽车票。马老板回答说买十二点吧，十点的可能赶不上了。他说：可能还会堵车。不知道客人要从哪里过来，居然还会有堵车这种事情存在。电话拿在左手上，马老板的那只似乎有先天的残疾，只剩下些许拇指与小指，电话正好夹在之间。

后来，马老板的父亲和单位的领导吵架——不是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的套路，而是直接被单位开除。没办法，父亲翻过阿尔金山，来到了若羌。

马老板在不大的若羌汽车站的这爿档口，摆了已经十二年。

马老板问我：“你觉得我们新疆怎么样？”

“我们新疆美吗？”

“我们若羌挺好的，生活安逸。”

马老板去过北京，知道那里有要命的堵车与雾霾。他说他喜欢若羌，“小，但是安逸。”

我相信他是离不开若羌。他是新疆人，若羌是他的家。

但也许他是离不开若羌。

若羌是新疆与青海的交通孔道，来也是这里，去也是这里。

再向南，深入南疆，不回来，便怎么样也离不开新疆了。

所以库尔勒去若羌的客车上，大多数是汉人。而若羌来且末的客车上，不再有其他汉人。甚至是司机，也是维吾尔人，阿不都外力。



所有乘客里，我不得不说起的，是坐在我侧后方的中年男人。

小时候喜欢看的电影里，有一部是梁赞诺夫的喜剧片，《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电影里有一个想要儿子继承父业，结果妻子却给他生了一窝丫头的大胡子黑手党，玛比奥索。一个滑稽可笑的坏人，在飞机上扔了医生的护照，逼瘸子踢断了自己的好腿，是那种只要不冲你作恶你就会喜欢他的坏人。

坐在我侧后方的中年男人，像极了意大利黑手党。

我身后的玛比奥索却是一个好人，和每一个人说笑，笑起来的时候小眼睛眯缝起来，实在不像是一个维吾尔人。

客车在瓦石峡乡客运站停车候客的时候，我们都险些错过了忽然启动的客车，一起追上去，欢笑着跳上车，仿佛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瓦石峡乡是出若羌前，315国道近旁的最后一处绿洲。

因为瓦石峡河，戈壁与沙漠忽然换作白杨林，乡镇随公路而建，一片喧嚣。而且，我以为越南越少的汉人，忽然又多了起来。杨三卤肉店，河南饭店，车站门外的小卖部，还有客运站场院后一排平房其中的管理处。



管理处里住着一对父女，场院的角落里，一间简单的厕所就归他们管理。厕所外空弃的土地上，全不浪费地种着些蔬菜。厕所是收费的，一人一块钱。但是如果有客车票，便可以免费入厕。女儿守在门外的过道，收钱，或者检查车票。

瓦石峡乡来且末的乘客很多，依然都是维吾尔人。原本空着一半的客车，片刻挤坐得满满当当。有一位穿着鲜红外套的胖胖的维吾尔女人，和我一样直琢磨到客车将启动时，才决定去趟厕所。姑娘问她要钱，她说她有车票，可是当姑娘想再看一眼她的车票的时候，她却不耐烦地嘟囔着甩手走开。

些许的嘈杂惊动了屋子里的父亲，走出门来探看。女儿求助般地告诉父亲发生了什么，父亲看着似乎颇有些地位的红色女人的背影，

没有说一句话。

就像客运站外路旁许多的汉人民工，瓦石峡乡的汉人大多似乎只是在做着些最卑微的谋生。



当然，生活艰难的自然也有维吾尔人。最后才提着几只烤包子跳上车来的买买提明·艾力，刚挤坐在我身边，我便闻见了包子香味也掩盖不住的异味。他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沐浴，因为赤脚穿着皮鞋而裸露与的脚踝与手，都积满泥垢，头发蓬乱。

买买提明是一个聪明的人。

二十五岁的他，是于田县木哈拉镇人，我本以为他是要回且末再转车于田回家，没想到他和玛比奥索却同在且末郊外的巴格艾日克乡下车。没有行李的他，搭上一辆在路旁等候着他的三轮摩托，向乡里深处而去。

他只有一只老旧的廉价手机，对我的相机以及用来笔记的平板电脑充满兴趣。把身体探过来，看着我拍摄，再盯着显示屏期待着我回放给他看。

后来他看见我把镜头向后给玛比奥索拍照，主动靠在我身上，示意我拍摄了我们的合影。我想着以后把照片寄给他，可是不论我怎么说与写，他却怎么也理解不了。

买买提明似乎完全不懂汉语与汉字。

出瓦石峡乡客运站，司机收走了所有乘客的身份证。在其后不远的吾塔木村民委员会前，所有身份证经过了一处公安流动执勤点的检查。

我忽然想起了刚发还回来的身份证，我示意买买提明把他的身份证给我，我可以按照上面的地址把照片寄给他。

害怕出错，我直接用相机拍摄了他的身份证。

他乐此不疲地看着我回放新拍摄的窗外戈壁与固沙草甸，直到我回放出了他的身份证照片。

他示意我想自己看看，接过相机。让我吃惊的是，他娴熟地再次回放到自己身份证的照片，放大检视，摁动删除按钮，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单张删除”、“多张删除”与“全部删除”的汉字提示中，准确地点击“单张删除”——他很聪明，他应当是看见我几次如此操作，便已经学会。

买买提明把相机还给我的时候，我有些尴尬。

更多时候，歧视是源自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将种族与民族代入这种不平等之前，我想大多数人并不仅仅因为种族与民族的不同而心生歧视。

就像红衣女人不屑守厕所的小姑娘一样，她可能颇有地位，在客车过道与我挤身错过的时候，也因为不满而用维吾尔语狠狠数落了我几句。她可以如此，必然不会是因为她的民族，必然是因为她的地位。

一如所有官老爷轻蔑平头百姓那样。

如今在新疆，“改变干部作风”已经是一句常见的口号。干部们首先因为是干部而颐指气使，然后才因为民族的代入，导致了民族矛盾。

当我在客车上听着坐着最后一排的红衣女人大声和同座聊天的时候，颇有些厌恶，但是买买提明的动作，忽然让我惊觉，这种行为似乎根本就是人性，而非党性。

我会未经允许便随便地去拍一个和我社会地位平等甚至远高于我的人的身份证吗？

不会。

那我为什么去拍买买提明的身份证？

也许我自以为我有一个良好的动机，但是我的行为的动因，无疑是我在潜意识里因为他社会地位低下而造成的窘迫，而把他当作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无知的人。

我并没有我自以为的那样尊重他。

我自以为谨慎，仍然难免如此。同民族聚居的内地，街坊四邻的纠纷，大约不少也是源自如此的鸡毛蒜皮小事。可是在新疆，在民族混居愈发严重的新疆，这样的事情日积月累，人与人的彼此厌恶，很容易代入民族标签而成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厌恶。而在目前民族对立情绪激化之后，不良效应又会被成倍甚至几何级放大。

那么剩下的，无非就是被谁来加以利用的问题。

一如我一直以来的悲观论调，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会有解决之道的。

车尔臣河，是我此次入疆以后，看到的第一条波涛汹涌的河。

红衣女人在车尔臣河不远处的塔提让乡下车，随后就是若羌，维吾尔特警守在客车门下，再次收走每个人的身份证，逐一联网查验之后，发还放行。

且末远比若羌热闹，东西向的主干道埃塔路与文化路十字路口，是且末最繁华的老城中心。十字路口西北，是新建成仅六年的且末大清真寺。从客运站走回清真寺门前，清真寺周五的大礼拜即将开始，几乎全城的穆斯林从四面八方涌开，清真寺门外的摩托车与电瓶车，成千上万。

而与清真寺隔街相望的，是几车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路过他们身后，我不宜有掏手机看时间的举动——下午两点到达且末，全程四个小时——被武警误以为有拍摄的动作。被截停，一位戴着墨镜的魁梧且英俊的维吾尔特警，颇为友好地小心提醒我禁止拍照。检索手机里确实没有拍摄他们的照片后，无事放行。只是全过程，有一位武警手持小型录像机予以记录。

意外事件，却让气氛加剧紧张。

且末的汉人，大约只有河南人与四川人，又以四川人为多。询问

的两家宾馆，主人无一不是一口浓重的川音。

宾馆前台的姑娘，自贡人。很是健谈，她从乌鲁木齐来且末两年，安家在这里。说起之前的意外，她说只是因为最近特殊时期的缘故。

“只要不去和田，伽师那些地方就还好。”

不幸的是，我恰恰要去和田，而且出客运站时已经买好明天去民丰的客车车票，那里已经属于和田地区。

自贡姑娘说，前几天来住宿的几位和田维吾尔旅客说，现在和田的情况是只进不出，他们申请了一个月，才得到出和田的许可。

姑娘伶牙俐齿，又是言之凿凿，由不得人不相信。

为求稳妥——和田一定是要去的，但是不能裹足不前——姑娘建议我去派出所打探一下，并且详细地告诉了我自首路线。

某某派出所，院门紧锁，门前有护栏与隔离礅。不得入内，院内执勤的协警似乎也说不出所以然。恰巧一名配枪的汉族特警回来，听闻我关于和田只进不出是否真有其事的询问，明确地告诉我：“是的。”

我解释我的旅行，意思是必须去到喀什以便搭乘飞机出疆。

“那你回库尔勒吧。也有飞机场。”

我继续编造我已经买好喀什机场机票的事实。

大约特警见有草民不畏死，也不便再以死惧之，只好实情相告。

和田的情况似乎不妙，“如果你们自驾，可以不停车地越过和田。”他建议道，“如果一定要进和田，汽车站左右比较危险，总之可以进出，也有住宿。”

“那么，好自为之吧。”

我信命运主宰吧，正如我买到入疆火车票的日期，是五月二十一日。

再晚一天，我便会在那个早晨怯懦与放弃了。

且末，前汉为且末国。且末县辖境内，亦曾有小宛国。《汉书》西域传载：“且末国，王治且末城，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二十人。”至于且末城城在何处，如今依然成谜。后汉，属扜弥，再为鄯善兼并。

与且末恢宏的县政府隔广场而对的，是且末县文物局，一楼兼作且末县博物馆。

陈列文物，大致以且末国时代出土为主，包括两具且末干尸。保存最好的且末干尸，也在乌鲁木齐区博物馆，县博物馆展出的，已有多处白骨化。干尸身上密布嵌入肌肤的戈壁砂石，仿佛患有严重的皮肤顽疾，实在令人心生厌恶。

草草而出。



傍晚，大礼拜早已散去，大清真寺又恢复宁静。

守门人与另一位维吾尔老人坐在大门左右执守。我想进去看看，但是被守门人很是不耐烦地拒绝。门外站着几个闲聊的维吾尔人，正中一位，气宇不凡，似乎是颇有地位的阿訇。阿訇不苟言笑，几位帮闲的维吾尔人却乐得让我进去看看，示意不要搭理守门人，径直走进去就是。守门人探身看了看他们，似乎得到了阿訇的默许，便也不再阻挠。

只是，限定我不得走出门楼下的穿廊，也不得拍照——当然在这个命令之前，我已经擅自拍摄一张。

奇妙的是，大清真寺对面临街的店铺里，居然有一家明显暧昧的足疗按摩店。就在之前门前站满武装警察的时候，也依然洞开着门，

正常做着生意。

守在临街屋子里招呼客人的女老板，同样的川音，阆中人。气氛如此紧张，生意十成空了九成，有些无精打采。她离开蜀地入疆的时间，和我离开安徽去北京的时间一样久，十五年。

她在新疆的第一站，是库尔勒，做着洗浴中心的生意。后来因为丈夫的兄弟在且末，煽动与鼓舞之下，从库尔勒迁来且末。丈夫兄弟俩在靠近若羌的地方承包了一块土地，像若羌那样种起了红枣。

她们的孩子出生在新疆，全家户口也落在新疆，她已经是新疆人。只是说起家长里短来，依然是“我们阆中”——一个在阆中最漂亮的女人，某夜忽然被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上，而从她的尸体上，却检出了七个男人的精液。啧啧。

她说现在生意难做，虽然且末连续十几年都是平安无事的太平地界，但是出事之后，人们不敢来了。

偶尔还能光顾她的生意的，是些出差来且末的外地人，汉人，维吾尔人也有。“昨天晚上就来了几个维吾尔人，做保健。说现在生活好了，可是没有什么消遣。”

她说，且末的维族，都是好人。

2014.06.06 23:21　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文化路 华兴宾馆

南疆纪行之六　民丰

且末客运站自有生财之道。

且末到民丰，车票以里程计算的价格是六十九块钱，与若羌到且末相当。但是且末客运站上午发往库尔勒，于田与和田的三趟客车，全部换作卧铺客车，没有座票，于是到民丰的价格，便陡涨至九十三块钱。



赤脚上车，每人提着两只咸鱼般的鞋子躺在铺位上，客车里惨绝人寰。汗臭，脚臭，狐臭，鼻子简直愿意独自下车，徒步走去目的地。途中照例又有下车上车，包括在农二师三十八团与民丰县城外的两次身份证查验关卡，臭气不断得被搅攘起来，实在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旅程。

而且，车窗外的世界，像车窗内的世界一样污浊。离开若羌绿洲

不远，起风扬沙，戈壁滩上一片昏黄，一阵又一阵的风沙袭来，车窗外的每一个褶皱里，都积满了黄沙。

苏塘，三十八团团场所在地，建设得颇为现代化。通往团场的主干道入口，有路卡与武装守卫。但是左右，沿着315国道搭建的店铺，看起来破败不堪。还是那些谋生的机会，餐馆，修车铺，小卖部，招待所，人们像黄沙一样，积满每一处可以谋生的褶皱。

走过关卡等待客车通行，后来上车的用一部苹果手机的中年维吾尔男人，冲我无奈一笑。一边收起身份证，一边和我说："后面，于田、和田，还有，没完没了。"

严防严控诚然是必要的，只是就公路客运而言，实际操作起来，漏洞百出。警方的用意，无疑是防止恐怖分子通过公路客运流动，在客运站加强安检，两地之间一般会有两处查验关卡，半途与进入城区处。但是，警方并不限制客车在半途中随意上下乘客，而且此类乘客全然不予安检。那么，再愚蠢的恐怖公子，也知道该如何躲避这样的检验。在客运站外搭车，在关卡前下车，抄小路或直接经由戈壁绕行关卡，再搭车前行。如果是运输违禁物品，同样在站外搭车，下车时人货分离，再由同伙在关卡后搭车，下车时取货。总之，如此疏忽的操作，以我看来，实在起不到多少实际作用，反而是让绝大多数的良善百姓因此心生不满。

由若羌至民丰，三县已查验身份证五次。其中三次是由司机或警察收走全部乘客身份证后，查验后再予返还，这种查验方式实在让我提心吊胆，一但中节环节错拿，极易丢失身份证——这在新疆将就此寸步难行。

所以，为民生计，增发一张或数张备用身份证，实在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民丰，县辖之地，北为前汉精绝国，南为小宛国。《汉书》西域志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又载："小宛国，王治扜零城，户百五十，口千五十，胜兵二百人。"今民丰县城所在尼雅镇，为精绝国地。精绝国，后汉时为鄯善国兼并。

精绝城，后称尼雅。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中记为"尼壤

城”：“媲摩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焉。而瞿萨旦那以为东境之关防也。”

那座唐时仍在芦草泽地中的尼雅城，已远在今尼雅镇北三百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

沧海桑田。

如今的民丰绿洲，依然我一路来此，所见最美的绿洲。在尼雅镇北，315国道2134公里里程碑以后，忽而水草丰美，许多水泊，无数羊。难以想象，片刻之前，还是戈壁黄沙。

虽然湿地之上，还有风沙，但是不再苍凉。是水草丰美的牧场，有无数的羊，却不见有牧人。水泊深处，还有村庄，地图指示的其盖里克艾格勒村，是最近的。

有白色长髯的老人，在水草间悠然远去，恍惚间，他是要遁去那遥远的尼雅？

民丰为后起之名，初见民国三十二年改置赛图拉设治局为民丰设置局，三十五年升为民丰县。

总不如尼雅别致。

客车的终点站是于田，我在民丰客运站外的国道边下车，略去了一道出站查验身份证的繁琐。

民丰仿佛若羌，街道疏朗寂静，只是没有若羌繁华。县城沿着315国道而建，一道转折两条街，仅此而已。转折处的十字路口正中，有一座1968年8月建起的毛泽东语录碑，形如朝鲜永生塔。基座上饰以向日葵，顶部为红旗镶嵌毛泽东头像，东侧碑文为“自立更生，艰苦奋卡”，西侧为“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南北两侧为对应的拉丁维吾尔文译文。

难以想象，在西域边陲小城，居然还能有如此一座保存完整的文革遗物未遭涤荡。宾馆里乌鲁木齐来的锑矿老板说，和田地区，民丰民风最好，似乎确是如此。

锑矿老板的兴趣，总会回到宾馆前台漂亮的南充姑娘身上。他的

锑矿在距民丰县城三百多里的昆仑山脉之中，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度，只有这个海拔上下才会有锑矿，他告诉我。因为大多是高海拔山路，所以三百多里的路途单程要花上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

因此大多数时间，他就住在民丰县城的宾馆里。每和我说上几句话，他都要再找南充姑娘说上几句，颇为贴心的话，关心她能否吃得惯柜台上回民餐馆送来的羊肉面，那是她的午饭。

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南充姑娘提醒，虽然宾馆里可以上网，但是QQ、微信和微博都是登录不了的，整个和田地区现在都是如此。她自己用的民丰的电话卡，也是如此，但是我的北京的电话卡似乎不在此限，倒是连通顺畅。

后来，锑矿老板索性坐在了柜台前，我也自去寻找我的午饭。

语录碑东北角，有一家烤肉店，只有十块钱一串的大串，不用炭火，只是立在馕坑四壁烤熟。

因为整体受热，所以用的是铜钎，不像之前在且末，是用红柳枝穿成，仅仅因为这个别致，我昨晚要了两串加一只烤馕作我的晚餐，一如今天中午在民丰的午餐。

大串上的羊肉，如何穿制，是有讲究的。肥瘦的肉块最多，其余会添上两块羊尾油，一块羊骨，加一块颜色深红类似牛肉的肉块。肉块大多有五厘米见方，很难完全烤熟。肉串码在馕上，片刻工夫，馕上已有肉块中渗出的血水。太薄的小馕，血水更会透过馕上花纹中戳透的小孔，流在盘里，很有茹毛饮血的豪迈。

只是如果胃口不够粗壮的话，难免积食难消。



且末烤肉的小伙子很是热情，一把红柳枝作钎的大串举在手里，猎人炫耀手中猎物头颅般，示意我拍照纪念。坐在烤炉旁，穿肉的女孩子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想那个姑娘，是他的妻子吧。否则，他不会一边烤肉，一边得空就坐过去，打闹欢笑。

比较而言，民丰的馕坑烤串不如且末的炭火烤串味美。但是在民丰，一串大串配一只小馕，如同定食们，是专门的吃法。

馕在馕包肉锅里蒸软，以馕包住肉串，握紧，把肉块从铜钎上捋下。再撕开一小块馕，包起肉块或者就着肉块而食。烤肉店里所有的维吾尔人都是如此吃法，不用嘱咐，老板会根据肉串的数量配上相同数量的馕。再多的肉串，也是一起捋下，高高地码在一叠馕上，几个人风卷残云。

还有一壶茶。从茶砖上掰下一块，黑色满是杂质的碎茶，扔进铜壶里，沏上开水，片刻便有了有着浓烈木香的砖茶。

以此解油腻。

前面的中年维吾尔女人，身形早已如桶，但仍然不舍弃肉串上的那两块羊尾油。拇指长的一块纯粹的羊脂肪，夹在一片馕里，细细吞下。

有些油腻，再酽的砖茶怕也无可奈何。

民丰的街道上，汉人的数量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比例甚至高过且末。

而且更多的是定居于此的汉人，有老人，有更多的孩子，穿着民丰中小学校校服的孩子，坐在父母的电瓶车上，或者牵着爷爷奶奶的手，慢慢地朝家走。

即便不看容貌，也能分清楚这些孩子的民族。维吾尔人的孩子们，几乎都是自己在走。撒着腿儿，像戈壁滩上受惊的羊。是不畏惧的，不怕生的，更不知道害羞为何物的孩子，就像那年在吐鲁番的二堡乡，只见着我张手便从高高的上车围挡上扑跳进我怀里的维吾尔孩子。

计划生育，让只有一个孩子的汉人，变得畏首畏尾，胆小如鼠。

因为失去是不可承受的。

就像那个和同学悠悠走在后面，让三米外便放心不下的奶奶那样，走两步，停下来，回头看。

忽然，我就感觉回到了家。

老奶奶快走两步，颤巍巍地弯下腰，拣起了地上的一只空瓶子。

塞进装满黄瓜与西红柿的塑料袋里。

2014.06.07 22:55　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兰塔北路 宝瑞宾馆

后记：现在，沙尘暴骤起，路灯下的民丰县城一片混沌。人在屋里，灰尘依然灌进嘴里，空气中迷漫着刺鼻的土腥味。

南疆纪行之七　于田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南，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许多绿洲之间，315国道也许是最为平顺的地面。

于是流沙在路面跳舞。

不像那天，从库尔勒去若羌的路上，流沙像是受惊的河，飞快地淌过218国道，一道又一道。而今天，从民丰来于田的路上，流沙盘桓在315国道的路面上，氤氲的水汽一般，蠕动着，连绵成片。只有汽车车轮的碾压，才能让流沙闪躲开来。否则就像水花被溅起，抛向空中，再被风卷走。

只是片刻，车厢里一叠馕的包袱上，已经积起了一堆沙。

胳膊上，像是汗水蒸发后细密的盐屑，轻轻抚过，滑腻的一层，总也掸不净。

从若羌以来，有了第一位同行的汉人旅客。

五十多岁的妇人，斯斯文文的，独自走上车来——只是一辆依维柯，似乎往来民丰与于田的旅客并不多。——不言不语地坐在我身后的座位上。时间还早，只有过道前两排坐着旅客。维吾尔人在左，汉人在右。

遂宁人。依然一口川音，读“遂”为“续”，问我“晓不晓得‘续’宁？”我回答我不仅去过遂宁，而且还去过射洪，还知道你们遂宁人和射洪人彼此不对付。她会心一笑。

她来于田，是为了帮儿子带孙女。“是孙女。不是孙子。”这似乎让她多少有些懊恼。但是儿子却毋庸置疑是她的骄傲。儿子原本在阿勒泰当兵，边防部队，条件艰苦。退伍以后，自己考试，考到于田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父母没有本事，他是全凭自己。”做母亲的补充

到。但是儿子还是心有不甘的，试着调回民丰或者有更好的前途，“那也只有靠他自己了。”

媳妇也在于田，中学教师。机缘巧合，两个人同年同批次前往天津培训——天津对口支援于田县，于田有天津工业园区，许多前往内地培训学习的于田人也大多都在天津——认识了，相爱了，结婚了。

两年前结婚，现在女儿才刚一岁。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她只好经常奔波民丰与于田之间。

她来民丰，已经三十三年，大半生的时光。

如此改变一生的决定，说起来却是轻描淡写。介绍的，嫁过来，仅此而已。她的丈夫是援疆干部，她嫁给了他，随他定居在民丰，从此一生。

“全都是土坯房子。”她说她一九八一年嫁过来的时候，民丰实在太穷了，什么都没有，“只有三千多人。”

现在和她不常回去的遂宁老家一样，变化太大了。她的父母还健在，还在遂宁，老父亲八十多，老母亲七十多奔八十。弟弟开了一间农家乐，生活也越来越好。

她微微探身向前，左手搭在唇边，以免近旁的维吾尔人听见：“弄好了，他们还要闹，真是不可思议。”

于田，借用了和田的古名。

于田，本作于阗，每日要见的《汉书》西域传又说了：“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是极大的一座城邦之国。只是，于阗所在，在今和田，而非于田。

于田，前汉时为扜弥国地，“扜弥国，王治扜弥城，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是曾经极为富庶的城邦，人口虽不及于阗，却有能力供养更多的兵卒。可惜后汉以后渐趋衰落，三国时反被于阗并吞。

如今于田辖地，南部曾另有一戎卢小国，“戎卢国，王治卑品城，户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人。”国小人微言轻，不表。

扜弥绿洲之富庶，自然离不开流经绿洲的河，克里雅河。

克里雅河河道宽阔，季节原因正处于枯水期，但仍然不像其他许

多沙漠绿洲的河——包括民丰以南的尼雅河——那样完全干涸，河道里有断断续续的水流，水泊，而在河谷近旁，居然还看见了垄畦分明的水田，片刻宛若江南。

如此田园的景象，让于田予以人的第一印象，是舒缓的。乍看起来，似乎也的确如此，库尔勒以来，于田是检查关卡最少也最为宽泛的地方。于田县城外的检查卡，只是一名维吾尔特警上车来大略查看一番，没有仔细查验每个人的身份证，只是把一位手持纸质临时身份证的维吾尔乘客带进检查站联网查验，其余乘客轻松放行。

而且，于田客车站也不再有第二道的身份证查验，候车厅与场站随意进出，一如近旁的巴扎。

官方统计的数据，于田的维吾尔人口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八，大约是基于暴恐份子只袭击汉人目标的考虑，所以原本以为风声鹤唳的和田地区核心地带，反而异乎寻常的平静详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于田百分之二的汉人，似乎百分之百地聚集在县城玉城路一带。尤其是玉城西路菜市场左右，简直形如汉城。

菜市场里一多半的商户是汉人，经营日用杂货，以及汉人必需的食物，大肉，各色火锅调料——四川人必需的食物。汉人自然无法离开此处，于是每日生活的线索，必然有此一点。



汉人的店铺，大多在菜市场的右手边，维吾尔人的店铺自然在左手边。音像店，服饰店，以及永远不会没有的烤肉店。

烤肉店老板的小女儿，寸步不离地跟在哥哥屁股后面，像是调了个儿的苏比努尔与穆斯塔法。小女儿太漂亮了，我不由分说地要拍她，她茫然地站定，吓得妈妈都走了过来探查究竟。

菜市场对面的浙江宾馆，地处汉城核心地带，自然不愁宾客入住。设施陈旧之外，温州老板也忘了温州人的生意经，神情漠然，物我两忘。老板本来是想注册“温州宾馆”的，可惜却被别人捷足先登。所以，不论天下是谁的天下，天下总少不了温州人或者浙江人的一分天下。

原本新疆汉人天下两分，换作三足鼎立。四川人，浙江人，还有河南人。

在菜市场的菜市场里——真正卖菜的一片空间——维汉两族的商贩各占一半。汉族的菜贩，大多是河南人。我乍从门前经过时，看见一位穿着浅色短裙与高跟鞋，容貌俏丽的姑娘，我以为她是来买菜的阔小姐。再进菜市场时，发现她赫然站在一爿菜摊的后面，和摊前买菜的姑娘，聊得正欢。

另一个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黑色运动装的姑娘，家境似乎颇为艰难，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似乎行将临盆，可是依然自己在逛菜市场。在后门边的维吾尔菜贩摊前的一筐黄瓜前，仔细问着价格。“十块钱？”“一公斤？”“五块钱一斤？”维吾尔菜贩不还价，她摩挲着几根黄瓜，欲言又止，还是作罢。没有舍得买。

菜市场外面，玉城西路路旁的店铺，有一家杂货店，招牌写着“玉素份店”，完全不明意义。店旁是一家摩托电瓶车修理店，店主是维吾尔人。工地上过来的河南民工等着修理自己的电瓶车，电瓶车被拆得苍茫一片，民工被维吾尔老板说得苍茫一片。玉素份店的女老板过来，告诉民工：“你的电瓶没有电了。”民工辩解道：“昨天还好好的呢？”女老板居然用流利的维吾尔语翻译给维吾尔老板，然后索性做起了同声传译。我自然少见多怪，惊为天人，驻足打听，才知道女老板从河南商丘到于田开店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已经自学而成与维吾尔交流完全无碍的维吾尔语。“不学咋作买卖呢？”她说。

无论境况如何，这些坚强谋生，坚强生活的人，实在心生敬意。

谋生于此，并不容易，离家万里，风沙酷暑。

遂宁妇人和我说："当然还是'续'宁好。可是怎么办呢，来到这里，就要努力活下去。"

没有谁的生活是容易的。

背景离乡的汉人如此，重土难迁的维吾尔人同样如此。

卡鲁克路路南，以艾提卡大清真寺为核心的于田老城，不仅没有汉人居住于此，甚至不见汉人。临街的商铺，大多是以烤肉为主的维吾尔食档，只有通往塔乃贝西清真寺的路口旁，一爿铁匠铺，似乎还是老城一直以来不曾改变的店铺。





铁匠很老了，生活很苦，穿着的灰色衬衫，袖子早已经被飞溅的铁渣烧得千疮百孔。一双拖鞋，变形的双脚勉强塞在里面。没有生意的时候，老铁匠就坐在档口后面暗无天日的里屋床上，那就是他的家。

街坊有两只钝了的铁铲要修整，锻烧，锻打，淬火，粗磨，精磨，大费周张的劳作下来，赚得十六块钱。旁边骑着摩托车过来的小姑娘，估计是哪家烤肉店的女儿，带着两把豁口了的切肉刀，打磨一下即可，片刻工夫，可是小活也就两块钱，微不足道。

清静下来了，老铁匠关了电机的电源，弓腰又回到里屋，静静坐下。

干瘦的隐藏在黑暗里，如果不是一双白色的瞳仁，什么也看不到。

大清真寺左右的艾提喀尔村、吾斯塘拜什村和塔乃依贝希村，与内地北方许多的贫困农村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新时代的口号，基本看不到新时代的存在。

土坯房是构成村落的基本建筑，在这样的扬沙天气里，片刻走得灰头土脸。村子里的道路太过曲折，似乎汉人用汉字造就了汉人对横平竖直的偏爱，维吾尔人用阿拉伯字母写就的维吾尔语，街巷向外语族人对阿拉伯字母的印象那样，全无头绪。

街巷里是孩子们的世界，斯文的以及调皮的，一并彼此打量着。我抱以微笑，或者说你好，基本上没有反馈。后来我寻着屡次不爽的验方，Say Hello，几乎每个孩子都会回报以另一句Hello。

于田的维吾尔人，很少有可以说汉语的，而且也听不懂汉语。



于田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加挂斗的农用三轮车，拆去两侧的围挡，左右坐人。每人两块钱，大概县城哪里也就到了。我本想去克里雅河，可是找不着一个懂汉语的三轮车司机。索性随便跳上一辆，指着来时的方向而去，可是在客车上不觉路远，摩托车上却总也走不到，越来越偏僻，担心回来的时候寻不着交通工作，只好作罢。

后来在城里，依然没有办法和三轮车司机们说清楚我的目的地。好在第一，浙江宾馆就在于田商业步行街附近，我可以指着方向大叫“巴扎”，如同一个愤怒的日本人；第二，青海撒拉人的礼拜我屡有旁观，可以和司机作出标准的礼拜动作，于是他把我准确地带到了大清真寺。

我在某某村坚定不移地游荡，终于让我结识了第一位于田的维吾尔朋友。或者毋宁说，是他（仅以此代词指代）结交了我。身为小学教师的他可以说汉语，正站在家对门的街坊门前，准备送街坊家的三位女眷回家——他有一辆汽车。

等待着女眷们辞行的时间，我们已经聊得很是投机。他索性邀请我搭他的汽车，在村子里逛逛。三位女眷带着一个孩子都挤在后排，

全部一袭黑袍的她们似乎也不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某某村的深处，如果不是扬沙天气，有蓝天白云的时候，一定更美。安静，有疏朗阔大的白杨林，孩子们坐在门外的树影里，一身泥土。

回来的时候，去他的家里坐客。他的父亲正在礼拜，若我进门，势必将从他前方穿过。正踌躇不前，他示意我无妨。这还是我在熟悉的青海撒拉人家礼拜时在场之外，第一次看见其他穆斯林的礼拜。他的不忌讳，也许是因为他公职人员的身份，不被允许进清真寺，不被允许做礼拜，于是多少有些无所谓。

他的家庭算是富裕的，也做着餐馆的生意，汽车也是他的父亲出资赞助。他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没有好的工作，再去当兵，部队在石河子。他说他应当留在部队里的，现在也许更好——总比回来后只考到一名小学教师要好。

家是三间北向开门的平房，大而且高。东厢父母的主卧室里一张巨大的炕，甚至可以并排睡上十几个人。却没有开窗，一台柜式空调调到十八底的低温，在这样的盛夏，阴冷的屋子总是很舒服的。

只是做完礼拜的父亲，却独自坐在狭长的院子里的床上，闭目瞑思。

西厢的卧室与炕都要小很多，内里再隔出一间，做为冬天烧火取暖的火房。烟道把洁白的墙壁熏的乌黑，看来西厢卧室是很少住人的，他自己和妻子住在隔壁新建的屋子里，还没有孩子。

他问过我的收入，我一般都会打折说得很低，和他说得更低。后来，他主动告诉我，他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在四千块钱，比我告诉他的我的收入略高，这的确是一种会让人开心的小伎俩，这么些年的旅行似乎让我变得越来越油滑。

他却坦白着他的高兴，坐定以后，问我他们家的条件还不错吧？确实不错，这是真心话。

有些事情，是陌生人之间不能讨论的。

渐渐的熟悉，以及密闭的舒服的屋子，会让我们问起那些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

比如他问我的，“你来这里害怕吗？”

“你们可以拿到护照出国吗？”

以及更多的，我不能写在这里的问题。

他说，我开着汽车在县城里绕一圈，会被查三次身份证。

还有加油的事情。

没有去到克里雅河的出城，看见在国道边的加油站外面，聚集着近百辆摩托车，同样数量的维吾尔人围在加油站入口处的一张书桌前。我知道这种限制汽油销售的举措，不用他解释，我告诉他内地同样曾经有过如此高人妙招。

似乎难兄难弟的境遇，会让我们彼此之间减少些隔阂。

但是隔阂，却像克里雅河那么宽阔般的存在的。

所以越来越久的，我们只能叹息与沉默。

后来他说，在于田的汉人都是好人——我想他可能指是学校的汉人同事，比如遂宁妇人的儿子。

他们能理解我们。

2014.06.08 22.42　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玉城西路 浙江宾馆

后记：现在，沙尘暴又起，不知何时能休。

南疆纪行之八　于田和田

一路而来，和田是与我想象反差最大的城市。

那么繁华，那么喧嚣，还有那么多的汉人，这让之前的所有的担心变得像是一个笑话。

图便宜，住在北京西路一家维吾尔人经营的宾馆里，条件简陋，一切白色的布制品都是脏的。没有网络，没有空调，甚至一台积满灰尘的电扇也是坏的，而且无可替换。当然，完全不懂汉语的维吾尔服务员也听不懂我的请求。宾馆里没有其他汉人居住，客房里只有维吾尔文印刷品，电视里多半也是维吾尔语频道。

临近的和田市街心公园，是和田的核心商业地带，有许多汉人经营的宾馆，不乏极高档的，江苏与浙江宾馆。地上地下的商铺，多半也是汉人的买卖。生意好的，自然忙碌着；生意清冷的，也是全无异样的消磨着时间。没有更多的紧张氛围，除却街头武装巡逻警察的步枪上，又加装了刺刀。

生活平静地在继续。

——写到这里，傍晚的一碗羊汤加一张馕已经消化殆尽。每天写游记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必须入睡之前，大约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时间原本已经紧张，如果思路卡壳，简直会心生恐惧。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依然还有那么多。我几次想放弃。我几次已经放弃，在俄罗斯，在越南。

索性趁着夜色出门觅食。只有北京西路与文化路的转角依然像白天那么热闹，电子市场外，聚集着无数维吾尔人交流着似乎来路不明的手机，夜色里，甚至又有了成色不错的本田摩托。烧烤摊冒着浓烟，这会儿只有两家，五块钱一串的鸡胗，一块钱一串的羊肠子。烤

羊肠子的中年维吾尔男人，带着他的还没有烤炉高的儿子。儿子穿梭在人群与车流中，替父亲接来一杯清水，然后收钱，找零，可是却数不清楚了。是我把事情弄复杂了，我吃了三串，我本以为两块钱一串，递过去十块钱，孩子在钱匣里找了半天才数出两块钱。我又拿了一串，想着只把那两块钱找给我就好，可是父亲接过手，告诉我：一块钱一串。

——我的思路续上了。

我想说的是：如果生活必须在这里，那么除却平静地生活，又还能怎么样？





傍晚的那顿晚餐，横穿文化路到路东。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横穿马路，忽然看见身边一位老妇人，手提肩背着两大捆纸箱板，佝偻着腰。她甚至没有一双完整的布鞋，不知道哪里捡来的两只，一大一小。即便的小号的，对她而言也太大了，而左脚的那只大号的，几乎是她脚长的两倍。她把布鞋的后半轧起，勉强穿着。



不远处，街心公园东边的人行道上，她的儿子等在那里。一辆三

轮摩托，旁边是更多的纸箱板。儿子坐在纸箱板上，大概是腿上生着皮肤病，弯腰凑近仔细抓挠着。老妇人卸下纸箱板，倚在三轮车帮上，略挺起腰，然后从车斗里的一个布袋里，摸索着一只矿泉水瓶。瓶里的水却不是透明的，灌的是家里带来的茶。喝一口，呷下去，然后关切地看着儿子的腿。

他们应当一家人都来和田了吧？老伴、儿媳，还有孙子孙女。或者，只有她们母子俩？

家里会有人，会因为他们在和田而格外关心他们吗？

像我这样，不断得到家人和朋友的问候：注意安全。

可是，当生活必须在这里的时候，不安全又能怎么样呢？

我可以选择去风花雪月处继续我的旅行，而他们呢？

上午仍然在于田。

清晨，重回艾提卡清真寺。

于田老城刚从昨夜的风沙中苏醒过来。



最早醒来的，是卡鲁克路路旁的烤包子，小的大的，方的圆的。渐渐的，烤肉的蓝烟也飘荡起来。女人们从开始清扫门前的浮土，然后洒上清水。男人们都在烤包子摊前，生意好的，已经准备开始烤下一馕炕，面和好，肉剁碎，还有一盆洗得干干净净的皮芽子。

我的早餐，是两只烤包子。比起库尔勒一路直到民丰，于田维吾尔人吃的更咸。抓饭的米更咸，烤包子的面更咸，这倒还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包子馅里有更多的羊尾油，几乎见不到肉，倒是合适倒干净了羊油馅，干嚼有滋有味的酥脆包子皮儿。

烤馕的生意也好，但不是零买来做早餐，都是一叠一叠的买走，大概是一家人一天的主食。再深远的烤馕店，都有熟悉的照顾生意的主顾，甚至有不怕麻烦，开着汽车穿过窄巷来买烤馕的主顾，十张二十张，就这样吃上一生。

不多会儿，上班上学的人们走空了，老城里寂静下来。其实原本就是寂静的，热闹的也不过就是临街的那几条宽巷子。

寂静的窄巷，照例是孩子们的世界。



男孩子们的世界。

大孩子们打打闹闹，徒手的，或者骑着小车充作战马的。腿被车轮撞得生疼的孩子，呲着牙揉着腿，没有人哭，等不疼的时候，狠狠地再撞回去。



小些的孩子，或者混身赤裸，或者只穿着一件哥哥们穿不下的旧T恤。光着腿，跟在大孩子们的后面，小鸡鸡在裆下摇来晃去。



能让家长们从屋子里探身出来查看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我这个外人的闯入。倒不是因为担心我是会拐卖孩子的坏人，大多只是对陌生人的好奇张望。和善的老太太，索性从里屋端茶倒水般地把婴儿车里的婴儿推出来，似乎村里来了专业给孩子拍照的土郎中。

老太太们是最和善的。

似乎对于维吾尔女人而言，就与世界的沟通，生命是一个轮回。小女孩子的时候，可以无所顾忌地与陌生人交往。之后，是漫长的拘束的一生，他们远远地看见陌生男人走来，便会立刻闪身回到屋里。——当然，那些穿着时尚的姑娘们也是不避讳的，没有人可以与我交流这其中的差异，似乎只是家庭的不同，更加世俗化的家庭，毕竟昨天的维吾尔小学教师，他们的家庭出来的女孩子，便会开放得多。在之前上班上学的人流中，在一轮穿过窄巷载着一群女孩子们的三轮车上，我甚至看见一双挑在外面穿着薄黑丝袜与高跟鞋的腿，虽然她依然戴着头巾。——再轮回到可以与陌生人坦然交流的岁月，她们已然迟暮，已然重重老矣。

微笑与垂首示意，能够得到最好的反馈。她们也回报以微笑与垂首，然后面向你，反复如此，直到你背身走远。



贫困更多地隐藏在老城深处。也许正因为贫困，他们才不能够拥有地段更好的屋子。

地势最低处，往往是最贫困的人家。完完全全的土坯房，完完全全的土路，让人看不到希望。湫溢低洼处，孩子们都是灰灰的。甚至是天生漂亮的维吾尔女孩子们，灰灰的，土土的，如果不是一顶还算俏丽的花帽子拯救，她们甚至要融入身后的尘埃。

没有希望，才会有因绝望而做出的种种极端。

而贫困，往往是最容易滋生绝望的。

无论在哪里，贫困首先是罪恶的。

我甚至不愿意再走下去，那是在艾提喀尔村。我转身回来，在迷宫般的老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风停了，不再扬沙，却有浓密的云。偶尔会有几点雨，抬头却看不见雨云。似乎是从哪里飘来的，或者只是凭空无据的水滴。

在阿斯廷乌依村，走上一处高台，高台上有密集的仅凸起地表寸许的长方形封土，我知道那是维吾尔人的坟茔。

我走到了一片维吾尔人的墓地。

我小心地穿行在坟墓之间，渐渐地又看见更多。更多的圆形坟封土，甚至水泥砌就的坟茔，那是汉人的墓地。在那一片高台上，维吾尔人与汉人埋葬在了一起。

维吾尔人在东，汉人在西。

维吾尔人的坟茔，向着四方；汉人的坟茔，向南，只向南。

我用了整个上午的时间，看望了他们所有人。

所有的汉人，所有有着墓碑的汉人——大多数只是没有墓碑的土丘，已经被生着的人忘记，渐渐低矮，等着被时间忘记，终归于无。

石碑之外，不少只是一片松木，墨笔写着逝者的名姓。生的时候，人有高低贵贱。死的时候，人依然有高低贵贱，一生一世也没有逃脱。

埋葬在这片高台上的坟茔，最早开始于一九七四年。整个七十年代，仅有一九七四年，这是个特殊的年份。几座这一年的坟茔，南北占据着高台的两端。北端的几座，主人全部来自天津杨柳青。似乎有一场灾难，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到现在，依然陆续有人被埋葬在这里。片刻之前，还有一场祭奠。两座土丘上还是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酒味。墨笔写就的木碑前，供品如新。

两座坟茔，是父母和他们的一个孩子。

最年轻的逝者，只有二十岁。一九六三年出生，一九八二年死

去。他的哥哥埋葬了他。

三十年过去，他的哥哥依然惦记着他，简陋的石碑上，字迹重新用红漆涂刷过。落款：兄宝利立。“立”字上的红漆滴了下去，像是一滴泣血的眼泪。

所有这些曾经让人伤心过的人心，来自这么些地方：

甘肃静宁、平凉、天水、酒泉、临夏、岷县、武山、民勤、西和、玉门、正宁、永登、金塔、古浪、张掖、敦煌；

河南郸城、许昌、洛阳、禹县、兰考、商河、内乡、太康、开封、濮阳、郏县、洛阳、舞阳；

四川内江、蓬溪、壁山、营山、南充、仪陇、双流、万县——一九八六年万县依然属于四川而非重庆；

山东牟平、鄄城、平度、沂水、济宁、海阳、烟台；

陕西南郑、兴平、华县、西乡、绥德、临潼；

江苏江阴、宜兴、海门、南通、丹阳；

重庆永川、合川、铜梁；

湖南临澧、湖乡；

宁夏隆德；

山西晋城；

河北深州；

天津；

湖北汉阳；

黑龙江密山；

浙江乐清；

上海奉贤；

广东揭西；

辽宁不知何地，以及三位安徽人。

利辛、太和、凤台。

而凤台县，属淮南市辖，是我同乡。



他们来自这么些地方，却最终被埋葬在一起。
埋葬在最遥远的异乡。
如果生活必须在这里，那么即便连死亡，依然还是在这里。

2014.06.10 00:41　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北京西路 八楼侨民宾馆

南疆纪行之九　和田

在向西攻灭莎车，向东并吞打弥、戎卢、渠勒、皮山诸国以后，于阗尽有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后汉时，葱岭以东，只有鄯善可与于阗相匹。

汉时的西域三十六国，均笃信佛法。东晋法显《佛国记》载：“于阗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僧众乃数万人，多大乘学。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亦高二丈许。国中有十四大伽蓝，不数小者。瞿摩帝者，大乘寺也，寺僧三千，皆大乘学。”

于阗的梵呗，绵延千载。

晚唐时候，于阗以西，以葱岭回鹘人为主体的喀喇汗国立国。喀喇汗国最享盛名的可汗，是碌碌无为的萨图克·博格拉汗（سۇلتان_سۇتۇق_بۇغراخان）。为从其叔父奥古尔恰克手中夺取可汗的权位，为可借助与仰仗伊斯兰教的力量，萨图克·博格拉汗成为最初皈依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可汗。

于阗与喀喇汗国的之间，无可避免地爆发战争。

是国家战争，也是宗教战争。

两国的战争前线，是疏勒。战争初期，于阗——在后晋时被册立为大宝于阗国——屡有胜绩，于阗王尉迟输罗曾有连克疏勒城池的战功。但是喀喇汗国连年不断的进犯，终于让于阗耗尽国力。战争在持续二十年之后，北宋景德三年，大宝于阗国亡国。参与对于阗作战的喀喇汗国王子玉素甫·卡得尔汗成为新的于阗王，于阗作为喀喇汗国的一部分，人种与语言逐渐回鹘化，宗教信仰刚完全皈依为伊斯兰教。

作为最早伊斯兰化的地区，如今新疆的喀什与和田地区，依然是伊斯兰势力最为强盛的地区，也是维吾尔人主要聚居地。因此对于不明就里的外地人而言，才会对和田更多一些畏惧——毕竟会以为喀什

做为著名的旅游城市，也许会更加的开放与世俗。

事实也的确如此，最近乌鲁木齐暴恐事件的主要恐怖分子，即均来自和田地区的皮山。但是，在和田市区，最起码在浮化的表象上，一切如常，一片详和。

北京西路，友谊路。如果我只生活在这左右，那么这与我生活在内地的其他城市，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清早出门，去邮局快递一份出版合同回北京。邮局的工作人员，清一色的汉人，说着没有任何口音的标准普通话，礼貌周到。

在邮局旁边汉人的小卖部里买一瓶水，转入友谊路，几步外就是一家杭州小笼包，坐满了吃早餐的汉人。虽然菜单上的小笼包分猪肉与羊肉馅的两种，但是忙里忙外的浙江老板也懒得多此一举的问上一句，凡是要包子的，必然是一屉猪肉包子。当然，也没有维吾尔人会来杭州小笼包子铺里吃羊肉包子，对于穆斯林而言，重要的不仅仅只是肉与肉的不同，如何屠宰与食用同样的重要，汉人的餐馆是无法满足信仰的需要的。所以杭州小笼包子铺里的羊肉包子，最多只是区分是否开在新疆的标识物。

近午时候，上海的朋友问清楚乌兹别克斯坦领事馆，可以代办乌兹别克期坦签证而无需本人面签，于是又从满是维吾尔人的艾提卡大巴扎回到北京西路，再去邮局快递我的护照去上海。

然后，又转到友谊路上，闲荡到尽头的丁字路口，找到一家四川菜馆午饭。

入疆以来，这是我吃的第一顿正儿八经的汉餐。

我向来觉得，很少有世人尽皆认可的美食。食物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成长的记忆。习惯的，才是自己的美食，或许也是别人的，但更可能是别人的恶梦。比如以前的洛阳室友，一天三餐，餐餐吃面，最简单的西红柿打卤面，吃得不亦乐乎，认为是世上不二的美食。可是对于我而言，任何形式的面条都是恶梦。再有，小时候家里吃油，只有菜籽油与猪肉两种。猪油是买来的肥膘自己炼制的。油渣是道美味，新鲜出锅的拌上些糖，大概就是我的洛阳室友的西红柿打卤面。江淮一线大多有此嗜好，南京的油渣炒小白菜，如果没有了油渣，小白菜简直就是杨乃武的小白菜。可是和我一起生活过的人里，除了一位太原的姑娘也有此好，其余的简直闻也闻不得，遑论入口？

所以对我而言，我说谓的正儿八经的汉餐，就是有一盘炒菜，加一碗米饭，有此即可。

新疆人和四川人有相似的地方。如果要离疆离蜀的谋生活，最简单的，开一家饭馆，做自己成长的那些岁月里，天天做着与吃着的饭菜。

四川人——包括重庆人——是我最不吝赞美之词褒扬的人们。哪怕另有一间安徽菜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四川菜馆。四川人几乎以一己之力肩负起了培养中国人饮食口味的重任。一道大刀回锅肉，一道清炒油麦菜——其实我更熟悉的是重庆，这本应当叫做莴笋尖的，可是北方人更习惯用油麦菜的名字，大概引领其进入北方市场的“豆豉鲮鱼”，更加深入人心。

四川菜馆兼作快餐生意，大厨在后灶不停地加工大锅菜，锅镬之声也是汉餐馆的诱人之处。见缝插针给我炒的两道菜，倒也不错，重油重酱，有十足的烟火味。

只是米饭差了点。我本来就不太喜欢西南的蒸饭，太过松散，又因为滗去米汤少了许多米香，不如煮饭可口，他家的蒸饭更因为米质太差，简直难以下咽。

汉人做生意，大处算计，小处更是算计。一碗好米与劣米，能差出多少本钱？而且又不是像在巴蜀，米饭一人一块钱管够，这可是两块钱一小碗的买卖，实在是因小失大。

相比之下，新疆人会用到米的抓饭，一路吃来，选用的无疑都是精制好米。

晚饭又是一碟抓饭，在入疆以后的每座城市，都会有一碗抓饭。和田的抓饭和于田的抓饭，米都较民丰之前的抓饭为咸，加了更多的盐，却也不算太过。



越向和田，做得越精致。于田的两家，碗碟讲究。玉城西城菜市场旁的一家抓饭馆，除却配饭的一小碟腌菜——胡萝卜或者黄瓜丝——之外，又配上各一小碟的凉粉、西瓜和酸奶，抓饭没有上来之前，已经心中大加称赞。不同的是，于田的抓饭，在不特别声明的前提下，是碎肉抓饭。和田以及其他地方，包括乌鲁木齐，都会是加一整块肉的抓饭。不过，肉块大小不同，难免让人有喜有恼，不如碎肉抓饭来得明确，无非就是少了些啃肉骨头的乐趣。

和田的抓饭，开始加配葡萄干与杏干，虽然不多，但比只有红黄胡萝卜的抓饭漂亮许多。

我之所以钟情于抓饭，大约抓饭也属于在我回想起过去岁月的时候，会时常出现的饭食。

我有不少朋友是新疆人——出生在新疆的汉族新疆人。当然也有打架翻脸的，不过更多的直到现在依然是朋友。

有些已经失去联系，比如刚去北京的时候，最早的朋友里，就有的一对新疆夫妇。他们大约是伊犁人，其实那时候他们大学毕业也没有几年，住在东四环外石佛营的地下室里。

我住在不远处十里堡的地下室里，刚去北京，没有朋友，经常穿过马路去他们小区，等着他们下班回来蹭饭。那会儿，马路东边的尽头，还是农田。

周五去的北京，周六的人才招聘会上就找到了工作，一千五百块钱一个月。地下室房租一个月两百，余下的钱吃饭是绰绰有余的。但我还是经常去蹭饭，当然我也会买些东西带过去，不为了蹭饭，只为了有人说话聊天不觉得无聊。

他们的地下室里人满为患，走廊里摆满了各家的灶台和杂物，晚上下班回来赶在一起做饭，乱七八糟，水都不够用的。时间也有限，于是经常就买些羊肉和胡萝卜回来，做简易的抓饭。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抓饭，虽然并不正宗。

羊肉切丁，清油爆炒，加盐与胡椒调味。将熟的时候，加胡萝卜丁同炒，炒软为度。淘米，加水，然后把羊肉胡萝卜丁连底油一并加入电饭锅中，再加少许洗净的葡萄干。煮熟即可。

大概是最简单，也是最节俭的碎肉抓饭——只有肉粒，不是肉块。

却很美味。

知道吗？

即便现在，坐在若羌，或者且末，或者民丰，或者于田，或者和田，不管是哪里的抓饭馆里，不管外面是阴是晴还是漫天风沙，我想起来的，总是坐在小板凳上，就着不高的矮桌，在一盏明亮的节能灯下，几个人吃着碎碎肉的抓饭，说着什么时候能有赚上两千块钱的工作。

矮桌旁边的地上，一口不大的电饭锅，饭勺撑开的锅盖，悠悠地氤氲着抓饭的热汽。

大概一切食物，或者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吧。

我们以为我们爱她，实际上，我们只是爱我们自己，过去的，永不回来的年华。

2014.06.10 23:29　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北京西路 八楼侨民宾馆

南疆纪行之十　皮山

出和田长途客运站的时候，半车乘客，几乎全部是汉人。

然后，才恍然大悟，这毕竟是维吾尔人才熟悉的世界。他们都等在站外，知道几点会有一辆去往哪里的车，知道那辆车出站的时候永远有空着的座位，一如在内地的县城，或者是运管倦怠的省市，熟悉这一切的本地人也都是如此。省去不买保险的啰嗦，省去站务费，省去麻烦的安检，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甚至可以省去记录身份证的查验。

司机轻车熟路地把车身斜插在公路上，用车尾挡住客运站前监控的视线；售票员轻车熟路地下车观察，告诉乘客们上车的时机；乘客们慢慢跟随，然后在售票员的指示下轻车熟路地跳上客车。只是一瞬之间，客车已经满座，坐在车厢后部的我的周围，全部是彼此熟悉热络的年轻维吾尔人。

他们不讲究穿着，四角帽上的污垢几乎遮掩去绿的本身，衣服也脏了，末排的几位脱去了鞋子，脚臭得像是下工的王志和本人坐在车尾。但是彼此间却掏出了苹果手机摆弄着——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富有，手机外面套着厚厚的保护壳。有些时候，有物欲的人们，反而会让人觉得可爱，有欲则有求，有求于现世的生活，便不会是极端的人。

最后上车的，是城外的两个汉人。和田市区向西，有石化工厂、学校与农场，沿途时常能看见候车的汉人，这是昨天坐1路公交汽车闲逛至拉斯奎镇的发现。

车上已经没有空座，售票员让出了自己车门旁的座位，年轻些的坐下。年长些的向后寻觅着，发现无处可座，居然没有质询售票员，只是默默地站在了过道中间。实在是极能忍让的人，难道接下来将近

四个小时的车程，他可以坦然地接受一路站着的煎熬，明明是售票员应允有座以后，他们才上了这辆客车。

好在，坐在末排边角座位上的，也是跟车的司售。他是个好人，先是示意坐在我身边的年轻的维吾尔人挤挤也坐到末排——因为他们都是相熟的朋友——见他不愿意，便自己起身，让出座位。年轻人们乐得宽绰地坐在一起，年长些的汉人坐在了我的身边。

清瘦，上唇留着一抹稀疏的胡须。两个人的包袱卷儿放在了行李厢里，老王的手里只拿着一瓶矿泉水。轻轻地坐在座位上，腿伸在过道里，不挤着我。偶尔看向侧前方的窗外，瞳彩的边缘已经开始褪色发灰，像是锈蚀了边缘。

如果我不主动找他搭话，他便沉默着，身体略侧向过道，远远地看着前方的路。

让出座位的司售坐在引擎盖上，胖胖的身躯，其实他并不能看见什么。

自然的，毋庸置疑的，老王是四川人。

我景仰的四川人。

家在绵阳郊区，来新疆的时间不长，三、四年的光景。在和田的农场做工——承包农场工地的，大多是河南人，而做工的却是四川人，还有当地的维吾尔人。

皮山农场有一份活儿，他们像候鸟一样过去，虽然暂时只有两个人，但是还会有很多。他说，上面要求在新疆的其他民族自防自保，所以他们都是同进共退，吃住在一起。

自己做饭，吃的还好。猪肉一定是要有的，而且每天都要有，“我们做工的，没有肉不行。”老王说。和田最好的是大枣与核桃，农场里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种的全都是果树。

和田绿洲实在是一片伟大的、可以诞生奇迹的绿洲。在和田绿洲东缘析置洛浦县以后，民国八年，又在西缘析置墨玉县。在和墨垦区，我居然就在国道旁边，看见连天的水田。

克里雅河河谷中的几垄水田已经让我惊诧，和田绿洲的水田却像克里雅河那么宽阔。在水田中劳作的，是维吾尔女人，如果不是缠着维吾尔头巾，一切景象与在江南无异。在和田已经三、四年的老王甚

至也依然还有同样的感概，说和田就是南疆的江南。

老王之所以来和田，是因为他的嫡亲兄长。

他来新疆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寸积铢累，一点点打拼，如今已经积攒下偌大的产业。在和田市区，有两栋私产的楼房，现在用着其中一栋开着一家足疗城。两个女儿也供养了出来，如今都在北京，买了房，虽然在五环外，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如果把两栋楼都租出去，按照现在的市价，每年的租金大概在一百五十万左右。他说如果不想干了，就回绵阳老家养老——如果可以，如果不是必须生活在这里，汉人总念着落叶归根。而不想有一天，永厝在像于田老城的那片高台之上。——每年只坐飞机回来一起，收收租金就好。

我终于还是问出纠结着我的问题，虽然这似乎很不礼貌：那为什么不替他打工，而要这样辛苦的奔波劳作？

老王却很坦然，依旧是平静的川音。如果在足疗城里作工，一来有些事情他看不惯；二来即便是看在亲戚的面子上多给一些工钱，四、五千吧，终究还是不如自己在外面挣的多些。“趁着还做得动，多辛苦一些吧。”

如果有一天实在做不动了，再去和田享享轻闲的工作。

或者，也该落叶归根了。

在新疆的一片叶落，归在根上，也漫长过边处的一片叶落。

等到十一月，泥土开始上冻的时候，也就该停工了。已经把家安在和田的同乡，将会从停工的那天起，有一个安逸的冬天。而他却刚踏上归途，搭上一天半的客车去乌鲁木齐，或者吐鲁番，再转火车，两天半的时候，才能回到绵阳，回到老婆孩子的身边。

然后，也是一个安逸的冬天。

蜀地的，有些温冷的冬天，却有世上最好的辣椒。

“这里的辣椒太差了。”想了想昨天晚上与同乡在和田的四川饭馆里的那顿饭，老王咂摸着嘴说。

等到开春，阳历三月，会再回来。

“现在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春节后开工的少，工作难找。”

多赚一些，看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在和田长途客运站上车的汉人，多半也是民工，多半也是川音。

与我想象的不同，他们并没有与我同来皮山。在农十四师二二四团团场，他们全部走了。大包小包的行李从客车行李厢里拖出来，码在国道旁边。来接站的，只有一位亲友，骑着一辆电瓶车，踌躇着怎么帮他们把那么多的行李运回去。

总会有办法的，泥土正湿润，天气正炽热，不着急，离回家的时候还早。

如同于田至和田，皮山也只是远远在东郊外的皮亚曼乡，一处帐篷搭建的临时检查站有警察上车草草扫一眼身份证，便再无麻烦。皮山客运站客车甚至没有进站，只是在门外，便把一车人散放了下去。

皮山县城是行走至今，唯一远离国道的县城。

一道笔直宽阔的固玛路，北连315国道，南抵皮山县县政府。县城所在的固玛镇，似乎有新旧之分，以皮山客运站为分界。客运站与国道之间，是老固玛镇，镇中心的十字路口，热闹繁华。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正是当地的正午，放学的孩子穿梭在临街午饭的大人们之间，一片喧嚣，一片烤肉的浓烟。客运站以南，直至县政府，明显是新建的城区，却要清冷许多。

最醒目的商业建筑，是固玛北路与英巴扎西路十字路口转角的温州大酒店。醒目宏大，只是内里的设施要黯淡许多，前台头发蓬乱的温州小伙子手忙脚乱地接待两个维吾尔客人，却不能确定是不是该把客人的房钱记在谁的账上。

公务往来的酒店，房价不菲，舍不得入住。图便宜，在近旁找到另一家宾馆。主人一家，三代同堂，正在午饭。相熟的客人，全部来自周边的建筑工地。应当是分包方的小老板，同样舍不得温州大酒店的花销，只好与我一并厕身小旅馆里。

老板是山东人，这在新疆并不多见。听口音我以为与我同乡——皮山县由安徽省对口支援——实际上来自鲁西南的荷泽。鲁西南、豫东与皖北口音多少是有些相象的。老板来皮山已经有十几年，太久了，日复一日的生活让老板显然已经没有热情招呼客人，慵懒地开电脑连网登记身份证，草草地开出收据，淡淡地嘱咐两句，用钥匙开了房门，转身回去。

居然又遇见了老王。

隔着英巴扎西路，宾馆斜对着一家四川菜馆。刚走进门，老王和小陈正吃完站起来身来，酡红着脸，桌上只有一只空啤酒瓶。他们还有三十公里的路程，农场会派车来接他们，皮山只是中转。

我和老王握手道别，老王握着我的手，小声和我说：“车上和你说的你要记住。要注意安全。不要住小宾馆，不要下乡。”

小陈在旁边附和着：“非常时期，处处小心。”

其实我知道，对于大多数背景离乡谋生的汉人而言，共同的特点是坚韧而胆怯。当然，还有善良。我坚信南疆布满军警的每座县城都是安全的，否则我也不会孤身犯险。但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危险，以及隐匿在暗处的危险，却让南疆的汉人多少有些自危。

虽然表面看起来依然平静，但是就像同样来自绵阳的菜馆老板娘说的那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寄希望于命理或者概率，这不得不说是很可悲的。

很多人，畏惧了，不再来新疆，更何况南疆。

两间独立外间，六七张餐桌，里间又有不少包间的皮山最大的四川菜馆，正午的饭点，只有和田客车给他们带来的两桌生意。

厨师，也许就是老板娘的丈夫，和小工一起正吃完自己的午饭。

菜，只有一盘清炒油麦菜。

收拾着碗碟，老板娘幽幽地回答我关于生意的寒暄：

“我们平常也不出去 生意也没有。”

宾馆与四川菜馆所在的英巴扎西路，再向西，大约百米，是波斯坦路。向南，经波斯坦南路，大约又百米强，是萨依巴格西路。两条东西向的路，东口都与固玛北路相连。

这四条路构成的方形，聚居着最多的汉人店铺。宾馆与饭店不多，大多是日杂食品的小铺。没有大肉店，看来也做着维吾尔人的生意。与维吾尔人店铺唯一的不同，就是有啤酒出售。

固玛北路路旁，有银行，有邮局， 甚至有影剧院，虽然影剧院厅门紧锁，门前广场正是一片执勤的武装岗哨。

与和田的邮局不同，皮山邮局里的全部工作人员都是维吾尔人，

不过大厅里却聚满了四川口音的汉人。右边的每人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可能来自于同一处工地，正要把在新疆赚的辛苦钱汇回家里。左边的，大纸箱里，满是新疆的土产，核桃、葡萄干、杏干，正要把在新疆生活的富足告诉家里。

几个男人女人，围着一个男人写着邮寄清单，“有葡萄干。嗯，还有无花果。”老老实实的，像是填着一份性命攸关的生死文书。

固玛北路走到尽头，是皮山县县政府。县政府前的广场上，满是为孩子们准备的大玩具。孩子们并不多，玩具摊的维吾尔主人们，坐在床上，昏昏欲睡。最靠近豪华气派的县政府的一段广场，被围档包围了起来，进出有严格的查验。

与县政府西邻的，豪华气派的斯大林式大楼忽然换作低矮的土坯房，或者木构土坯房，支离破碎地立在哈尼卡西路路旁。走进去，却很热闹，与老巴扎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摆满了维吾尔人的货摊。

西瓜摊上，就着摊前铁筐里的西瓜皮，苍蝇密如雨点。正中的，看摊的维吾尔老人会说汉语，招呼着我。盛情难却，只好走到摊前，拣两块看似没有苍蝇光顾过的西瓜——简直是玄之又玄的猜测——强忍着心中的置疑吃下。

我指着三条街内不见一位汉人的老巴扎问他：“这里没有汉人吧？”

他回答我：“这里的汉人多。这里没有。”

他的意思是：皮山的汉人很多，只是在老巴扎附近没有。

之前他问我：“你走过去，又走回来，干什么？”第一次经过老巴扎的十字路口，我走在远离他的西瓜摊的马路另一侧，可是他还是看见我并且记着我。异族人对于本族人而言，太过醒目，太过招摇。所以，可能即便皮山只有一百个汉人，对于他们的感觉而言，那未免也太多了。

险些在南疆起了第一次冲突。

初进哈尼卡西路，身边一个胖胖的维吾尔年轻人，和他的朋友走到我贴身的近旁，忽然抬起手作出打人的动作，然后顺势挠向了自己的后背——即便这是一个玩笑，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玩笑。他的

朋友们哄然而笑。

虽然强忍住没有还手，但这样无知而又愚蠢的行为，却显然激起了一位原本抱着友善态度而至的人的敌意。





在有敌意的视野里，于是一切开始变得可疑。人们窥探我的眼神，以及越来越多穿着黑罩袍的女人，留着大胡子的年轻男人。聚集在皮山大清真寺前的，还有匍匐在门外地上的乞丐。我向他们每个人施舍，但是这种行为除了得到乞丐们的赞扬，周边的人们依然冷漠。门左有相邻的两处出售经书的书摊，摊前坐着些似乎颇有地位的老人。内里只有一位年轻人可以说汉语，我向他询问是否拍摄清真寺，他以维吾尔语询问对面而坐的老人后，予以拒绝。

见着我向门前的乞丐施舍，又有一位别处而来的乞丐，站在我的身边的央告，而我的零钱恰好散尽，无奈只有尴尬地拒绝。背身向门而坐的，坐在年轻人身边的老人，并没有看见我之前的施舍，于是对于近在身边的拒绝，颇为不屑。也许是出于好意打发那位乞丐，他掏出了五毛钱，面容冰冷。乞丐双手合十掩面以示感谢，然后凑身向前，拈起钱，退步走远。

任何凑趣与搭讪的尝试，没有任何得到任何良性的反馈，回报我的大多只是漠然。

或者就是这里太过缺乏与外界的交往，或者就是这里太过不愿意与外界交往。

没有办法，我只好远远地坐在清真寺外半圆形广场旁商铺前的台阶上，远远地看着他们。没有外人的搅扰，他们迅速回归热烈友好，

温情脉脉。每个初见的人都热烈地握手，友好的交谈，年轻人站起来牵着走到清真寺门前的长者，温情脉脉地牵着他的手，引他坐在长椅上。

他们交流书摊上不同颜色的经书，摩挲着，神态安详而满足。



我的身旁边，有一位年轻人，智力障碍，眼神空洞地也坐在台阶上。他的对面，墙下长椅上的老人，似乎是他的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指点着近旁满是尘土的地面，示意年轻人坐过去。

年轻人就乖乖地坐在那里，蜷缩着，摇晃着。

后来，老人的朋友走过来，嘻笑着争执着几张钞票，像孩子一样耍闹着。

然后静下来，紧紧地挤坐在长椅上。

2014.06.11 23:37　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英巴扎西路 玉龙宾馆

南疆纪行之十一　皮山叶城

哈尼卡西路的尽头，傍晚时生意很好的烤包子铺，清晨的时候生意依然很好。

一张镀锌铁皮包裹着的餐桌，床一般大小。老板站在桌后，面前摆一个收钱的盒子，烤包子像溢出的金币一样堆在钱盒子的旁边。三边长椅上挤满了吃烤包子的维吾尔人，要几只，老板从烤包子堆里拨过去几只，像极了赌桌后的荷官。一大壶砖茶，每人掂一只茶碗，倒满。另一只手托着烤包子，轻咬一口，放出攒在烤包子里的热气，再来一大口，连皮带馅儿。太烫，嘴里吸溜着，囫囵着。一只烤包子下肚，然后就半碗砖茶。

再来下一只。



皮山果然是南疆最为闭塞的县城，物价也是最低的。以饮食为

例，南疆抓饭的统一价格，二十块钱一份，而皮山只要十七块钱；两块钱一只的烤包子，皮山只要一块钱，虽然略小一些。

买了六只烤包子，让老板分装在两个塑料袋里。皮山的烤包子，咸度与于田和田相似，相似的肉少油多，只是多加了青辣椒与皮芽子，多少可以解腻。一袋烤包子，送给了跪在老巴扎十字路口的枯瘦的老乞丐。我还有些担心，担心一位穆斯林乞丐是否会接受汉人施舍的食物。可是当我弯下腰以后，才发现他向着阳光的面孔上，眼窝眍瞜着，他是一位目盲的乞丐。他的手感觉到了烤包子的热度，迅速摸索着捧起来，向着他以为我在的正前方躬身祈祷。

神应予以信仰者以幸福，而非苦难。

为何并非如此？



清真寺还没有醒来。

寺门紧闭，两旁卖香水与经书的铁皮柜子，结实地锁着。昨夜乍起的一阵沙尘暴后继乏力，不成气候，清晨若无其事的晴朗，有薄薄的云，阳光柔和地包覆着皮山蓝色的清真寺。不像其他县城后建的清真寺，是砖的本色，三十四年前的皮山清真寺，涂刷着淡淡的孔雀蓝，新草的绿，还有傍晚与清晨的昏黄。

没有人，我尽可以变着法儿的各种拍摄。昨天最后向我讨钱的乞丐来的最早，一个维吾尔孩子，踏着滑板，从清真寺与乞丐的面前滑过。广场旁的水管工开始忙碌着拆装管道，最近一家生意清冷的烤包

子铺的伙计，走过来，张望着。我想与他们合影，他们却扭身闪开。

比在于田老城的那天早晨还早，孩子甚至还没有准备上学。

沿着清真寺后面的英吾斯坦北路，越走越远。不宽的道路上，不时有马车笃笃而过。白胡子维吾尔老人赶着的马车，高高的马车上，只容两个人相背而坐。我很想去坐一趟马车，可是我却不知道去哪里。

即便我知道去哪里，我也没有办法和那些白胡子维吾尔老人说的清楚。我只能看着马车笃笃而去，笃笃而来。有一次，只有一个一身白衣的姑娘坐在车沿上，白色的头巾，没有遮挡住她漂亮的面孔。 她回头张望着我，像每一个窥探陌生人的陌生人那样。我努力回报以微笑，她却转头而去。

走出清真寺南墙外的窄巷，穿过英吾斯坦北路，过一道水渠，又是一道窄巷，一位老铁匠，炉火正旺，身旁聚着三五个人，沉默地看着他修理一把崩坏的铁钳。老铁匠的身后，窄巷豁然开朗。路左一片高台，即便没有走上去，也看得出来是维吾尔人的墓地。不再有汉人。清晨，已经有两位维吾尔人在墓地喃喃自语。那是通往天国的口信吧？打扫干净木围栏上的尘土，或者在封土的四周踏出一圈印迹，那是“我来过了。”然后走下高台，掸掸裤脚，径自走远。



那么寂静。

转角处走出门外的年轻人看见我，迅速地转身又走进门内。只有门外一片巨大的空场，几株零落的白杨，寂静像是被摔碎在地上的尘土，风吹起然后弥漫在每处缝隙。几近旷野的空场，有许多木围栏，看上去像是羊圈或者马圈。果然寻着汉字的标牌：大牲畜市场。

从残留满地的痕迹上来看，应当是相连的羊市、大牲畜即牛马市，以及草市。转折以后，依然是市场，只不过看样子出售的应当是瓜果蔬菜。一片巨大的，让人激动的农边贸市场，正门居然就在宾馆所在的英巴扎西路尽头——穿过波斯坦路就是，而我昨天却左转向了波斯坦南路。

农边贸市场外，已经有开门营业的汉人蔬果大肉铺。如果市场是下午或者傍晚才会陆续热闹起来，我决定多留在皮山一天。向让铺里的汉人打听，顿失所望，原来只是周日的固定集市。

无可期待。

如同且末客运站，皮山客运站候车厅内的杂货店，店主也是一位汉人。不同的是，皮山客运站站内站外，几乎没有汉人，而且店主又是一位女人。她的店更小，局促在候车厅的一角，而不是像且末客运站的杂货店占据着整整一面墙。店里有些规矩，一张冰柜兼作柜台。

她说话虽然是生硬的西北方言，但却柔声细语。很多时候，我需要探身近前才能听得清楚。即便如此，还是不时需要请她重复。最初的误会，我以为她是江苏人，半晌她才纠正我，是甘肃，不是江苏。

甘肃临泽人。祖籍。

她的父母，是在一九五八年，张仲良治下的甘肃发生最惨烈的大饥荒的时候，被强行迁来新疆。“每个乡都有人来。”，她说。一来是减少本地的口粮消耗，二来发配新疆，多少能有些存活的希望。

那时候真苦，农场里没有属于他们的任何东西，甚至土坯房。只能像夹边沟那样，向地下掏地窝棚，洞口一片麻布挡风。农场也缺粮食，天天吃不饱。只是比起张省委书记的甘肃，已经好过太多。吃的再少，总强过全无可吃。就凭着那么丁点的粮食，他们在新疆幸存下来。

同样来自临泽的她的父母，后来就在新疆结婚，有了她。她就出生在皮山，如果不是因为来到新疆，她甚至可能连进入定西孤儿院的机会都没有。一九八一年的时候，她带着父母回去一次临泽。那是离

开以后，他们第一次回去，也是唯一一次回去。

临泽的亲戚曾经劝她留下，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回到新疆。“习惯了。”虽然是在南疆，虽然是在南疆最闭塞的县城。

如今，她的父母已经过世。就像所有必须生活在异乡的人们那样，最终也在异乡死去，葬在异乡。

她说回去的时候，临泽也很贫困。我告诉她现在的临泽的模样——我三年前去过临泽。

这又是我生平初有的经验：我向一个那里的人，诉说着那里的模样。

不时有维吾尔人过来，买烟买水。

他们彼此熟悉，说着彼此熟悉的维吾尔语。

我不会因为她的会说维吾尔而讶异，就像我不会因为一个皮山人说皮山话而讶异一样。对于她而言，更难的可能是临泽方言，虽然那是父母的家乡。

她说去年以前，皮山到处都能看见打工的汉人，各种生意都很好做。可是连续出事之后，汉人每天都在逃离。大包小包的挤在客运站，每趟车都有一、二十汉人。到了今年，客运站里已经很难再见到汉人。

新建成的皮山火车站对客运站客流的影响也很大，汉人越来越少，维吾尔人图便宜去坐火车，客运站一年少收入一、二十万块钱。

她的杂货铺在皮山客运站的角落里，已经十五年了，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

她问我住的宾馆多少钱一晚，有些后悔早些年没有选择开宾馆，“前些年都挣着大钱了。”她说，“这挣的都是零碎钱，还把人捆得死死的。”

在长十步，宽十步的候车厅里，一守就是十五年。

后来她说，有机会再回临泽去看看。

她不会再回去了吧？我想。

发往叶城的客车里，果然除我之外不再有汉人。十一点半出站，

在315国道旁一直候客到十二点半，乘客依然没有坐满半车。库尔勒以来，这是唯一一趟没有满座的客车。

从进入和田地区以来宽泛的身份证查验，在将要离开和田地区——叶城已经属于喀什地区——骤然严格起来，而且比之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更加严格。出皮山一道关卡，进叶城又一道关卡，下车逐一徒步穿过有面部识别检验的通道，人过金属检测门，随身行李过X射线安检机，再由身份证自动查验机验证身份。

临近皮山的叶城检查站是最大而且最严格的，昏暗的检验大厅里有查获的违禁物品，印有东突厥斯坦标识的T恤与旗帜。

可是气氛并不紧张，客车里的维吾尔人，大多是老幼妇孺，上车命令大家下车接受检查的维吾尔警察，也并有勉强她们，于是只有三五个男人下车例行公事。



一路上都在和我嬉闹的那个维吾尔小姑娘，在等着我回来，看见我又笑了起来。

她有灰蓝色的瞳彩，明显有中亚人种的血统。她的母亲可以与其他维吾尔人以维吾尔语流利地交谈，但是我仍然不能确定她究竟是维吾尔人，还是同样生活在皮山的塔吉克或者柯尔克孜人。

她从前排跑到后排，看到我，只怯生生的十秒，然后就和我熟络起来。跑回去，再悄悄回来，忽然探出头来。后来索性反身站在前排座椅上，冲着我笑，冲着我闹。



不过让人心疼的是，她的右手中指到尾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三根手指的末端全部离断，只残存着手指的半截根部。唉呀，在封闭的皮山，如果她最终不能通过学习与考试进入世俗社会——这似乎很难，一来她的家庭似乎并不富裕，二来她的右手又有残疾——那么等待她的只有嫁为人妇，操持一生这一条大多数维吾尔女人的宿命。她的残疾会让她的身价大打折扣吧？如果她嫁的不好，那是要受苦一生的。

忽然我就悲伤起来，她那么快乐地欢笑着，我却不合时宜地去想她不再欢笑的那天。

我的想法必然是愚蠢并且错误的，她的母亲不也一直快乐的微笑着吗？注视着她的宝贝女儿，守护着她的宝贝女儿。

她的双眉不是用乌斯蔓草的草汁涂画着连在一起了吗？

维吾尔人的传说，女孩子的双眉距离越远，将来也会嫁得越远。所以连在一起，就一直在母亲的身边，哪儿也不会去。

一直在一起。

相对于闭塞的皮山，叶城简直是一座城比北京还大，一座人比上海还多的城市。

叶城是南疆的交通要道，除却315国道贯穿县境，也是著名的

219国道，也即新藏公路的起点。因为219国道的存在，叶城成为边境重镇，离疆入藏，必经此地。也许是为了严防恐怖份子的南逃北进，叶城县城内有格外的管控。每条公路都有检查站，每个机关单位甚至街道小区入口均设联防——全部形式主义，半日下来，只见着执守者或者伏案午睡，或者空耗时间，实在不知道能起着什么切实的功效。

315国道在叶城县城内的路段，称作核桃大道。核桃是叶城的主要经济作物，除却规模种植，甚至所有街道的绿化树都是核桃。桃桃大道西抵叶城客运站之前的十字路口，路北的加依提勒克路左右，是一处热闹的巴扎。

维吾尔小姑娘和她的母亲与祖母在路口下车，站在路边，一直盯着我。我本来跟着她打算一起下车，司机提醒我汽车站还在前面，我又坐了下来。小姑娘没有看见我跟下车，探身张望着客车里找我。

居然蓦得有些了离别的伤心。

那些在我的旅途中所有与我错身而过的人们，大约就此一别，即是永别。

往来的行旅，让叶城有了一切应当拥有的。

饭馆，旅店，进口商店专卖店——南疆的维吾尔人似乎很喜欢阿拉伯文包装的进口商品，比如沙特阿拉伯的饮料，我从和田一路买到叶城——甚至风化场所。

小姑娘下车的加依提勒克路十字路口，西南角有一排平房，每间平房门后都坐着衣着暴露的女人。年纪已经不小的汉人女人，无遮无挡地坦然招呼着路人，维吾尔女人半藏在帘布之后，只是默默地看着街面。

午后路过，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会儿我看见的所有主顾都是维吾尔人。白胡子的维吾尔老人，挺胸叠肚地阔步走出来；年轻的维吾尔小伙子，挑开遮羞的帘子，低头转身快步走远。身后的汉人女人拉开门帘，喝水漱口，然后重新坐在门后，继续招徕着生意。

傍晚坐6路公交车闲逛，直走到如同城市新区的铁提乡。原路回返，下车路过那片平房，忽然一辆警车直冲到门前，堵住一间，提出一名又黑又矮，看着便知是工地民工的汉人。拿着最新款苹果手机的

维吾尔警察，对于窘迫至极的民工，稍有不满，挥手便冲着他脑袋拍上几掌。不知道是何目的，警察并不打算把民工带回警察局，只是带进平房里，拉上门帘，不知道讨论着些什么。

女人们似乎并没有什么麻烦，犯事的一位，显然还是认得后至的一位汉人警官，不时交谈几句。再有两三位便衣帮闲，积极地忙前忙后，民工被呼去唤来，推来搡去，窘迫得裤袋都忘了系紧。

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如果能谈得拢，只当是在新疆白干了半年吧。

2014.06.13 00:45　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核桃大道 闽渝宾馆

南疆纪行之十二　莎车

叶城与莎车之间，民国十年由叶城析置泽普县。叶尔羌河，在泽普与莎车之间。

莎车，前汉莎车国地。“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二千三百三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三，胜兵三千四十九人。”

后汉初年，莎车一度强盛，可与于阗争霸。只是最终落败，明帝永平四年，莎车国破于于阗。蒙元时，因蒙古语与突厥语同语系，改称其突厥语地名，译作鸦儿看、押儿签、雅尔堪、也里虔等种种。今维吾尔语写作：يەكەن，突厥本意为宽阔的土地，大约即以叶尔羌河为名。明时改译作牙儿干，为喀什噶尔汗国（蒙兀儿汗国）领地。清时，再改译作叶尔羌。喀什噶尔汗国，后因迁都至叶尔羌城，故也称之为叶尔羌汗国。至光绪八年新疆政区改革之后，叶尔羌地方置莎车直隶州，复以莎车为名。光绪二十八年，升为莎车府。民国二年，莎车本府改为莎车县，延用至今。

详细解说莎车的地名演变，是因为与左右汉语地名更为稳定的喀什与和田不同，在南疆近代史中，莎车更多的是以叶尔羌之名出现。比如清乾隆时期的大小和卓之乱，便是满眼的叶尔羌。

叶城之叶，同样为叶尔羌的简称。叶城与莎车，同也在叶尔羌绿洲之上。

由叶城至莎车的早班客车，同样没有汉人，维族人同样在站外候车。几乎满座的客车上，唯一让我感觉愉悦的，是我身旁坐下的一位穿着时尚的维吾尔姑娘。

她拿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在微信上熟练地拼写汉字聊天。对话

框顶部对方的姓名，写着：宝贝。

一路而来，315国道叶城至莎车一段，最为破旧，大约是有编号G3012的吐和高速并行的缘故，地方上的建设重点已经不在没有收费处的国道上。

叶城之后的检查站，依然是进叶城方向的如临大敌，而出叶城方向的检查站，倦怠的几乎连警察上车扫视一眼的按部就班也省略过去。不知道叶城究竟有什么严重的局势，外紧内紧，甚至在新疆的网络中叶城都是被屏蔽的敏感词。

看见我拍摄窗外，身旁的姑娘居然主动与我搭话——这是目前在南疆仅有的经历——询问我是否是游客？

显然人人都知道现在的南疆，不是游客出现的正确时间与地点。甚至做为一个维吾尔人，她也有同样的劝告。“不要去少数民族多的地方。”她并没有使用“维吾尔族”这个词而是以“少数民族”来代替。“现在的民族关系不好。”这是她对不安全的解释。

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说即便是她自己，也不敢去她劝我不要去的地方，比如皮山、和田。“我这样子。”她比划着自己的穿着，勾勒出性感身材的紧身衣裤，裸露着脚裸与脚面的浅口平底线，“他们看我的眼神都让我害怕。”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那些敢于像这世界上每个爱漂亮的姑娘那样穿着打扮的维吾尔姑娘的感受，我以为那是她们坦然的选择，原来并非如此。在保守势力强大的地区，她们也会感觉害怕，虽然她们是维吾尔人。但是人人都知道，主要的敌意来自宗教意识，而非民族意识。

在南疆拥挤密闭的客车上，时常有极为浓烈的气息。我有头巾可以捂住口鼻，但形如劫匪的打扮时常会招来更多的注目，甚至警察的警觉。他们可是有枪的，所以我大多时候，只好被迫着呼吸自由的空气。

今天的清晨，姑娘身上的香水味道，替我遮掩去一切。

她说她去过很多地方，因为我曾经在文工团工作。在北京生活了五年——当她知道我的体内也流淌着北京的雾霾时，她非常高兴。她说，她想念北京。

“生活了五年，是有感情的。”

在北京的五年，她在房山。她的姐姐在那里开了一家新疆饭馆。

从北京回来以后，现在她在叶城步行街的地下商城开了一家卖时装的小店。可是生意不好。我能想象，在新疆的一座维吾尔人为主的城市里，时装店的目标客户群实在太过狭窄。汉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而维吾尔姑娘，多半又只穿着传统服装。

昨天朋友旅行到甘肃临夏，说以前去的时候，姑娘们很少戴头巾，而现在满眼皆是。

剩下的，能有机会，或者说能有勇气——我不知道该怎么排列这两种可能的先后顺序，也许正确的说法是：能有勇气，或者说能有机会像她那样的姑娘，越来越少。

生意怎么能好？

我问她还想再回北京吗？

她说，明年。

我本以为路程很长，还有许多问题可以慢慢问，可是没有多远，在一处名作依克苏的乡村路口，她和她的母亲，还有其他不少乘客，就忽然决定下车了。

站在车门那里，她又嘱咐我：注意安全。

她和我的汉语对说，吸引了几乎全车人的目光。 身后一排的两个姑娘，包着头巾，所幸依然露着面孔。看着比她还要年轻。可是，怀里却已经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有些蓬头垢面，指甲里满是黑色的泥土。

决定维吾尔女孩子的命运，根本不是像机会与勇气这样说出来的宽泛。宗教、风俗、封闭、贫困，等等等等，哪个都不是容易改变的。这其中的封闭与贫困，是显而易见的。

出叶城不远，是白杨掩映下的麦田，看似富足的恰尔巴格乡。

可是白杨树后，土坯院墙上写的标语却是：内衣要定期更换，经期每天要更换卫生巾。

这样的标语，贫困的仅次在我在甘肃同心看见的：“一人一巾，早晚刷牙。”

如此境地，想想便会让我觉得此生无可期待，又怎么能去奢想女孩子们会有独立意识去像谁一样？

身后抱着孩子的姑娘，从叶城到莎车，从沉默到沉默。

莎车客运站所在的古勒巴格路，属于莎车新城。

一如其他所有的新疆县城，新城才是汉人与维吾尔的混居之处。莎车新城也不例外，比叶城更为繁华。

总体而言，一路走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外紧内松；和田与喀什地区，外松内紧。与古勒巴格路相交的团结路十字路口，以及团结路中段路南的改革路口，都有沙包堆砌的战壕似岗哨，战壕内一队武装警察，特警在战壕外警戒。

傍晚时候，团结路上，地处在两处岗哨之间的莎车县第一幼儿园即将放学，提前半个小时，校内保安已经将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以及一条机动车道整体以警戒带隔离，长约百米。接孩子放学的几乎全部是汉人，步行的，骑自行车、电瓶车的，各色人等聚在警戒带外靠近院墙角落处的开口处。一辆警车停在正对着校门的机动车道上，武装警察一字排开警戒，保安护送着孩子们到出口，甄别家长身份以后，再行领走。

真不知道在这样紧张气氛下长大的孩子，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

武装岗哨值守的改革路，类似内地的步行美食街。大多是汉人的餐馆，内里有各种各样甚至可以引发宗教报复的食物。

昨天在叶城，住在315国道旁的闽渝宾馆，在同等价格上，是我一路以来住过的条件最好的一家宾馆。被褥整洁，设施新净，并且有快速而稳定的网络——这在现时的新疆，是非常难得的。

入住的时候，正好赶上宾馆主人们的午餐。宾馆名作闽渝，自然意味着老板来自福建与重庆。果不其然，沉稳干练的女老板是平潭人，而楼上楼下操持的男人是合川人。中午的菜，一盘爆炒肥肠，一盘清炒空心菜。肥肠看起来尤其美味，重油重酱，好似烧卤一般。

一家人客气地招呼我同吃，我假模假式地几次推辞，回到客房便懊恼的捶地挠墙。

我这边厢饥肠漉漉，他那边厢菜香满屋。

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志出门找到一家川菜馆，也照样来上这么两

盘。结果，初到叶城，不明就里，以为繁华只在核桃大道，找出租车一路回到叶城客运站，仅见的两家川菜小馆房门紧锁；再找出租一路向和田方向回返，直走到城外，才看到一家营业的川菜馆。

菜价真贵。

食欲熏心，顾不上许多，照单抓药。虽然菜色与口味上都远不及重庆人家的自炒，但多少抚慰了馋虫。两道菜，七十块钱，多少年都没有自己吃过这么奢侈的一顿饭。

中午走上莎车改革路，不料馋虫死而复生，支使着我又走进了一家川菜馆，药抓二遍。

聊以自慰的是，菜价多少便宜了一些。

老板是广安人，在莎车已经十几年光景。大女儿才上小学，中午放学回来，老板给炒了个菜，自己扒拉着一碗米碗。小些的孩子才刚饭桌那么高，没好意思询问性别，若还是女娃，别戳了想要儿子的四川人的痛处。

父母和女儿说话，用的都是普通话。女儿不服气地说，她是会四川话的。老板也解释说，女儿回家和奶奶都是说四川话的。

人不应当遗忘了乡音。

问起路口的武装岗哨，老板夫妇对现在的局势也是忧心忡忡，甚至说起，实在不回了就回家去喽。

去年还有很多游客的，“还有美国人。”老板说，可是今年一个都没有看见。

除了我。

莎车的汉人，把新城以东，老城路左右维吾尔人聚居的老城，称作“维城”。

维城很热闹，热闹的核心在老城路北的阿勒屯路。

路东的阿勒屯公园里，北边是莎车大清真寺，南边是一排维吾尔上层人士才会光顾的店铺，出售的全部是中东的进口商品。食物，饮料，香水以及各种奢侈品。

路西一座更大更宏伟的清真寺正在建设之中。在建的清真寺前，摆满出售各种食物的推车，烤全羊、酱羊肉，以及羊杂碎。羊杂碎似乎是回民的专营，难得看见维吾尔人经营此道，而且生意很好。不像

回汉两族那样把羊杂碎切在碗里兑上汤，维吾尔人的羊杂碎摊上，一张大木案，维吾尔人围站在四周。要些什么，老板就在木案上给切些什么，然后像分烤包子那样分到面前。这边直接用手抓起，蘸些汪在木案上的调味汤汁，张口吞下。

颇有游牧民族的剽悍之风。

吃饱，身后的案子上两桶兑水的酸奶子，依然有盆底形状的冰块飘浮其中。免费，尽可舀来喝足。

没有剽悍的胃，怕是无福消受。



最远走到莎车火车站所在的托木吾斯塘乡，在莎车县城所在的莎车镇西南。

在托木吾斯塘乡的十字路口，意外地又发现一座六十年代的毛泽东语录碑。没有民丰的那座高大精美，但依然是难得一见的历史遗存。顶部四周的毛泽东头像，新近有重新绘彩，宛然若新。

东北侧的标语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泽东

西南侧的标语是：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

东南与西北两侧是对应是拉丁维吾尔文标语。

我站在标语碑下，不到一分钟，一辆警车在我的面前戛然停下。

前排座上两位汉人警察，询问我的行为。得知我只是游客以后，也未加干涉，只是提醒我不要乱拍，注意安全，尽快离开。

警车走后不到一分钟，一辆摩托车又疾速驶来，骑车的是一位汉人，我误以为是在托木吾斯塘乡做生意的汉人过来看热闹，熟络地拍着他的肩说着能在这么偏僻的乡里遇见汉人的喜悦，他却一般严肃的表明身份，他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关心的我是不是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被禁止进入托木吾斯塘乡——也许禁止令只是在当下，也许是禁止进入所有的南疆乡村。他没有警察那样宽泛，居然听见我流利的汉语依然要检查我的身份证——后来我才明白他果然更有经验，因为外国籍的汉人同样是外国人——恪尽职守。

南疆的所有县城都应当是安全的，即便有恐怖事件，驻军驻警也完全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处置。南疆现时的危险，主要集中在乡村。工作在南疆的乡村，独自出外检查我的身份，多少也算是孤身犯险，所以我很顺从地配合他的检查，我想这算是尊重。

我来南疆，我的善意就像是沙漠中敞口瓶中的一瓶水，每一天，水会蒸发去一切，但每一日，水又会被补充一些。无论是汉人，还是维吾尔人，他们的友好都在不断地弥补因为某些人的恶意而蒸发去的我的善意。

可是，就在今天下午，我的敞口瓶中的水，却忽然蒸发去许多。

在阿勒屯公园。

既然名为公园，那应当是所有人的公共场所。但是因为公园里有清真寺，而今天又是周五，下午将会有几乎全城穆斯林的大礼拜，于是我甚至不被允许进入公园，虽然阻止我的人身份不明，但是无疑他们是认为他们有这个权力的。

以宗教或者什么的名义。

不断解释，我只是要去公园里南边的那排进口商品商店买些水——每个商店前都有摆放在遮阳伞下的桌椅，许多看起来颇有身份的宗教人士以及维吾尔上流人士坐在那里，抽着烟，喝着水。——终于有位好心的可以说汉语的维吾尔人首肯，并且解释说，不让我进去的原因只是因为担心待会儿太多人要拥进公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出来。我宁肯相信他的这种解释，虽然我明知并非如此。

我在第一家店里买了一瓶饮料，坐在伞下。片刻，又来了三两位

维吾尔人——除了我，整条阿勒屯路上不会再有第二个汉人——店主走出来，把我身边的椅子与桌子另摆在一起，调整了遮阳伞的方向，我被孤立在阳光下。我识趣地起身，走开。

我只是想留在阿勒屯公园里看一看穆斯林们的大礼拜。大部分人会在公园里礼拜，毕竟清真寺内面积有限。也许只有像之前跪在地上，匍匐着爬进公园铁门的虔诚老者，才会坚持在清真寺内礼拜。

在另一家店里，我要了一份冰淇淋。

坐在门外的维吾尔人，手里有一只精美的玻璃杯，一柄曲柄的钢勺，如此衬托下，一味白色的冰淇淋似乎味道不错。

收下我的钱，老板推开伙计准备拿玻璃杯的手，然后用维吾尔语吩咐他。伙计转身进屋，从角落里拿出来一只积满灰尘的一次性纸杯。老板接过纸杯，对着嘴吹了吹灰，把冰淇淋挤在杯口只有玻璃杯杯口一半大的纸杯里，扭曲着，再插上一把随手从积满灰尘的散放些零钞的纸盒里摸出的一次性塑料勺，递给我。

这是我的。

我错愕地接过纸杯，我最初善意地以为他只是要排空最前一段不能食用的冰淇淋，因为之前他始终站在冰淇淋机前在调整着什么。直到他摸出塑料勺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是为我这个汉人特别定制的。

我不想接受这种侮辱，把冰淇淋放在桌上，拍拍手上肮脏的浮土，然后沉默离开。

我以为，不论信仰何种宗教，礼貌总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这也是最基本的普世价值观。把宗教教义凌驾于基本的道德之上，那恐怕只有当这个世界全是你们自己的，你们才不会与其他人起冲突——因为不再有其他人，就像不再有于阗人那样。

别人的民族，别人的生活习惯，与自己的宗教教义有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在青海，严格的苏菲派穆斯林家里，他们依然会出于礼貌，请我共同进餐。使用同样的餐具——我甚至主动予以拒绝，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他们事后怎样处理我使用过的餐具，但是不管以何种方法，那总说明这是有解决之道的。也没有因为我常住在那里，他们最后沦落到没有餐具可用的地步。

而有些人，尤其是如今愈发猖獗的有着宗教极端情绪的人们，似乎把异教徒的本体就当作是有罪的。你不该出现在这里，你不能触碰

他们的东西，一切都是禁忌，所以无论他们怎样回报于你，都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你的本体就是不礼貌的。

更肮脏的是，他并没有拒绝我用来买冰淇淋的钱，人是有罪的，钱是无罪的。

广安老板找我那些零钱的时候，炒菜的手上依然油腻腻的。

他让我觉得伤心。

我不再有心情去看些什么，我也不再想尝试去理解。



在神的世界里，与在没有神的世界里，并没有任何不同。

神爱一小部分人，神不爱大多数人。

于是阿勒屯公园里，人们消费着中东进口的食物，饮料，香水，以及奢侈品。而当我在托木吾斯塘乡搭上公交汽车准备回返的时候，不远处上来一对老夫妇。老先生走在前面，赤贫，赤贫，赤贫，看着让人心碎的赤贫。几件大小不一的旧衣裳，都没有了扣子，一根腰带系在身上。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老太太总还要体面些，毕竟是位女人，可是仅有的，也只是身上一件蓝白色的绵布长裙。内里同样的破旧，同样的破拖鞋，脚上满满

泥土。

后来他们在一条土路前下车，老先生向前走了一步，眼瞥见，忽然又退回来，在路旁拣起一条几乎掩埋在灰土中的空空的有破洞的编织袋。

当人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一切似乎都是可以珍惜的。

贫穷才是罪恶。

贫穷是所有人的罪恶。

不论是谁导致了这种罪恶，不论是谁该对这种罪恶负责，现实的情形是，在这里的确有太多几近赤贫的人们。

我们没有爱他们？那你们又爱他们了吗？那神又爱他们了吗？

富裕的依然富裕着并且将更加富裕，贫困的依然贫困着并且将更加贫困。

我们有什么不同？

2014.06.14 00:38　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古勒巴格路 紫薇宾馆

南疆纪行之十三　英吉沙

如果不是因为英吉沙小刀，我险些错过一路至今，我最喜欢的一座南疆县城。

英吉沙县与我之前途经却未留宿的策勒、洛浦、墨玉与泽普四县相同，并非前汉西域三十六国在地，而是晚在清时民国年间后置。清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以后，划英吉沙为中等城；光绪九年，置英吉沙尔直隶厅，隶属喀什噶尔道；民国二年，改置英吉沙尔县，后定名英吉沙县。英吉沙小刀是英吉沙县的特产，声名远播，略作犹豫，决定因物产而来英吉沙。

侥幸如此。

英吉沙尔，音译自维吾尔语يېڭىسار ناھىيىسى，Yengisar，意为新城。在英吉沙县县城所在的英吉沙镇，英也尔路，英吉沙县公安局对面，依然保存着一段英吉沙尔城的夯土城垣。因为县治变迁，南疆前汉西域三十六国故城踪迹存留不少，反而清时以后的县城城垣并不多见。



一段南北走向的城垣，东侧是维吾尔人倚垣而建的土屋，西侧是英吉沙县的商业步行街工地。总算工地没有毁损城垣，并且砖砌了墙基。根据立在城垣之上的文保牌的资料，英吉沙尔城始建年代约在清乾隆四十一年，建成约在嘉庆五年。“原古城东转北、北转西、西转南的方向而建成。”在南疆，许多汉语标牌，明显是由维吾尔人根据维吾尔语翻译而来，颇让汉人费解。我的理解，大约最初的英吉沙尔城，略呈三角形，所以只在东西北三侧城垣置城门。道光六年，英吉沙尔遭“加汗格霍加”毁城。“加汗格霍加”，原文如此。霍加，即大小和卓之“和卓”，音译自波斯语خواجه，Khawāja，意为圣裔，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清时以后，汉译写作和卓、霍加或和加。可是我实在不曾听闻新疆的和卓家族中有位加汗格霍加。根据年代，我想毁城的应当是张格尔，即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生于浩罕汗国并由浩罕浩国支持，自嘉庆二十五年起，张格尔三次潜入南疆发动叛乱。其中以道光六年叛乱规模最大，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等城。英吉沙尔城毁，应当就在此役之中。

道光八年，张格尔乱平，解送张格尔赴京处死，并重建南疆被毁诸城。现存的英吉沙尔城垣遗址，即为道光八年所筑。

莎车客运站，发往英吉沙的客车最小，班次最少。早班客车，居然不是在一以贯之的十点，而是延后一小时的十一点，可见由莎车前

往英吉沙的旅客之少。

如同民丰至于田的班线，又是一辆依维柯客车。前排的维吾尔乘客已经不耐久候，依着车窗，沉沉睡去。

清晨的莎车客运站，汉人旅客其实很多。大多踏上左右发往叶城与喀什的客车，背着铺盖卷，穿着土制的布鞋，大多应当是从家乡初来南疆。其实，在汉人的世界里，贫困又何尝比新疆少？同样贫困的村落，同样贫困的人们，背景离乡，努力生存。

意料之外的是，居然有一位汉人，提着一墙面涂料桶的行李，踏上了英吉沙的依维柯。

皮山以后，我的第一位汉人旅伴。

小张，河南内黄人，在莎车县城的液化气加气站后的建筑工地当装修工人。

二十八岁的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子——我并没有问孩子的性格——他主动告诉我，大女儿五岁，小女儿三岁。媳妇又怀孕了，三个月上，一检查还是女孩子，打掉了。“家里人想要男孩子。”他解释到，我倒是相信他的说法，因为说些这些的时候，他依然像我们开始谈话时那样轻快，没有半点的沉重。

“如果是两个男孩子，一辈子都得打工。”

小张很早就开始浪迹社会，十二、三岁的时候，跟着哥哥跑车。短途客车，往返内黄与安阳，对于公路客运，他是深谙此道。他的结论是，“只有卖人才能赚钱。”我想起那年从吉木萨尔回乌鲁木齐的时候，被昌吉客车两次转卖给其他客车的经历。卖人的客车赚钱，收着更远路程的钱，只跑了更短的路程。买人的客车不赚钱，不过彼此买卖，倒也是无所谓。

不过后来生意不好，就没有再跑客运。同乡，有两个人最初来到英吉沙，做装修工程，慢慢地做成了老板。于是打虎亲兄弟，手下的装修工人，全部是从内黄招来的父老乡亲。在南疆，或者在任何其他地方，外地人大约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聚居。看似必然，又那么偶然。一个村子，同镇同乡的，最初背景离乡出外讨生活的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左右着他去到的哪里，扎下根，然后几乎便决定了所有出外打工的同乡的命运。

就像在莎车客运站外的楼房墙体上，居然专门广告着一条线路：莎车至南充。

小张已经是第三次来南疆。四、五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南疆待了九个月，却只等到了一个月的活儿。第二次来，三个月，又只有一个月在工作。这次来南疆，三个月，却工作了两个多月，是收入最多的一次。

可是，他来英吉沙，却是逃离。下午去英吉沙火车站买票去吐鲁番，然后再坐皮山客车上认识的老王回家的那趟开往成都的火车，到郑州，再转客车回内黄。

三天时间。

这次来南疆，前一个月的工作工地在英吉沙，“英吉沙很好。”

可是，莎车工地缺人，老板才把他派到莎车。“害怕。”他反复说，“害怕。工地上天天晚上聚着很多人，一直到早上四点。害怕，不敢睡觉。”工地上的五个人，加固了房门，每人放把铁锨在床头，但还是害怕。五、六点才敢睡觉，受不了。

前前后后，莎车工地上已经走了十几二十个人。这一批五个人，也走了两个。

他也决定离开。剩下的两个同乡，其中一位央告他，因为自己暂时还没有足够的钱买票回家，想请他先垫钱买票，回家再还，而且另外请他喝酒感谢。“我没干。”小张说，“我也紧张。”

的确，工作两个月，即便全部工资已经结清——这几乎不可能——除去吃喝以及寄回去的养家钱，还能剩下多少？莎车回内黄，不是安阳回内黄，迢迢万里路。

别的工地上，有工人被打。小张说，“他更害怕。”然后用手比划了一个劈砍的动作。他知道的，临近工地那座加气站的乡里，有不少河南人在那里承包核桃林。承包款，一亩地五万块钱——只是不知道承包期几年——已经挂果，都快成熟了，可是都跑了。钱也不要了，果树也不要了。

“命要紧。”

“塔县最好。”南疆的汉人，简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为塔县。

小张觉得在他所有工作的县城里，塔县最好，英吉沙也好，只是

没有塔城气候好，“这个天可以盖被子睡觉。”

“喀什乱，莎车更乱。”

然后他指着停在依维柯左边开往巴楚的客车说，巴楚最乱。

倒是说中了我的痛处，此行南疆，最让我担心的也是巴楚，远甚皮山莎车。

地理位置上，莎车恰在英吉沙、叶城与巴楚的三岔路口。315国道，东是叶城，西是英吉沙；另外一条215省道，向北直达巴楚。

小张说起这趟来的时候，同乡一起坐火车，慢车，绕道内蒙古包头。同乡里最小的孩子，才刚二十岁，哭了一路。

想家。

到了吐鲁番，一个孩子实在受不了，家里也打电话来，半途给劝回去了。另一个，他们生拉硬拽给带到了英吉沙。没有想到，这才短短三个月，却就要回去了。

“又哭。想家。”

“也害怕。”

来也伤心。

去也伤心。

莎车、英吉沙两地之间，虽然理论上有315国道与吐和高速并行，但是所有汽车选择的都是吐和高速。315国道在这一段，已经破败的不堪通行。

我的旅行，最不愿选择的交通工具，就是经由高速公路的客车。虽然可以节约些时间——而我又恰恰不赶时间——但是高速公路两旁却没有风景。

绿洲时有新植的白杨，戈壁时是一望无际的戈壁。

什么也没有。

好在乍见英吉沙，便感觉喜悦。不大的县城，整洁而安静。

没有到英吉沙客运站，已经在色提力路上看见叶城住过的闽渝宾馆。有些恍惚。更恍惚的是，居然又撞见在叶城的宾馆里，招呼我吃

肥肠与空心菜的重庆老板。

我简直以为我搭错了车，又从莎车回到了叶城。

重庆老板说这边的店里有些事情，他昨天才过来。之前在塔县还有一家，只是在小张最喜欢的城市的那家宾馆，却先关了张。

补去客运站，打听发往疏勒的客车时间。莎车时少此一问，便多在客运站里等上了一个小时。

途中经过英吉沙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大院里发射塔上的喇叭，正播放着时下流行的歌曲。

又是恍惚。

且末以后，所有维吾尔人司机的客车上，无一不在旅途中，在车载电视里反复播放着维吾尔民族流行音乐电视。当然，熟悉旋律与内容的维吾尔人是非常喜欢这种音乐电视的，遇见司机喜欢的，还会特意把音量调至震耳欲聋。音乐电视大多是乌鲁木齐的影视公司拍摄的，演唱者五花八门，以中年发福的男人居多，辅以年轻人和孩子。女歌手很少，但是伴舞与音乐电视中的女主角，却大多是世俗化的穿着装扮。

我注意过客车里身穿罩袍配戴头巾的维吾尔姑娘们看着那些音乐电视时的表情，可是却很难从她们一成不变的面孔与眼神中解读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她们目不转睛注视着的，只是音乐电视，还是音乐电视里与她们生活迥然不同的漂亮维吾尔姑娘。

广播电视局对面，又见着一家四川菜馆。

可是在英吉沙，我却结结实实地上了安徽同乡一当。莫怪问起老板家乡在四川何处时，老板支支吾吾地顾左右而言他。后来熟悉了，才知道夫妻俩居然都是安徽临泉人，和四川全无关系。

安徽人做的四川菜，大约和四川人做的手抓饭一样不堪。

夫妻俩之前在浙江打工，却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来了英吉沙。问起他正在做作业的儿子，家在哪里？“新城区。”“我是说老家在哪里。”“东阳。”

已经是罹患身份认识障碍的孩子。

有趣的，是他们招聘的普通话标准的服务员。

小姑娘的母亲从广西贺州来到英吉沙，在英吉沙生下了她。她说自己是新疆人，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却长着南方人的面孔。

她似乎并不甘心只待在英吉沙，英吉沙太小了。她打听我都去过哪里，然后幽幽地说，她只回过老家，只去过湖南湖北。

人们天性似乎便是要走远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有些人万里迢迢地来。

有些人万里迢迢地走。

走的时候，我问她，知不知道英吉沙的清真寺在哪里？

她不知道。

思来想去，她说只有乡下才有清真寺，城里不让建清真寺。

可是，事实上，英吉沙大清真寺就在紧邻色提力路西侧的阿特巴扎路上，与姑娘天天工作的饭店，直线距离只有百米。

一座大清真寺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小清真寺。

姑娘是出生在英吉沙的英吉沙汉人，她并不是初来乍来的外乡人。当然，作为外乡人的宾馆与饭店老板也不知道。可见在英吉沙，汉人之于维吾尔人的生活，几近形同陌路。

阿特巴扎路，与阿特巴扎路左右的阿依丁库力村与达西喀力克村，依然整洁而安静。

纵横的街道里，清真寺外，还隐藏着自明清时遗留下的古迹。始建于清初的麦德里斯——穆斯林的出殡之地；阿特巴扎——民国维吾尔巴依努拉洪修筑的维吾尔民居。

这并非是令我愉悦的。

令我愉悦的，是生活在这周围的人们。并不再像莎车那样冷漠，开放而友善，是南疆一路而来，得到最多反馈的维吾尔村落。

步履蹒跚的孩子笑着跟在妈妈后面，年轻的妈妈居然对陌生人的示意回报以微笑，像她们还是女孩子的时候那样。后来，又在窄巷遇见，迎面走来，她似乎决定装作无视然后默默走开，可是走近了，她还是些许地抬起头，羞赧地以微笑再次问候。

还有，居然有一位站在窄巷里，正在与门内的人们聊着天的女人，在我走过的时候，招呼我：嗳，就是你。

她的汉语口音很重，但是我能听懂的有，她问我在做什么？她问我从哪里来？她告诉我，她就出于在这里，阿依丁库勒。

然后微笑着与我颔首道别。

孩子们，最漂亮的那个姑娘，站在虚掩的漆成宝蓝色的木门外，悄悄笑着。

我后悔我当时为什么觉得突兀地拿出相机给她拍照是不礼貌的，我越向前走，后悔越拖得我走不动路。

转身回去，她却已经退回家去，空留着一扇紧锁的宝蓝色的门。

还有阿特巴扎路，满是铁匠铺的阿特巴扎路。

大清真寺旁的农具铺里，守着铺子的男孩子，捧着硕大的水舀，正喝着新舀的冷水。

忙前忙后的老铁匠，大笑着用维吾尔语招呼着我，虽然明知道我听不懂，但却并不影响他继续用维吾尔语说完他想和我说的话。



艾力盘腿坐在新铸成的一堆马掌旁边，守着铁砧，一根根地锤打修整着铸成的铁钉。

艾力接手这爿铁匠铺已经二十年了，从他父亲手里。而他的父

亲，又是从他的祖父手里接下这一切。

明天礼拜天，有大巴扎。马掌与铁钉是明天大巴扎上的商品，我决定留在英吉沙，去大巴扎上看艾力钉马掌。



艾力的手上满是伤痕，皮肤粗厚龟裂。这样的手，大约是没有机会去握着莎车阿勒屯公园里的进口奢侈品的。

但是，他会与我握手。

和我说，巴扎见。

2014.06.14 22:29　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色提力路 闽渝宾馆

南疆纪行之十四　英吉沙疏勒喀什

英吉沙的巴扎，在县城西北，城关乡去往乔勒潘乡的路上。

准确地说，是在英吉沙县城关乡五村综合市场左右。九点过去的时候，时间还有些早，最多的是从邻近村里，赶着驴车过来出售自家地里蔬菜的维吾尔老乡。一编织带青辣椒，随便停在菜市场门外的哪里，招呼着往来的人，甚至于是明显不像来采购的我。有些心切，也许卖完了这些，才好有钱在将热闹起的巴扎里买些别的东西带回家去。

人行道边的小摊，一张矮桌，桌上一张铁盘，一碟白砂糖。女主人坐在桌后，面前煤炉上一口家用的铁锅，锅里滚烫的油，一双长筷翻动着热油里浮沉的油炸糕。

豪气的瓜贩，拉来满满几加长载重卡车的西瓜，站在车帮上，一只一只抛下来，底下趸瓜的小贩，就势弓腰接着，码在澡盆一样的铁皮盆里。铁皮盆架在台称上，一百斤，几百斤，够数了，几个人抬上自家的三轮车，不知道贩到哪里的瓜摊。

一只只洗净了，摊在浇水的毛毡上，手臂长的切瓜刀，一牙一牙切开。圆瓜纵着一破两半，切出小牙，一牙一块钱；长瓜同样纵着一破两半，切出的瓜牙更长，两块钱一牙。没人来吃，手里挥掸着苍蝇，嘴里招呼着客人。走乏了，口渴了的行人，摊前站定，或者自己拣一牙，或者老板直接递过来一牙，一撅两半——不然兜中间一口，两边鬓角便满是西瓜汁瓤了——囫囵几口，啐出瓜籽儿，再以牙代刨地遛上几口，两手里便只剩下两片青绿的瓜皮。扔进瓜摊前的瓜皮篓里，定一定，盘算一下兜里的钱与肚子里的份量，或者给钱走人，或者再来一牙。

机灵的老板，电光火石之间，一牙已经又递上来。遇着我这路脸

皮薄的外乡人，只好接过来，再嗑一牙。然后不待吃完，钱已经拿在手里，老板也便只得作罢。

内地不多见的，是满满一板车蒙在毛毡下的冰块。

西域的夏天，酷暑难耐，来一碗加酸奶或者糖酱的刨冰，实在惬意不过。讲究些的，已经与大城市别无二致，有专门的刨冰机，制冰刨冰一气呵气。但是在老城里，或者乡下，吃的依然还是传统的，怕是传统延续几百年的刨冰。板车上的那些冰，似乎是从冰窖里趸来的。汉人也有同样的传统，北京至今还保留着几处名为冰窖口的胡同。冰是冬天开的大块河冰，储存在深埋地下类似地窖的冰窖里。夏天用冰的时候，再开窖取冰。我之所以以为巴扎上的冰也来自冰窖，是因为大多数的冰块外表甚至内部都夹杂着草叶泥土，如果是现代制冰机的产品，即便搬运过程中粘染泥土，也不至于深入内部。——在越南，店家夏天也是零买冰贩趸来的冰块。但是越南即便冬天也难得有厚实的河冰，所以冰块均为机制，形状四方，与巴扎上各自成形的冰块迥然不同。



路旁做油炸糕的小摊也买来一块，架在木凳上，穿着漂亮的粉色裙子的女儿，正在想办法把冰块表面的泥土杂质除去。先用水浇，融去外表的浮土。嵌入冰体的草叶，用刀一点一点剁去。小姑娘哪来多大的力气，看着着急的父亲埋怨上几句，去相邻的小摊借来一把剁肉

的斧头，三下五除二，冰块看起来差不多已经通体洁净。

剩下的工序，就是把冰块码在木桌上，最矮的桌角下，一只小桶接着融化的冰水。要有一块厚实的棉布蒙住冰块，减缓融冰的速度。有客人坐下，这边得抄起一只敞口海碗，就着冰块，一刀一刀地劈剁，碎冰四溅，海碗里接着大半碗，怎么也得浪费去小半碗。然后勾兑上酸奶，或者别的什么，一碗蒸腾着哈气的传统刨冰，便捧在了客人的手里。

冰还盛在铁盆里，在巴扎热闹起来之前，似乎还不用着急立在桌面上平白地融化去许多。忙了半晌的小姑娘，拿出一只小搪瓷杯来，舀起铁盆里融化的冰水，美美地喝了起来。

维吾尔人嗜腥膻，嗜生冷，即便孩子，也是从小如此。汉人却把自己的肠胃娇惯的愈发怯弱，一口冷水都会脾胃失调，五行紊乱，天地逆转，在南疆时间越久，越是不屑如此。可是剽悍的肠胃确实也是需要从小练就的，我强撑着依维吾尔人的方式饮食，可惜肠胃却总是败我兴致。这也许是另一种由奢入简易，由简入奢难。不剽悍，若是遇着剽悍的时代，怎么办？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乔勒潘路渐成巴扎的起始处，路旁是店面不小的坐商。即便是早饭，也是各色饮食皆有，包括抓饭。

临近着巴扎的爱力吾祖尔艾尔坑江英巴扎快餐——抄也要抄上半天的长店名——手抓里的羊肉实在新鲜。与除皮山以外的其他南疆县城同价，二十块钱一盆。不过，却有两大块连着肥油的羊骨肉。所以这样一同煮出来的抓饭，也更油腻，盘底汪着浅浅的一层羊油，痛饮砖茶，依然觉得无法解腻。

店里店外生意极好，除了几位兼顾着烹饪的年青人，忙前忙后的还有五六个五六岁的男孩子。最大些的，看着也不过十岁出头的模样，系着蓝布围裙，手脚不停的，却总是被大人们训着。小些的孩子，怯生生地闪开在客人们的桌前，努力让自己更有眼力劲，帮我拿一只茶碗，帮他取一把勺子。可仍然难免的，被吼上几句。

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今天周日的关系临时帮忙，还是平日里便已经帮着家里经营。

但是无疑的，在南疆，在县城里，即便是许多男孩子，也是一句

汉语不会说——我只能以此推测他们似乎已经早早辍学。在莎车，寻找阿勒屯路清真寺的时候，迎面撞着七八个男孩子，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年纪，我问领头的最大的孩子清真寺在哪里。他摇摇头，用维吾尔语回答我，意思应当是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

莎车与英吉沙，简直别如泥云。

整座英吉沙县城，不但没有像莎车那样形如战壕的武装岗哨，甚至连武装警察例行的街头巡逻也全然不见。

英吉沙巴扎与县城中心的相对位置，远远偏僻过莎车县的加气站，可是在英吉沙的巴扎左右，不但有汉人的店铺，而且县城里汉人餐馆的采购也在巴扎。骑着电动三轮车的大厨，油渍麻花的扎过来。是好主顾，就不要论其他。这边相熟的维吾尔菜贩，万上围过去，汉语不错过问着今天要些什么？

正在巴扎的中心，也有一处建筑工地。建筑工地里的汉人，三五结队地在巴扎里游荡，买些杂货，或者瓜摊前吃一牙西瓜。悠闲自在。莫怪昨天莎车同车而来的内黄人小张会说英吉沙和塔县一样的好，可惜老板把他分配到莎车，如果仍然能留在英吉沙，那他现在说不定也会出现在巴扎上，而不是正在回家的火车上。



英吉沙的维吾尔人，普遍汉语很好。我在菜市里游荡，正在码货的出售日用食品杂货的摊主与我寒暄。一瞬间，我居然想起了在介休

遇见的河东老裴，因为摊主也在问我，结婚了没有？多大年纪？唉呀老了老了。赶紧结婚吧。一如我遇见的那些有些固定思维模式的汉人。

我真高兴能和他这样聊天，虽然他不断地在说我老了老了。可是他的生意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这边提着甜瓜的男人要买一袋几斤装的大袋挂面，那边两位女人询问着哪种洗衣粉更好——我这么猜测他们反复比较的意义。摊主退回地摊的后面，拿塑料袋装货，收钱找零。没奈何，只好挥手道别。

当他知道我是旅行的时候，笑着和我说：我们新疆好不好？我们新疆亚克西。

我们的新疆亚克西。

遗憾的是，没有能找到铁匠艾力。

也许是铁器巴扎另在别处，也许是时间还早，艾力还没有过来摆摊，我怎么也没有能找到他。

其实即便见着艾力，又能怎样呢？艾力打的是马掌，英吉沙的汉人是用不到的，艾力的生活与汉人并没有什么交集。

问题就在于此。

在南疆，甚至北疆，共同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可是大多数维吾尔人的生活与汉人的生活全无交集。汉人做着汉人的生意，超市旅馆还好，饭馆绝无可能有维吾尔人光顾；反之亦然，不同的只是汉人会偶尔光顾维吾尔的饭馆而已。

至于其他，彼此的思想，即便近在眼前，了解的渠道也是来自不知道哪里的传言，正确的以及错误的。或者是相当然，维吾尔人一定怎么样，汉人一定怎么样。

没有沟通的意愿，当然很多时候也没有沟通的渠道。

擦肩而过，形同陌路。

疏勒县与喀什市相距大约十公里，一路公交汽车往返两地。

疏勒与喀什并无不同，也许只是稍逊繁华。一路公交汽车终点站在张骞公园，一尊青铜铸就的张骞铜像，清冷冷的伫立在我入南疆以来最为酷热的阳光下。汉式建筑的疏勒历史博物馆，馆门紧锁。自入

和田以后，和田博物馆、莎车博物馆与疏勒博物馆，馆馆闭馆，不知所为何故？

疏勒，前汉疏勒国地。“疏勒国，王治疏勒城，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疏勒国地，相对于现在的行政规划，大致包括伽师、岳普湖、英吉沙、疏附、疏勒以及阿克陶县城周围平原。西域大国。

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以后，强盛而起的莎车兼并疏勒。于阗攻灭莎车后，疏勒国役属于阗。其后，龟兹攻杀疏勒王，后汉军司马班超由于阗至疏勒，助其复国。数度反复之后，至受后汉册封汉大都尉的臣磐为疏勒王时，疏勒渐盛，复为西域大国。

北魏以后，疏勒为柔然所据，北周至隋时属突厥。

唐时，疏勒归唐。龙朔元年，疏勒置佉沙都督府，上元二年，改为疏勒都督府，为安西都护府四镇之一。

喀喇汗国，国都巴拉沙衮，陪都喀什噶尔。喀什噶尔首现于史籍之中。喀什噶尔，قەشقەر，Qeshqer。Qesh意为各种颜色，Qer意为用砖砌成的房屋，Qeshqer即为各色砖屋之意。

喀什噶尔是伊斯兰教东传新疆的原点。

清时，喀什噶尔的建制颇为复杂与混乱，但这也是必须厘清的，因为事关喀什与疏勒、疏附二县。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清政府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一员，总办天山南路八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事务；二十七年，在今喀什市区西北二里处筑徕宁城，或称汉城；道光六年，徕宁城毁于张格尔叛乱。七年，重筑汉城，名恢武城；光绪八年，置喀什噶尔道，道员驻恢武城；九年，置疏勒直隶州，并在喀什噶尔道城置疏附县，意为附属疏勒直隶州，由疏勒直隶州所辖；二十八年，升疏勒直隶州为疏勒府，辖疏附、伽师二县与巴楚州。疏勒府本府，大致包括今伽师、岳普湖二县与阿克陶县部分；至三十四年，喀什噶尔道辖疏勒府、莎车府、和阗直隶州与英吉沙尔直隶厅；民国二年，疏勒府本府改为疏勒县。

而如今的喀什市，直到我此行用以规划路线的民国三十七年版地图上，仍然不见。建置之晚，实在是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一九五二

年，才以疏附县一区建喀什市。

于是，喀什市成为新的喀什噶尔。

往来喀什与疏勒，必经喀什南关。

而在喀什南关，有我一路而来遇到的最为逻辑混乱的检查站。当我坐在英吉沙来喀什的长途客车上时，被截停，逐一通关查验身份证；当我坐在疏勒来喀什的公交汽车上时，安然而过。而英吉沙至疏勒间，并没有额外的检查站。

我有些恍惚。如果坏人从英吉沙坐长途客车而来，然后在疏勒下车，多花一块五毛钱的犯罪成本转乘公交汽车，怎么办？

喀什本身就是一座逻辑混乱的城市。

人们，游客从四面八方来到喀什，来喀什看南疆。可是喀什除了地处南疆，与南疆还有什么关系呢？

做为地处南疆的，现代化程度最高，世俗化程度最深的城市，喀什与乌鲁木齐并无不同。

与我游荡在喀什，无论新城旧城，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将喀什与一路来时见着的南疆关联在一起。

一片建筑在高土台塬上的老城，支离破碎，却有着导游的指示牌，有经营旅游商品的商铺夹杂其中。哪里有于田或者英吉沙老城的完整与幽雅？

艾提尕尔清真寺在礼拜时间，也在门内立起了禁止参观的告示牌，但那也意味着在穆斯林每天五次的礼拜间隙，便是可以买票参观的。如里像在皮山莎车清真寺，接近都那么困难，遑论参观？

不过，这却是我乐意见到的南疆。

虽然我知道这并不真实。

我返身回到了喀什客运站，买到明天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客车车票。

座号：1。

我想去看看塔吉克人。

可是，我想看到的是生活最起码比在塔吉克斯坦要好的塔吉克人。

我不想再看到贫穷，我更无意于把那些因贫穷落后而生的木讷赞美为纯朴——那是可耻的。

虽然我知道这并不现实。

那权作是退避三舍吧。

退避酷暑，退避南疆。

2014.06.16 02:27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吐曼路

南疆纪行之十五　塔什库尔干路

清晨，在喀什客运站，在开往塔什库尔干的客车上，如果不是坐在我身边的仪陇男人提醒，我险些流落在阿克陶县盖孜村，挤坐在边防检查站内的座椅上，等待着不知道时候才能有的回返喀什的客车。

我的旅行，除却大致的方向，便不再有其他的计划。明天的去处，只是今天的临时决定，致于去到那里做些什么，唔，到了那里再说吧。于是，我为这样疏忽草率的旅行付出了代价。

已经来南疆十几年，全家都在塔县的仪陇男人，已经显得苍老。包袱卷儿已经安置在行李厢，手里只有一瓶红茶，横着握过来，再竖着握回去。有一搭没一搭说着昨天喀什的酷暑，说着塔县凉爽如深秋的夜，忽然他问我："你办边境通行证了吧？"

语气就像是问我："你买车票了吧？"

我的回答让他瞬间出离愤怒："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来塔县是要办理边境通行证，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甚至昨天卖我客车车票的售票员。我下车向在站里闲聊的司机确认，他的回答不容置疑，没有边境通行证，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来塔县的。

我在整整一客车不可思议的眼神中灰灰溜下车，退票，然后找出租车去喀什边防支队。办证大厅里，队伍不长，可队伍却一直那么长。负责办证的边防战士，操作并不熟练，已经办证效率缓慢。无可奈何，只好央告排在队首的一家四川人，还好大家都很理解我的愚蠢，为了不致于让我再错过十一点的末班车，——喀什客运站每天发往塔县的客车只有两班，九点半的早班车是固定班次，十一点的末班车却是机动车次，如果乘客太少的话，便会取消班次。——他们让我插队在前。

于是，我终于在十一点前赶回喀什客运站。偌大的停车场里，换

作依维柯的塔县客车，里里外外，空无一人。

没有上报班次，客运站甚至不再出售车票，是随时取消班次的意思。

我有些绝望，我已经开始盘算着或者直接北上阿图什。

巴基斯坦，果然是与中国有着伟大友谊的邻邦。

一帮巴基斯坦兄弟拯救了我，提着学生的行李，他们笃定地开门上车，安置箱包。然后走下车来，向我伸出了友谊的双手。

Kashif，来自巴基斯坦的Faisalabad，穆斯林。有些白发，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的四十岁显得苍老。一九九八年开始来中国做他的木制装饰品生意，如今安家在喀什噶尔，最大的孩子已经十岁。

他不能说汉语，但是他可以说流利的英语与维吾尔语，以致于当他最初与客车司机交谈的时候，我甚至以为司机是可以说乌尔都语的天才。

司机确定只是会说维吾尔语的维吾尔人，阿不力克木，二十多岁的年纪，热情友好，汉语流利。他的解释是，只要能凑够十个人，就可以走，“最起码够油钱。”坏消息是，在客运站里，只有我与Kashif两个人，他的弟弟只是来送站，并不同行；好消息是，已经有另外四位乘客打电话通知，正在赶来客运站的路上。

只差四个人。但是为了保险起见，Kashif与我用英语商量，然后用维吾尔告诉阿不力克木，阿不力克木再用汉语和我确认，最终我们三方达成协议：如果实在凑不够人数，我们愿意出更多的车票钱，以弥补阿不力克木的损失。

塔县驻喀什办事处门前有往来两地的私人营运的越野车，每人单程一百二十块钱。客运站的塔县票价五十五块钱，所以即便我们多出一些，仍然是合算的。

好在，直等到将近十二点半，客车终于凑上了九个人。虽然比起预期的人数还差一人，阿不力克木还是决定出发，并且也只字未提让我们再补上一位乘客票价的要求。

在南疆旅行至此，比起在内地旅行时，最为愉悦的体验就是，做小生意的维吾尔人，从未曾欺生宰客。最近的例子，是在英吉沙，因为已经熟悉大体的价格，所以渐渐付款时也不再询问价格，直接递过

去合适的整钞。抓饭，我以为仍然是二十块钱，因为有两块肉，算是大份的抓钱，我想着价格可能还会更高，但是实收十七块钱；找一辆摩托车回宾馆，我错指了路，绕远一段，实收仍然三元；从宾馆去英吉沙客运站，路程不远，大约一公里左右，给出租车司机五块钱，以为是起步价，拎包准备下车时，司机又找回三块钱，只实收两块钱，比摩托车还便宜，实在是我平生乘坐过的最便宜的一次出租车。

相反，汉族做小生意的买卖人，倒还是依然保持着精明的本色。在皮山的川菜馆，按菜谱点一份二十块钱的菜花炒肉，老板轻描淡写地说：没有鲜菜花用干菜花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结账的时候，菜价却变成了三十八块钱，捋着菜谱向前看两行，果然还有干菜花炒肉一道，无话可说，一壁付钱，一壁心痛。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在喀什之南，中有疏附与阿克陶两县。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部，西北与塔吉克斯坦接壤，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边境重镇之中的重镇。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地区，新疆极端宗教势力份子，时常选择经由塔县偷渡两国。

大多数人只看见塔县的宁静，却不知其隐蔽处暗流之汹涌。

314国道过疏附县以后，帕米尔高原，也即葱岭的边缘山峦，已经隐约在天际。

远远可以眺望见的山前的一片绿洲，是疏附县乌帕尔乡。虽然是周一，但国道两侧依然有热闹的巴扎。停车午饭，生意最好的饭店里，里里外外坐满了食客。维吾尔人，以及真真是无处不在的汉人。

看起来，几个汉人的穿着打扮，并不像是在做工，而更像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单坐一侧的男人请客，对面两人略有些拘紧，一个劲儿地推辞着只做得一盘的拉条子，不愿先吃。

可能是在承包土地的河南人。

也许，对于以农耕立命的汉人，那些生于田地，并且一生未曾离开田地的人们，命运将如蜜蜂般辛苦劳作一生。而那些土地，便如花儿，不论在哪里，眼前抑或天边，他们总能觅到这里。扎下来，然后在万里外继续着万里外的劳作。

乌帕尔乡，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埋骨之地。

隐匿在一片白杨林后的，远处的山丘上。

我无意去叙述喀什噶里，他如此伟大，他因他的《突厥语大词典》而如此伟大，他再也无需任何赞誉，无需任何粗浅的笔墨。

所以，我有意去叙述的，只是客车里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出发的这几个人。

赶来客运站的四个人，四个塔吉克人。爷爷，他的儿子与孙女，还有一个也许是他仍然独身的小儿子。

客车里空落落的，爷爷独自躺在最后排的长椅上，只是在停车的时候，坐起来，张望着发出了些什么。高高的个子，却瘦到无可再瘦，一抹白胡子，一身中山装，一顶几乎是塔吉克人用以标识族别的黑绒圆高筒帽。轻飘飘地下车，轻飘飘地上车，几次司机发动引擎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却要张望着车外，等着老人从哪里轻飘飘地走来，拉着扶手，上车坐在空着的售票员的座位上，歇口气儿，和司机聊上几句，再弓着腰，走回后排坐下，慢慢躺下，仿佛不曾存在。

他的小儿子独自坐在他前面第二排，不言不语。他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如果他能够出生在大城市，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也许会是很多人的明星。可是现实是，他木讷地坐在那里，指甲缝隙里满是污垢。唯一看见他的笑容，是在乌帕乡的午饭以后，他与他的兄弟落在最后，他的老父亲站在车门探头四顾张望。后来兄弟俩终于跑了回来，他提着一袋新买的烤馕，调皮的孩子做了坏事被发现后羞涩地笑着，从老父亲闪出的缝隙里挤上车，抱着烤馕，重归平静。



我却没有留意他的兄弟，只隐约记得他没有他的弟弟英俊，面颊上的皮肤更红，久居高原被阳光炙灼出的红。我只是在留意着他的女儿，梳着四根细细的小辫子，三根在后，一根在前。实在太害羞了，总是躲在父亲的怀里，我一起惦记要给她拍照，可是总也没有机会。直到让我险些流落在那里的盖孜村，盖孜边防检查站，所有的成人们步行通关接受检查，只有她自己被留在客车上。她跪在座椅上，等着父亲的回来，像独自在家守夜的孩子。我出现在窗外，虽然不是父亲但总算是一个熟悉的人，可以让她感觉些许的安心，于是她不再躲藏，笑了起来。越笑越开心，以致于笑得都改变了模样。她原本更漂亮的。



盖孜边防检查站左右，有许多简陋的商店，一间土坯房，一间铁皮房，或者一间木屋，出售些最简单的食品与饮料。往来盖孜检查站的车辆非常多，往来喀什与塔县的，往来喀什与巴基斯坦或者塔吉克斯坦的，还有更多的工程车辆。

阿克陶县境修筑在塔什库尔干河河谷中的314国道，正在整体重修新建，加上奥依塔格、盖孜、布仑口-公格尔水电站与公格尔隧道的建设，穿越阿克陶县，等于穿越一处巨大无比的建筑工地。简直没有尽头。

无数的建筑工人，围绕着他们的建筑工地生活着。蓝白色的工棚、借用的土坯房，或者是几顶帐篷。日常吃用，自然是由工地负责，可是多少还有些零花，买包烟，买瓶酒。就是这么一些微小的需求，依然有人会为着这其中不多的利润，万里迢迢地赶来——也许就是工人们的家人。于是简陋的商店，随着工地铺展着。条件远比盖孜村的更为简陋，不再聚集在一起，孤零零的一处。没有水，没有电，最好的，是在屋顶支起两张太阳能电池板，一切关于现代化的用度，仅系于此。

坐在我身后，在喀什客运站最后上车的武威人说没有修路之前，从喀什到塔县的车程是五、六个小时，而现在需要七、八个小时。不过如果修好以后，像环绕布仑口水库如画的一段路程，那时候来塔县

可能会更快。

武威人有地道的甘肃口音，一切认可，喜欢说：“就是。就是。”

他穿着一双布鞋，军绿色的制服裤子，只提着一只蓝色的无纺布口袋，模样像是旧时代的干部。也有干部的矜持，不喜欢我的探问，回答似是而非。

“去塔县出差？”“就是。”

“那过两天还回喀什？”“就是。”

与我同排左侧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新乡人。

他让阿不力克力这趟班车的收入再少一些，还没有到阿克陶，他便在一处名作江西工业园的路口下车。虽然仍在疏附县境，但是已经是四望无限的戈壁，下车的三岔路口，空无一人。

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人才真的是有勇气，他告诉我他是第一次来南疆，万里迢迢地，一个人站在前途未卜的三岔路口。与我这样的浮光掠影不同，我知道我随时可以离开，哪怕就是明天，而他告诉自己的，一定是要让自己努力在这里坚持下去。

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民族宗教，只有工作，只有生活。

努力地生活。

武威人的身后，是一位体格魁梧的塔吉克人，穿着阿迪达斯的运动衫，仿佛是格斗项目的运动员出身。

在乌帕尔乡的午饭，我们坐在同一张桌上。

一人一盘抓饭。

我带着一瓶饮料，没有打算去喝桌上的砖茶。老板摆上两只茶碗，他默默地拈起一只，倒上小半碗，涮一涮，洒在地上，再斟满一碗砖茶，默默地摆在我的面前。

我没有喝饮料，一直等到他先起身，我再离开。他的抓饭吃得太干净了，带骨的羊肉，发力掰开，细细吃净每一绺丝肉。盘里更是一粒米饭也没有剩下，一切悄无声息。我却不能像他那样精巧地使用勺子，除非我把餐盘刮出刺耳的音乐。于是我的盘子里满布米粒，比较之下有些尴尬，索性等他先走。

等到他上客车的时候，一手提着两个大西瓜，一手提着一箱牛

奶，纸箱上写着学生饮用奶，应当是带给他的孩子的吧。

在距离塔县县城很远的地方，也是一处三岔路口，他起身下车。那时候，忽然下起了雨，还有猛烈的风。

我打开车窗想拍一张照片，瞬间居然感觉到刺骨的寒冷。

四周雪山的雪顶，却仍然在阳光下，有刺眼的光芒。

Kashif着实吓着了我。

他跟着我住进了同一家宾馆，一家住着几乎全部是巴基斯坦人的宾馆。不知道是他的生意有些艰难，还是生性节俭，我既然已经寻着了便宜的宾馆，但他还是希望能与我平摊一间标准间。我告诉他我要写东西，可能会很晚，不太方便。

我本来并没有打算写多晚，可是他却让我不得不写到很晚。深夜一点，忽然有人急促地敲我房门，着实吓得我不轻，以为有什么不轨的人找上门来。是Kashif，告诉我他的腰背部忽然剧痛，无法遏止。他求助她妻子在巴基斯坦做医生的姑姑，得到的答案是让去医院注射东良菪碱——一种强力麻醉品——他希望我陪他一起去医院。

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塔县，午夜的街头，感觉到冷。

没有什么行人，鬼祟的有车辆靠近，守候在远处的警车立即拉响警笛呼啸而来，倒也安全。

医院当然是不能随意给人注射麻醉品的，要求Kashif必须先做B超，以免是肾结石。Kashif强调他的疼痛已经持续十几年时间，在巴基斯坦也做过全面检查，但是医生依然开出一百二十三块钱的B超检查单。我告诉Kashif，所有中国医院都是要通过检查项目盈利的，希望他能理解。Kashif迅速地计算着，得出的结论是检查费用远远地贵过巴基斯坦，可是如果放弃检查，如果万一是麻烦的疾病，他明天一早要搭汽车经红其拉甫口岸回巴基斯坦，担心路上犯病，犹豫以后，决定还是先做检查。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医生当然更不能为他注册麻醉品，甚至不能开止痛药——看来塔县的管制非常严格。不过Kashif在做检查以前，已经不再感觉到疼痛。

一场虚惊。

回来的路上，他和我说他先是求助宾馆里的巴基斯坦人。但是他的那位同胞却只是告诉了他医院的方向，并不打算碰他同去医院。而我，却在被他惊吓以后，还是慷慨地踏上去医院的夜路。

在医院里，我告诉他塔里克人也是可以说维吾尔语的。他当然知道，只是害怕自己的维吾尔语应付不了复杂的场合。我问他为什么不学学汉语？Kashif答非所问地坏笑着说：我的汉语是和女朋友学的。

还能说什么呢？

中巴友谊万岁。



宾馆是阿不力克木向我推荐的，他非常了解如我这般背包游客的住宿需求，便宜。

离开喀什，出城之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本没有料到今天会发车来塔县，他的妻子等在路边，似乎要交接些什么。

阿不力克木的小儿子还抱在妈妈的怀里，大儿子怯生生地站在车厢里，看着车里的乘客，越看越害怕。阿不力克木热烈地亲吻着他的孩子们，唇对唇的亲吻。不知道阿不力克木和他们说了些什么，被抱下车去的孩子，忽然哭了起来。

阿不力克木颇为得意地回头，冲着看着他的人说："我的小孩。"

他实在是一个快乐的维吾尔人，他说他以前开载重货车，拉木材去广州，去东莞。去过三次，他喜欢广州，"是个大城市，什么都

有。”

可是路上很辛苦，走在长沙的高速公路上，几个维吾尔司机看不懂全是汉字的指示牌，稀里糊涂地走错了路。交警自然唯结果论，大额罚单把几个司机吓个半死。还好他们为了安全，提前把钱藏在座椅的垫子下面，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了交警，终于没有让大额罚单罚到流落湖南。

路上很难有合适的“穆斯林食堂”，他们就随身带着馕和方便面，在休息区找开水，一顿一顿对付着。他说起来，还是乐呵呵的，说那些南方的汉人司机，从来没有见过馕，都向他们要来尝鲜。我倒是替他打抱不平，说那些汉人司机尽点你们的便宜。他忙辩护着说：“没有，没有，他们也给我们吃的。苹果，香蕉。”

不过，现在好像一切都以“今年”成了分水岭，快乐也好像被分在了“今年”之前。

“今天的人太少。”他说，“昨天还好。”可是即便还好的昨天，也不如去年前年更好。去年，他有时候一车就拉十五个游客，最多的时候二十个，而今年直到现在，坐他的客车来塔县的，也不会超过二十个。

“都是些小小小小的事情，就都害怕了。”阿不力克木比划着小指的指尖说。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生活就将一直这样下去吗？身份证就将一直每天查下去吗？阿不力克木从村子里到公司，每天往返两次，会被检查身份证六次。太麻烦了。有一次，公司打电话来说有急事，他却被拥堵在检查站里，怎么解释也不可以，险些和警察吵了起来。检查了一个小时，再赶到公司，事情已经过去了。

他说：“警察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他是说险些和他吵起架来的那名警察，他学着他的口气，语音极不耐烦地皱着眉头挥手道：“你！过来！”

而就在不久前，最紧要的身份证，却丢了一次。

他的外套就搭在驾驶座的靠背上，结果有一天，他回到车上的时候却发现外套不见了。他的身份证，农业银行的银行卡，都在外套里。

他简直没有办法出门，幸运的是，第二天，有个汉人给他打电话，说自己下车的时候错拿了他的外套，现在人已经在泽普。可以把证卡还给阿不力克木，但是需要阿不力克木自己去泽普取。

并且，向他索要两百块钱。

我再次比阿不力克木更感觉到义愤填膺，“凭什么呀？他说他是错拿的，但是他根本可能就是偷的呀。”

阿不力克木似乎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略有迟疑，然后表示不屑：“那不可能。”

“没有关系，那也比补办方便。”

阿不力克木去了趟泽普，加上往返车费与那个汉人找借口又多要的五十块钱，总共花了四百块钱。

“这还是划算的，多跑两趟客车也就回来了。”

塔县很小，Kashif说他一九九八年第一来的时候，只是一座Small village。不过，现在却多少已经有了县城的模样，一条东西走向的塔什库尔干街路，商铺鳞次栉比。最多的是宾馆，旅游开发也是塔县的立县之本。

宾馆老板说，前年游客最多，满坑满谷，所有宾馆都是住满的。去年也不错，可是今年已经很少再能看到游客。

所以住在他的宾馆里的，九成是那些奔波往返于红其拉甫口岸的巴基斯坦商人。

对于来自饱受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制造的各种恐怖袭击的巴基斯坦的他们而言，新疆的这些事情实在不值一提。Kashif说他很喜欢喀什噶尔，大城市，热闹，平安。

塔什库尔干路上，放学的塔吉克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走在机动车道的边缘。塔吉克年轻人，一如其他县城里的维吾尔年轻人那样，会有一辆摩托车，几个人骑坐在一起，或者忽然呼啸而过。街道两侧的店铺门前，重庆四川菜馆前，汉人们取在一起闲聊，打牌。足疗按摩店，或者某些宾馆的门外，坐着些百无聊赖的女人。

依然是彼此生活在一起，彼此生活却又似全然无关。

2014.06.17 12:00　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

路 功德宾馆

南疆纪行之十六　塔什库尔干

一夜无休止的东北话、维吾尔语以及乌尔都语，似乎直到清晨才寂静下来。

只是片刻，片刻又重新是无休止的东北话，维吾尔语以及乌尔都语。

宾馆里的东北人，与老板同样来自沈阳，他们要去巴基斯坦做路桥工程，这一去，落雪之前，就只在巴基斯坦了。他们搭铁岭人经营的国际客车，就停在塔县客运站的场院里。卧铺客车，人并不多，铺位上塞满无数的行李。

Kashif是宾馆里最后搭出租车去红其拉甫口岸的巴基斯坦人，清晨他的背痛又犯，好在仍然是片刻自愈。握手道别，他希望我陪他同去口岸，拍拍照片，再自己回来。

沈阳人问我：你是他的翻译吗？

我为我没有拿到的薪水懊丧，于是拒绝了Kashif，我说我要去吃早饭，我太饿了。

随口问了一句塔吉克人出租车司机：中巴友谊友谊宾馆在哪里？他手指向西南，并且也知道，关了。

中巴友谊宾馆就在通往红其拉甫口岸的中巴友谊路旁，不起眼的招牌，宾馆正门开在后身院内的停车场里，房门紧锁。

依然还处于被查封的状态。在平静的塔县，人们即便不知道中巴友谊宾馆具体在哪里，可是当打听起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先提醒你：关了。以为你是要打算住宿在那里。

大约就在一个月前，在中巴友谊宾馆内查获三名恐怖份子。收缴的有砍刀，地图与望远镜。后来从监控录像里看到，他们似乎经常出

现在附近慕士塔格路十字路口的农业银行，也许是踩点。

“那里的人最多。真吓人。”

昨天宾馆老板和我说起来的时候，确实看得出来心有余悸。

而且，之前还有恐怖份子在偷渡阿富汗时被抓获，审讯时，他供述在塔县的时候，也是住在中巴友谊宾馆。

中巴友谊宾馆是维吾尔人经营的，所以在汉人解读起来，大概就成为：维吾尔老板包庇他们自己人。

可是，就像我在南疆会选择入住汉人经营的宾馆一样，维吾尔人必然也会选择入住维吾尔人经营的宾馆，大家只是彼此方便。如果我是一个没有被记录在案的罪犯，或者只是一个有犯罪意图的初犯，宾馆老板又怎么能清楚我的犯意，预判我的犯案呢？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大约就是现在生活在南疆的汉人对周遭环境最真实的反馈。“如果有维吾尔人来住宿，我都先给派出所打电话，他们两分钟就到，查过了没事我才让他们住。”这是汉人宾馆老板的解决之道，无疑这是稳妥的方法，而同样无疑的，中巴友谊宾馆的维吾尔老板肯定没有采用这种稳妥的方法。

割裂民族，割裂社会，无疑是恐怖份子们所期望的，不幸的是，似乎我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帮助他们达成目的。

即便是在大家以为南疆最为平和安详的塔县，也是如此。

我们极为擅长并且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将个人行为标签化为群体行为，进而予以标签化地喜爱与厌恶。

当然，这也是人性。马克·库班（Mark　Cuban）在谈及最近唐纳德·斯特林（Donald Sterling）的种族歧视言论时说道：

“如果在深夜的大街上，我看见了一个穿着连帽衫的黑人少年，那么我会走到街的另一边去。但是如果在另一边却有一个满身文身的秃头白人，那么我又会走回来，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偏见与歧视，但是我们得学会控制自己。”

而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但不会控制自己的这种偏见与歧视，有时候反而会变本加厉。比如已经将导致我们自我割裂的地域歧视，将个体行为标签化，甚至将传闻谣言标签化。

而在塔县，我悲伤地意识到，如果我们放任这种自我割裂，那么割裂的不仅仅只是汉人与维吾尔人，甚至包括素来与世无争的高山塔吉克人。

有些人可能自以为自己仅仅只是在标签化维吾尔人，那我的困惑在于，仅以塔吉克人为例，我们如何区分维吾尔人与塔吉克人，以免当我们因畏惧而疏离，或者表现出其他歧视行为的时候，不会误伤塔吉克人？

语言？虽然高原塔吉克人彼此之间说帕米尔语，但是新疆的塔吉克人，兼用维吾尔语，使用维吾尔文，对于非突厥语族的汉人而言，没有任何以语言区分两族的可能。

人种？维吾尔人与塔吉克人血统来源复杂，塔吉克人绝对仅仅呈现出欧罗巴人种的外貌，突厥人种外貌的塔吉克人，以塔县而言，不在半数。

服饰？这本来是可以的。但不幸的是，塔县的塔吉克人，女性大多还有身着民族服装的习惯，而男性基本已经身着世俗化的服装。而年轻人，甚至连最后可以区分民族的服饰，帽子，也很少佩戴。

走在塔县的街头，我努力观察着所有人。关于他们的大多数，我在询问我自己，如果这是在乌鲁木齐或者喀什街头，我还可以分辨他们的民族吗？

绝无可能。

而且，因为地缘、种族、语言、宗教等等方面的接近，南疆诸民族之间，彼此之间更有认同感，因此也更容易同情对方。

我们的自我割裂，可能会在最后，把所有人都推搡到对立面。

包括热情友善，看见你坐在路边，会停下车来，载你回家，然后摆上餐桌，端出馍馍与酸奶请你享用的塔吉克人。

我甚至感觉庆幸，我仍然能享受到塔吉克人的友谊，虽然实则他们也是怨声载道。

那会儿，我只想走近天边的葱岭，走近天边帕米尔高原的群山，虽然已经身在葱岭，身在帕米尔高原。

但是，如果可能，所有的聚族而居的开始，都会选择在水边。塔县自不例外，大约是在塔什库尔干河河谷之间。虽然海拔已有三千一

百米，但仍然如盆地一般，四周的山峦。

我决定向西，正对着塔什库尔干路西边天际的雪顶，似乎是发生万物的起源。自清晨到日暮，如关隘般的那处雪顶，始终升腾着云烟，仿佛云是被吹起的雪，或者其后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宇宙。



最初我却没有找到通往天际的路，我在积满无数鹅卵石的土泥上，跨越一道又一道塔吉克人的篱笆。

那是在瓦尔希迭村，塔吉克人土夯的院落，间隔数百米的疏离地散落着。而他们的铁丝篱笆，却在百米外彼此相连。铁丝篱笆内一无所有，也许有一天，他们的牛肉会从牧场回来，生活其间。

所有的树，都种在自家土夯的院落里，红柳或者胡杨，挺身向上，守望者一般眺望四方。

终于找到路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坐在路旁硕大的鹅卵石上，听着葱岭的风，看着那处雪顶喷薄而出的云，渐渐布满天际。

一辆蓝色的农用三轮车从山脚下上来，路过我时，马散·木扎菲尔向我挥手，然后指指天际，意思是我还要继续向上吗？

甚至没有等到我的回应，他已经停下车来。

马散在塔县县城里给汉人老板打工，他的羊，在红其拉甫。

新建的夯土院子，还没有树能越过院墙，眺望天际。房门紧锁，

他打了电话，他的父母才从院后绕回来。他们正在努力开荒，山峦下的坡地，太多的鹅卵石，清理出任何一块平地也是极不容易的。

马散的母亲微笑着说声你好，然后径直走向西屋。马散的老父亲缓缓走过来，笑起来，然后伸出双手。我很想像塔吉克人那样与塔吉克人握一次手：握起手来，抬在唇边，然后彼此亲吻对方的手背。这也许是平辈之间的塔吉克人的握手，我在街边看见的另一次握手，一位塔吉克男人走向骑着电瓶车的女人，然后伸出手去，让女人亲吻他的手心。也许有趣的，正是因为我的一无所知，如果一切了然于胸，那么我会视而不见。

但是无知让我知道不能造次，只好简单的也伸出双手与马散的老父亲相握。粗砺的劳作的手，虽然马散依然年轻，但在握手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粗砺。

马散比我小十岁，可是看起来显得比我还要苍老。



一起回来的，还有马散三岁的儿子。看见孩子，马散撒欢儿似地扑上去，儿子又喜又惊的想要逃跑，被马散一把抓起，抱在怀里，亲热起来没完没了。

细微的不同在于，和昨天的司机阿不力克木一样，塔吉克人也是像情人那样长时间地与孩子们唇吻，而不是像汉人那样，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只以脸颊互搏。

院门与群山同向东，待客仍在正房北屋。玄关以后，向下两级台

阶的客厅，也是卧室。西侧是与里屋隔断的门墙，其余三面，均是土炕。炕上铺满彩绣的毛毯，美丽而温暖。屋顶开天窗，两扇玻璃窗，敞开一扇，屋里取暖的煤炉烟囱，直直地伸出窗外。马散与老父亲从玄关搬出几乎填满客厅的餐桌，然后在东侧的炕沿铺一条软垫，请我入座。

而马散的母亲，已经端来塔吉克人的馍馍与酸奶——西屋应当是他们的厨房——摆在我的面前。



马散的妻子与大女儿没有在家，小儿子好奇地东张西望着陌生人，可又怯生生地害怕，我伸手招呼他，他却不敢向前。

他的父亲与祖母都认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于是板起面孔教训他，他终于鼓起勇气走过来，握握手，然后心不甘情不愿地被我抱坐在腿上。

我把第一勺酸奶喂给了他，三岁的孩子被礼貌束缚得无可奈何，只好浅尝了一小口，然后再不愿吃。

马散倒是不见外，同一把勺子，我一勺，他一勺。

我又想起了在莎车阿勒屯公园里的那杯冰淇淋。

我耽搁了马散太多的时间。

我并不想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开口告辞，就这样忽然闯进别

人的家里，又吃又喝，然后抹嘴起身？

后来我才知道，电话是马散的老父亲打过来的，他们要继续他们在院外开荒的工作。

马散拎一把铁锨，他的母亲锁起门来跟着他，小儿子欢蹦乱跳在最后。老父亲已经在那里，蹲在地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捡起，抛开。

塔什库尔干，音译自维吾尔语تاشقۇرغان，原意为石头城。石头城，本指前汉蒲犁国王城旧城，可确实也是塔县地貌的真实写照。

马散和我说："这里种地太难了，都是石头，太难了。"

他并非一直住在这里，屋院也是新建，一切前因后果让他很愤怒。他一次又一次提起他微薄的收入，然后问我：

"你的衣服多少钱？"

"只够两件。"

"你的鞋子多少钱？"

"只够一双。"

忽然下起了雨，身后的山峦忽然淡了，看不见雪顶，只看见雨云喷薄而出。

戴着红领巾的塔吉克小姑娘快步地向山下跑，看见我，笑起来，然后继续跑，边跑边回头看身后。

然后雨就下了起来。

远远回望过去，马散一家仍然蹲在院外的地里，开垦他们的土地。

塔什库尔干是很少下雨的。小姑娘不想被雨淋湿了漂亮的衣服，大人们却无所谓雨大雨小，不急不缓地走着。

雨水只仿佛是凝结成滴的风。

2014.06.17 22:01　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路 功德宾馆

南疆纪行之十七　伽师

没想到今夏遇着的第一场雷雨，却是在遥远的干旱的南疆。

如果晚一分钟，真的仅仅只是一分钟，我可能就会在喀什南站站外的哪里，看着喀什南站海一般的院场。

侥幸，在雨势初起的时候，搭上一辆伽师回城的出租车。在雨势渐浓的时候，坐在开来伽师的客车里。忽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世界瞬间只剩下同来伽师的这些人们，窗外一片混沌，裹挟着遮阳网棚上黄沙的雨水浇在车窗上，客车仿佛正在沉入无尽的泥泞的海。

后上车的人们，浑身湿透，一位清瘦的穿着月白色夹克的维吾尔人坐在我的身旁，我的身旁像是坐了一杯水。后来，他似乎觉得自己还有进一步的湿透的余地，忽然起身，把夹克从衣领拉起蒙在头上，冲下车去。

片刻，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我的身旁坐着一杯打碎了玻璃杯的水。他买了五只烤包子。从清晨九点到下午四点，我粒米未进，饥肠漉漉。他似乎知道我也正饿着，提着装着烤包子的塑料袋让我，叶城那天的假模假式再次重演，我下意识地推辞。他嚼起了他的烤包子，我知道烤包子里仍然是油腻的羊尾油，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把所有的羊尾油都吞下去的。

烤包子的香味让我的饥饿险些变得有独立人格，自己冒雨下车觅车再不再顾我。我心里暗自祈祷他能再让我一次，可是吃完了两只烤包子的他，居然径自昏昏沉沉地睡去。

一路上，昏睡着的他的头始终不自主地搭在我的肩上，像是一只长胡子的烤包子。

剩下的三只烤包子就在我们之间的座位上，我乜斜着看了无数次。

伽师是此行南疆以来，途经的第一座没有国道过境的县城，与喀什之间，仅有311省道相连，并且省道止于伽师。

做为南疆第一重镇，喀什交通四通八通，不再似其他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城市那般，线路单一。除却向东南的英吉沙、向西南的塔县，向东北还有阿图什，经疏勒向东有伽师，向东略偏南有岳普湖、麦盖提。之所以选择伽师，是因为伽师其地，是疏勒国在唐时的王城。《新唐书》西域传载："疏勒，一曰佉沙，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居迦师城，突厥以女妻之。"由此可知，唐时疏勒国裴氏王城，即在迦师城，即今伽师县。伽师县，初治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雨只在喀什，省道向西不远，一切平静。土地仍然是干燥的，没有半点邻地有雨的迹象。就像我仍然是饥饿的，没有半点邻座有吃的迹象。

将近迦师县的米夏乡，有今天途经的唯一一座检查关卡。也是自入南疆以来，最为玩忽职守的一座检查关卡。客车按部就班地停车，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乘客主动下车接受身份证查验。其他乘客无动于衷，却也没有警察干涉。坐在身份证查验器的维吾尔警察，手枕在机器上沿，低头自顾自地看着手机，没有丝毫的兴趣关心接受检查的乘客使用的是谁的身份证。

客车载着大部分乘客直接通关，车上的乘客漠然地看着车下，显得车下奉公守法的乘客迂腐而愚蠢。

如此懈怠，并不意味着伽师就是太平之地。

清晨从塔县回喀什，全家定居喀什已经六十年的司机，岳父去世时在殡仪馆撞见惨死的驻村干部，就是在遇害于伽师五乡。

塔县至喀什，是南疆最为混乱的客车运营线路。

塔县一夜冷雨，清晨九点依然没有停歇。宾馆老板告诉我的回喀什的客车车票九点出售的消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在昨天下午不知道什么时候，客车车票已经售罄，虽然我昨天下午两次去客运站，虽然两次都没有遇见一位工作人员。但事实上是，五十五块钱的客车车票一张不剩，客车司机也断然拒绝了我加座的请求。客运站保安唯一期望的，就是我能搭乘车票一百二十块钱的越野车或者商务车。

果然各自有各自的生财之道。

每天只有一辆——最多两辆——的塔县至喀什的大客车，却总共有三十二辆之多的越野车或者商务车——另外有不计其数的私人运营的皮卡车，票价相同。无奈只有高价搭乘的是一辆老旧的国产越野车，司机是位汉人，他与他的弟弟是这三十二辆车中仅有的汉人，塔吉克司机九人，其余的全部是维吾尔司机。

以前有更多的汉人司机，但是如今大部分已经将车与运营执照一并出售。原因各异。

维吾尔司机曾经抱团拆台汉人司机的生意，但是却没有奏效。往返喀什与塔县的汉人众多，而汉人无疑都更愿意搭乘汉人司机的汽车。当汉人司机联手反制以后，维吾尔司机即便低价也很难揽到汉人的生意，所以不得不握手言和。

今年因为游客几近绝迹，生意大为难做。当我们比九点半发车的客车更早出发以后，司机在接听朋友的电话的时候，连声说着：今天运气好。

我是第一个上车的乘客，恰巧又遇着同车来的武威干部。一问之下，他也没有买到客车票，知道我的种种努力已然无效，也没有多费口舌地坐在后排我的身后。

司机巧舌如簧地鼓动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坐上车来。姑娘有些踌躇地等着微雨的客车站里，她希望司机车票能够便宜些，司机的说辞是：他是正规运营的车辆，永远是这个价格，即便是大雪天也不会涨价，所以自然也不可能降价。

后来车走不远，说起因为昨夜的雨而泥泞的道路，司机夸张地说积雪两三米深的时候他也跑过。“两百四，不还价。”

一位黑瘦的男人最后上车，坐在后排的正中。没有多说话，只希望能尽快赶回喀什，其他一切不问。

司机祖籍河北唐山。祖父是村中的农会主席，后来遭国军逮捕，关押在驻军的炮楼里。解放军进攻的时候，炮击驻军炮楼，结果他的祖父也未能幸免，玉石俱焚。做为革命烈士的后代，他的伯父优抚从军。可是，因为他的伯父没有文化，在部队里几次无缘提干，于是决定退伍转业。身在北京军区的他，希望能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家乡的饥荒已经开始，他的伯父希望能转业到衣食无忧的新疆，

虽然背景离乡，但是那样可以活下去。

到乌鲁木齐报道以后，他的伯父被分配到师部驻喀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两年以后，一九五八年，他的伯父回到唐山，把他的妻儿，还有弟弟——也就是司机的父亲——一起接到了喀什。

从此，就是六十年。



塔县是一夜的雨，可是在慕士塔格周遭的群山上，却是一夜的雪。来时还都裸露着山体的群山，忽然全部覆盖着雪顶，海拔仿佛徒然抬升了一千米。

公路旁的布仑口河，也仿佛一夜进入了汛期。宽阔的河床里，雪山融水湍急而下。新建的布仓口桥一段，公路东侧的山体滑坡严重，泥石流冲入布仑口河，河道忽然狭窄数倍。

四年前，河道被泥石流彻底截断，上流河道形成堰塞湖，淹没了公路。这一段的公路，已经四次改道，但是依然时常断路。塔县的百姓已经大有经验，一但得知道路中断的消息，马上冲进菜市场，采购一切可以采购的食品。第二天开始，菜价每天大涨，直到最后卖无可卖，买无可买。

四年前最严重的断路，司机正在喀什。与塔县的司机联系好，有必须得回喀什的乘客，一百块钱，从塔县到路断处。然后下车，从西侧的山腰上步行通过堰塞湖区，由等候在对侧的他接回喀什，再收一百块钱。

被以价格从来不变为由拒绝还价的姑娘，由始至终，一言未语。

前半程，黑瘦的中年男人一直在昏睡。

后来，烟瘾让他醒了过来。他的烟瘾极大，一天三包。虽然不抽烟的司机两次劝他不要再在车内抽烟，但他却置若罔闻。

解了烟瘾，他忽然掏出手机，指着一张肤色极白的男人照片说：这就是我。我才来了三个月，你们看黑成什么样子了？！

他是甘肃金昌人，随着做机械安装工程的沈阳老板在塔县赞坎铁矿工作。没有人问他收入，但是他还是愿意自己说出来：钱是真不少赚，但是太要人命了。

赞坎铁矿，海拔四千九百米。

司机说，他上次见着从赞坎铁矿下来的女人，才三十一岁，可是又黑又肿的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二十岁。

“这个地方根本不该有人住。”金昌男人说。

今年被紫外线辐射得像卤过一样的他，实际只来了三个月，工资八万。去年做了七个月，一共赚了十六万。

老板总是会拖欠些工钱，去年年低的时候，给了十四万，欠着两万，为的就是留住人，怕人明年不再回来。“有用的人死活不让你走，没用的人巴不得你走。”他自己总结道。

这一趟回金昌，是因为老父亲病了，要回去照看一眼。老板给了两千块钱路费，其余的回去以后，需要多少，再从银行汇款。

金昌男人从小就离开家，开始闯荡社会。

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开饭店，赚到了一万块钱，衣锦还乡，风光得很。后来开始做工程，结果前年一次亏本九十多万，不得已“才来这个鬼地方。”

“还是打工好，没有风险。”

最初他在阿勒泰的金矿，工资一万二。

老板是江苏人，七十多岁，可是却不懂得享福，似乎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每天早晨，戴着矿灯下矿检查，矿上买着十几辆车，他却不坐，只是步行着走到矿上，检查完再步行回来。

和工人吃一样的，穿一样的，什么也不讲究。

工人如果遇着事情，需要钱，没有问题。有一次谁家里出了事情，想要先支五万块钱，老板二话没说，银行卡里打过去七万。

只要人不走。

“那个老年人，确实是不错的一个人。”金昌男人反复说，似乎于他之前说的拿工人不当人，连轴转着工作的老板完全不是一个人。

“最吓人的是，”他说，“一个工人掉下竖井，就摔死在我面前。”

第二天家属来，什么话也没有话，拿着老板赔偿的一百二十万走了。

“还是有钱好。有钱能什么都能买到。人命都行。”

说着话，他刚上大学的儿子不停地打电话过来，要钱。他告诉他哪张卡里还有三万，让儿子拿去先用。

上大学，用钱多，要不他也不这么辛苦地出来做工。

老婆还在山上，他这趟回家，最多一个礼拜还得回来。

他问我是哪里人。

然后他又点燃一枝烟，思索了一下说，矿上去年有三个安徽人。

“干活也行。做人也行。”

做矿工的，一个月九千块钱，他们坚持着整整干满了六个月。

山上冷，所有人都是棉袄棉裤。拿到工钱的时候，三个安徽人激动得把棉袄都甩了。

“里面的棉布都磨破了，棉花露在外面。”

三个安徽人，最小的才十六岁。

他说：“几辈子都不来了。”

因为这两天我在塔县，我听着许多人和我说他们如何怀念塔县，怀念塔县的风景。

四千九百米，帕米尔高原深处的风景，一定更美。

有些人想念这风景，有些人憎恶这风景。

我觉得他们说的一定不是同一个塔县。

同车来的武威干部，入住宾馆的时候，登记身份证，老板讶异地说：“你是本地户口呀？”

他仿佛隐藏着天大的秘密，虽然热烈地聊天，但是由始至终没有一句是关于自己的。

他其实已经是新疆人，说着完全没有武威口音的新疆普通话。

同样做为新疆人的喀什司机，对现在新疆人在内地受到的歧视大为不满。司机有一个朋友前些日子去北京，被要求先去附近的派出所登记身份证，这让他大为光火，宁可不住也没有去派出所，而是在新疆驻京办事处找到一处无需如此的宾馆住下。

“再也不去北京了。”他说。

一夜的雨，公路上时常有塌方与泥石流，加上往来不断的加长载重卡车，堵车与车祸不断。

看见每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汽车，司机都会远远地认定那是一辆“巴郎子”在驾驶的汽车，虽然他自己也时常如他所痛骂的那些人一样在堵车时在逆向车道见缝插针。

如果那辆违章的汽车驶进时，驾驶员是一名汉人，他立刻又会认定那必然是一位河南司机。

武威人坚定地附合着，因为他对同为新疆人的地域歧视与优越观极有认同感。司机坚定地认为内地人都是软弱的，都不是男人，比如发生在某地麦当劳餐厅里的女人被邪教团伙殴打致死的事件，他认为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新疆。“看见有人打女人都不行。”新疆人一定会出面制止并且打死施暴者的，他说，“我们的车上都有家伙，如果看见恐怖份子在街上行凶，我们新疆人一定会抄家伙上。”

司机并且引例反证，说曾经载过一位苏州游客。——这三年来，司机经常包车给一些远道而来南疆摄影的游客，一天一千块钱的车资，让他觉得这是更好的生意。他盘算着，有可能把现在这辆八年跑了一百万公里的旧车卖了，再买辆新车，专门做包车给摄影游客的生意。——他用他以为的苏州话，其实是从电视小品里学到的那种代表上海人的南方口音模仿那位苏州游客莫须有的原话：“我们苏州是没有男人的。”

不时的，他仍然为新疆人在内地所受到的歧视愤愤不平。

我已经不再加入他们的谈话，甚至金昌男人对他们的言论也很是不以为然。

在沉默中，我懊悔的是我之前不应当与他们争论。争论往往不会让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往往恰恰相反。

司机与武威干部说起应当与日本开战，因为有俄罗斯的支持。引起争论的是我的插话，因为我曾经去过俄罗斯，我说俄罗斯似乎并不像你们以为的那样好，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境遇也很糟糕。

这让武威干部几乎瞬间出离愤怒，他说俄罗斯早已经不再是苏联，而至于那些在国外的中国人，“死了活该，谁让他们出国的。”

司机引为经典，大加赞赏，金昌男人叹息连连。

我说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那死在新疆的汉人岂非也是死了白死，因为“谁让他们来新疆的。”

“那不一样，新疆是在中国。”

金昌男人最后的辩白意思是，有些人是单位派出国的，或者外交人员，他们也不是自己要出国的。

武威干部闻言修正了他的观点：“那他们不一样。自己出国的，死了活该。”

忽然间，我觉得在莎车阿勒屯公园里的那份冰淇淋，也许我应当吃下去的。

客车过乌帕乡，以及到喀什以后，事情忽然有了两次戏剧性的转变。

第一次。司机说起他八年前开始跑喀什与塔县这条线路之前，还跑了三年的长途货车。因为往返内地，必经甘肃，所以对甘肃大有批驳。因为在古浪被一位年轻的汽修店老板趁火打劫地要走六百块钱，他认为古浪以及古浪所属的武威人都是坏的。

他确定无疑地定论：“在甘肃，武威人是最坏的。”同为甘肃人的金昌男人，因为熟悉，随口附和一句道：在金昌他们都称武威人是甘肃的河南人。

“又穷又坏。”司机开始历数他对武威人的种种他自为绝不会是歧视的评价。

我回头问武威干部：“来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是武威人吗？”

武威干部“呃，呃。”地支吾两声，然后再也没有说话。

第二次。在停在喀什步行街，武威干部准备下车。下车前，大家

把车资交给司机。司机一阵手忙脚乱，等着他找零的空当，金昌男人问身边一路一言未发的姑娘：“你是哪里人？”

姑娘回答说：“河南人。”

司机终于感觉到尴尬，找零给姑娘的时候，讪讪地解释道：“其实哪里都有好人的。”

“啊，我也算是半个河南人的。我爸爸是河北人，我妈妈是河南人，也是驻马店的。”

姑娘笑了笑，没有再说些什么，下车走远。

我本想一同下车，司机告诉我喀什南站就在他回家的方向，他一直把我捎过七里桥。告诉我一定搭一辆疏勒回城的蓝色出租车，或者是已经载客的喀什出租车，因为这样只需要给五块钱就可以到喀什南站。而空着的喀什出租车，一定会要十块钱。他反复嘱咐，已经开始落雨，就像是在清晨的塔县，不再言辞激烈的司机，也像是在清晨塔县落雨的汽车站初见时的那样，平静而友善。

如果我们没有放纵自己厌恶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变的像我们自己所厌恶的那样令人厌恶。

伽师县城，与暴力恐怖事件频出的伽师乡村，迥异如两个世界。

出伽师客运站，沿着称之为古宰尔西路的省道一路向东，繁华出现在大十字。而无论僻静与繁华，街边始终混合着维吾尔与汉人的商店，路上始终并肩行走着维吾尔人与汉人。不像在其他县城，僻静处，几乎见不着汉人与汉人的店铺。

唯一不便的是，因为不在交通干线上，伽师县城的宾馆很少。直走到大十字，才见着两家，气派不凡，于是又特别的贵。

索性住在条件简陋的招待所里，并不是自入南疆以来最便宜的住宿，却是自入南疆以来最糟糕的住宿。

老板是甘肃人，武威男人与兰州女人的结合，孩子只有两岁，对于一切问题，只回答以“嗯？嗯？”

一楼昏暗的接待室里，坐满了维吾尔人，男人女人，一起抽着烟，就像是闭在金昌男人又续上烟的汽车驾驶室里。

从楼上下来的，还有涂着雪白粉底的中年女人，视线飘忽地打量所有人一眼，然后挺胸抬头地走出门去。

一同进来的，是两位穿着相同工作服，戴着安全头盔的工人。从前台拿过钥匙，一起走上三楼，推开房门，屋里凌乱地载满各种杂物，看来是长期租住于此。

三楼是客房的开始，整个二楼是某家饭店的后厨，巨大的鼓风机让楼道里五味杂陈，炒菜的油香与洗手间的腥臊。

大十字迤北，是伽师县城的夜市。

食物与蔬菜延伸进夜市向东的一道窄巷里，走出去，伽师大清真寺赫然就在巷口的旁边。穆斯林们正从左右三三两两地走来，清真寺的正门洞开，一眼可以看见礼拜堂前檐廊下礼拜着的人们。人们进进出出，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只有街边候客的年纪很老的白胡子三轮车司机，向旁边坐了坐，拍了拍身侧空出的座位，让我与他并肩坐在那里，然后载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从于田以后，搭过那么多次维吾尔的电动三轮车，还是第一次有司机让我与他同坐在驾驶座上。我很想去哪里，照顾一下他的生意，可是我实在又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觉得，即便是我越过虚虚地阻挡在清真寺门外的甚至只有脚踝高的围档，然后坐在清真寺的门廓下，也不会有人管我。这与我在皮山、莎山与喀什的感觉，又是迥异如两个世界。

没有神色严峻的守在门外的穆斯林窥视着我，大家自顾自地走来，自顾自地礼拜，自顾自的离开。

很难想象残忍的暴力恐怖事情会发生在伽师。

可见，南疆县城与乡村的气氛，实在也是迥异如两个世界。

夜市里渐渐开始热闹起来，街边的摊贩越来越多。

涮肚。敞口大铁盆里，浸泡在飘浮着辣椒油的调味汤汁的羊肚串。一串上三四块大而厚实的肚皮，拈起一串来，在铁盆正中滚烫的汤汁中涮热。案子上还有几只铁碗，可以舀来汤汁，就着肚串一同大嚼。

一串羊肚，一块钱。

如里码在盘子里，北京一份爆肚的价钱，大概可以吃上十倍的羊肚。

烤面筋、烤肉串、羊杂碎、羊蹄儿、酸奶，以及伽师著名的伽师西瓜。

我甚至觉得我今天一餐未进，冥冥之中就是等着伽师这场盛大的夜市。





嚼羊肚，捋面筋，吞羊杂，啃羊蹄，喝酸奶，嗑西瓜。

最后在一家馕坑肉店坐定，要两大串馕炕烤肉，一只在羊肉包子

笼屉里蒸热的馕。

找着的这家，食客最多，维吾尔人已经坐满了里屋，汉人也不时过来要上半斤馕坑肉，打包带走。生意极好，兄弟四五个忙作一团，烤肉的，擀面剂子的，包包子的，蒸包子的，端菜倒水的，收钱结账的。

甚至七八岁的孩子，也要不时打打下手。得闲的时候，自己空口吃着一只馕，大概就是晚饭了，其他什么也没有。

与伽师这家馕炕肉店比起来，库尔勒北站旁的馕炕肉，简直在记忆中不堪下咽了。

2014.06.19 01:13　新疆喀什地区伽师县胜利路 商贸大厦招待所

南疆纪行之十八　巴楚色力布亚

巴楚老城，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所在的胜利路，是维吾尔人的市集。

有些细雨，有些清冷。吃食只有羊杂与烤肉，起首的一家烤肉摊上，一位汉族姑娘和七八位维吾尔男人围坐在烤炉前，在烟雾缭绕中，等着新烤得的羊肉与羊肝。肉串横在嘴边，姑娘咬住肉块，正准备甩头捋下，看见我走过，眼神略有讶异，但没有碍着她右手继续顺势拉出，肉块已经嚼在口中。

街面上最多的是瓜摊，西瓜，哈密瓜，以及一种黄皮绿瓤有着瓜棱的香瓜——当地人称老汉瓜，甜度极高，而且瓤质软糯，牙齿寥落的老汉也可以照吃无妨。正对着清真寺门的一车老汉瓜，生意最好。车上的瓜个头不大，而且大多有些破损，但是价格便宜，小些的两块钱，大些的三块钱。人们聚拢在车的四周，争先恐后的挥手向前，挑挑拣拣，破损小些的，没有影响到瓜瓤的，悠闲的甚至还要再看看瓜的成熟度，满意的码在身后自家的自行车车筐里，三轮车车斗里，或者索性码在地上，倒也不怕有在后的黄雀，顺手牵羊。

抢着好瓜的，索性就站在路旁吃起了瓜。钥匙串上有把水果刀的，捧着瓜，一牙一牙地切出来。没有独享的，大家彼此差不多都认识，你一牙，我一牙，彼此做甜蜜的老汉。没有刀的，有包不可待的，甚至开始手剥瓜皮，瓤软易破，倒也并不难剥。然后囫囵地捧在手里，洗脸一般埋头独享，这实在不能再与人分享。

瓜老板站在车座上，满把的零钱，收钱找钱忙得不亦乐乎，嘴里算账之余，仍然不忘大声吆喝几句。清真寺里走出的神色严肃的礼拜完的人们，忽一愣神，然后也便喜气洋洋地撸起袖子去抢巴依老爷的老汉瓜。



我站在瓜老板身旁直勾勾地看着热闹，开始有好心的维吾尔人不断邀我分享。一位只留着上唇胡须的中年人，指着地上他的战利品，让我拿一个吃。我自然又假模假式地推辞。瓜车近旁，是一架羊肉摊，白胡子摊主极胖，正用他切羊肉的刀，分着一只瓜。维吾尔人彼此之间实在太过熟悉，男人全然不用央告或者请求，只是形如命令似的一指，胖摊主会意，新切出的一牙瓜，已经递在我的手里。

果然软糯甜腻，有富豪人家不吝蜜糖的奢靡。相比之下，西瓜只像是穷困人家一碗寡淡的水。

我自然赞不绝口，越是赞美，男人便越觉得有待客的必要，于是指挥着，那边的瓜一牙一牙地递来。真模真式地推辞，蹭吃蹭喝实在过意不去。退后两步要走，男人已经抓起地上他的那堆瓜里原本要送我的一只，抬手抛了过来。

于是站在清真寺门楼下，我踌躇着是否可以带瓜擅闯清真寺。

来巴楚之前，对巴楚的种种担心，瞬间烟消云散。

巴楚县城巴楚镇，从表面看起来，实在是南疆维汉和谐相处的典型县城。从巴楚客运站出来，团结路、迎宾路、人民路，直到东北方向的老城，汉人的宾馆与饭馆甚至多过维吾尔人的买卖，甚至有在建的商业住宅楼盘，江苏大厦，广告直做到远在巴楚县城以南八十公里外的巴力布亚镇。即便是在维吾尔人聚居的老城，也不像莎车汉人踪

迹全无的维城那样，依然有汉人的店铺，依然有汉人穿梭在街头。即便是在清真寺前的胜利路，地如莎车阿勒屯路的地方，我围观卖瓜买瓜的时候，不时有单人独行的汉人姑娘，不紧不慢地骑着电瓶车或者步行走过。也会探头张望热闹的瓜摊，如果不是嫌弃卖相不好，也许同样会过来挑上两只。

巴楚艾提尕尔大清真寺，规模远超伽师与皮山清真寺，与于田以及莎车阿勒屯公园内的旧清真寺相当。不像皮山或者莎车清真寺那样，有虔诚信徒聚拢左右，对于外人而言，他们即是义务的守门人，不由让外人不敢接近，遑论擅入？如在皮山，只是试图拍照也被劝阻。

巴楚清真寺寺门开敞，无人值守，只有临近门楼的一间维吾尔商铺门外摆一张园桌，七八个人围坐在一起，吃瓜饮茶。内里有两位新从清真寺内走出的长者，阿拉伯人装束，黑色长髯，白袍缠头，背向街面而坐。所幸当我捧瓜立于门外的时候，他们大多已经离开，只剩下一位看起来显然是平民的白胡子老人独自坐在那里。

他并没有阻拦我进入清真寺的意图，眼神飘忽。但是我还是决定征询一下他的意见，因为我并没有强烈地进入清真寺参观的意愿，我只是想知道南疆各地维吾尔人对于汉人如此行为的宽容程度。

我的询问显然在他的意料之外，他站起身来，支吾着缓步走近，这才想起应对：

“你是汉族，还是回族？”——这个问题本来也许不会有，但是巧合的是，就在片刻之前，一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车牌的汽车，载着一车并没有戴白色礼拜帽但自称回民的乘客，径自出入清真寺。四周的维吾尔人，对于他们非常敏感，几次有人问我是不是与他们同来。其中一位和善的老人得知我是独来的汉人以后，眼神示意着他们，压低声音告诉我说：“回族。回族。”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也并没有对四周的维吾尔人报以友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清真寺四周的维吾尔人对待他们的态度甚至远没有对待我这个汉人友善。

我据实以告，我是汉族。已经走到我面前的老人再次沉吟，然后委婉地拒绝：“那就还是不要进去了吧？里面什么也没有。那，你看外面才好。”然后他抚摸起门楼上那些砖构纹饰。

当然，他仍然没有忘记问我一句：“你和刚才那些回族不是一起的？”

所以，自入南疆以来，除却在且末大清真寺前，询问左右的维吾尔人得到热情且一致地进入许可——虽然并清真寺专职的守门人禁止进入门楼以后的礼拜区域——以后，所有再次试图进入清真寺的努力均告失败。

但是在巴楚，这种拒绝相当委婉，甚至可能如果我坚持或者再去询问他人的话，能够得到许可。但是巴楚轻松的气氛，与在伽师同样，我甚至觉得已经没有如此试探的必要。

只以巴楚镇而论的话，宗教氛围并没有如皮山莎车那透浓厚。

拒绝了我进入的请求，老人多少可能觉得有些歉意，于是恪尽职责地为我介绍起清真寺的门楼，砖构，木构，雕花，拼图，如此种种。两扇敞开着的寺门，涂刷着红漆，边缘开合时会与门柱摩擦的地方，有些红涂已经脱落，裸露出其后的鎏金。老人指点，我才看见原来巴楚艾提尕尔清真寺也有奢靡的鎏金构件，一如我在青海湟源看见的那些在阳光在刺目的金顶。但是在巴楚，这种鎏金大门被以红漆遮掩了，政府不让，老人解释到。

他指着东南方，告诉我那个方向曾经是巴楚旧清真寺的所在，大约有“两、三百年的时间”，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捣毁，他连连说着“可惜。”我也附合着说着“可惜”，但是我说的可惜是为着那是一座“两、三百年的时间”的建筑，一如我在其他地方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灭的文物那样说着可惜。

但是我隐隐地感觉到，我们之间以为的可惜是不同的。我们说的可惜是无可奈何的可惜，无人追责，也无可报复。而他们说的可惜，也许不会如此简单。

所以现在，纵便中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也许却要为曾经做过这些事情的人承担责任。因为对他们而言，我们会因为与曾经做恶的人为同一民族而被标签为同一类人。正如我们在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会标签化一类人予以谴责一样。

彼此为陌生人，彼此在形如这样的事情上甚至为对立方，所以无从探知真思实想。

索性只谈着雪月风花。问他巴楚的巴扎，是周五与周日，而周五是民间的，“农民都会过来。”

再问起色力布亚镇的巴扎，这处南疆著名的，去年又因为突发导致重大伤亡的暴力恐怖事件而将著名演绎为闻之而色变的小镇的巴扎，我获知的不确定的消息是每周四。老人却落实了这个消息，色力布亚镇的巴扎确实是周四，就是今天。

我叹息着我将要错过，那会儿已经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细雨与浓阴让天色看起来随时将会是黑夜。可是对于新疆的时间，外地人的印象大多都是错误的。老人大而化之地表示我完全可以现在过去，一个小时就可以赶到，而巴扎在天黑才会结束，时间还早得很。

经过计算的理智告诉我他是正确的，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不过是新疆时间午后两点，而新疆的夜幕要迟至北京时间深夜十点以后才会到来，我还有六个小时时间，几乎是足足的半天。

即刻告辞，找出租车赶到巴楚客运车，把我的老汉瓜转送给了贪财的出租车司机。他想让我花一百二十块钱包他的出租车去色力布亚，当然他也知道这并不可能，于是在我将要下车的时候才告诉我，运营四人拼车去色力布亚的轿车，每人票价二十五块，包车一百块。并不需要包车，已经有用维吾尔语吆喝着Sëriqbuya的司机把我直接从出租车拽上了他的轿车。

拼齐四个人并没有等待太久，往返巴楚镇与色力布亚镇的维吾尔人实在有太多，这也让我打消了时间太晚没有车回返巴楚镇的顾虑。坐在副驾驶座可以说汉语的乘客在阿克萨克马热勒乡下车，立刻又有母子二人搭车，于是后排挤坐了四个男人，彼此扭曲着身体挨到色力布亚。连接巴楚镇与色力布亚镇的是215省道，向南延伸可达麦盖提县与莎车县。省道限速六十公里，如果一路遵守限速规定的，那一定不是维吾尔司机。果然就像运营喀什至塔县线路的喀什汉人司机和我说的那样，开起车来的“巴郎子”都是疯子。

色力布亚镇沿省道而建，客运站外，无数候客往返巴楚或者再向南去库琼尔恰克各乡的大车小车。向南是一座大而无当的城市广场，然后便开始是市集，内里道路四通八达的市集，最南侧一道最宽的马路，便是色力布亚人口中正宗的大巴扎。

热闹，果然是热闹。大巴扎路主要出售食物，左右农村过来的农民，马车上拉着些自家产的蔬菜，随意横在路边。两侧的坐商，最多的是馕坑肉。这比伽师县城的馕坑肉，又多了一份野趣，又多了一份

美味。

馕坑里烤出来的，不再只是羊肉，一应羊身上可实的部位，羊肝羊肠羊睾丸，无一不可以烤得了码出来，各有所好。馕坑在老板的身后，老板的案子上，馕坑肉码在左边，右边是汤汁翻滚着的汤锅上，码着手抓。三条长凳，食客据案而坐。我左手边的一位维吾尔人，容貌与如今生活在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蒙古人种绝无二致——越向维吾尔人聚居的深处，越可以轻易发现维吾尔人种构成的多样性，在广场旁边集市的窄巷里，甚至还见着一位出售蔬菜的维吾尔人，西欧人种长相，满头金发。——他的容貌让我笃定地感觉他应当说俄语而不是维吾尔语。一钩的烤羊肝与一钩的烤羊肠就是他在等待着的，而在等待着时候，他掰碎一只馕，浇上手抓的羊汤，先自吃了下去。羊肝切好，他可能腹中已经饱涨，只拈起吃了两块，其余地便打包带走。

我右手边的一对年长的维吾尔夫妇，带着他们的孙子，等待着的是两根烤羊棒骨，牙口真好，老汉瓜绝然不是为他们准备着了的。相比之下，我一份羊肉着实不吃亏的馕坑肉，反而显得太过平淡。

肉铺的老板，难免很胖。我明知故问胖胖的老板我没吃着的那种水煮的羊肉是不是手抓？老板答一句是，然后抓起一块手抓，一刀削下半块来，码在我的盘子里，左手回手插进飘着皮芽子的用以调味的盐水里，再把手上的盐水撣在手抓上，“尝尝。不要钱。”

我没有敢再要一只馕，实在有太多的肉。



色力布亚大巴扎上的羊肚，也不再是温汤里涮来吃——我的肠胃已经明证如此吃法，没有自行杀菌的彪悍的胃，是无福消受的了。——同样火烤。一根钎子上，一块羊肚，一截羊肠，一段羊肝，再有一大团不知道是何部位的羊杂碎，一共烤来，仍然是一块钱一串。蘸盐水，美味得我简直难以住口。烤羊肚的年轻小伙子很高兴，他更年轻的妻子，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看着他。

那些眼神，一瞬间的眼神，是让人着迷的。有位在路旁出售自家产的辣椒与西红柿的妇人，就与蔬菜一起坐在三轮车的车斗里。我本以为她远道而来，不想她的家其实就在左右，忽然丈夫就抱着她的孩子从她身后的巷子里走了出来。看见孩子的一瞬间，她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奢侈富人家所有的蜜糖融化在了一起，幸福飞扬了起来。可惜我站的太近，盲拍的镜头里没有容纳下她的孩子的面孔。这只是一瞬间，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因为瞬间之后，一直到我离开，她都换作了生气的脸，在和她的丈夫吵闹不休。



色力布亚大巴扎上的维吾尔人，对于我这个远道而来的汉人，都表现出了远远超乎我在内地所能遇到的友善。甚至是转进街边出售服饰的市场，虽然市场里维吾尔妇女占据了大多数，但是大家依然谦恭有礼。

在巴楚与色力布亚的际遇，与之前所以为的巴楚，与从暴力恐怖事件中所知道的巴楚，云泥之别。

初至色力布亚，我甚至以为我可能是镇上唯一的汉人，但是随后，不断便有其他汉人从眼前闪现。从最初以为的幻觉，倒渐渐落实地相信，依然有汉人生活在色力布亚，虽然很少，但是决定继续在色力布亚生活下去的汉人们，纵便内心紧张，但是看起上依然平静安详。

服饰市场里，连着两家汉人开的服饰店。在众多的维吾尔人的店铺里，太过不起眼，以致于我进去时完全忽略，出来时，才因为在维吾尔人水果摊前看见因为熟悉而随意拿些来吃的汉人女老板，才跟随着发现汉人店铺的存在。

夫妻俩在店铺里忙碌着，维吾尔人过来询价，女老板以流利的维吾尔语应对；片刻间居然有两位民工模样的汉人也走了过来，女老板用四川话回答："大裤头哦？二十五一条。"

他们的女儿，正静静地坐在里屋，盯着眼前的电脑。

我之所以说平静也许未能延伸至内心，是因为女老板对我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警惕。我只是就着她的四川口音问她来自四川哪里，她便支吾着半晌不愿意回答。我明白她因为种种原因不想说出来，我打圆场地说着一路来时遇到了许多南充人，所以才想问问老板是不是也是南充人。她可以借机完结我的问题，模棱两可地回答："我们家也靠近南充。"

我没有再问什么。只是她自己说，色力布亚还有些汉人，她伸手宽泛地一指，说大多数都是开饭馆的。

这可能是四川人在巴楚以及巴楚乡镇的主营。在来时的路上，近郊的夏马勒乡，依然有承包土地的河南人在劳作，一道高坡，穿着老旧的红色棉毛衫的母亲腰已经弓平，努力拽着一辆满载化肥的三轮车，而她的穿着老旧的蓝色棉毛衫的孩子，腰也已经弓平，在后面努力在推着。红蓝色的棉毛衫上，满是灰土。

巴楚还有为数不少的砖窑，不知道是哪里的汉人在经营。由伽师开往巴楚的客车，穿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伽师总场的乡间公路，上天山南脉喀什噶尔套山脚下的314公路，在三岔口镇转入省道，与皮山县城同样，国道也未穿巴楚县城而过。刚过三岔口镇，路旁便有砖窑。我记着一个年轻的汉人，蹲在砖窑通往省道的土路边。省道正在修路，一辆载重货车过去，扬起的灰土遮人眼目。但是那个年轻人并没有试图躲开，只是简单地用手捂住口鼻，仍然蹲在那里，

张望来车来的方向，仿佛是在等待回家客车。

坐在我身边的西宁小伙子，是想回家了。

在南疆，我自以为我的旅行也许是将探索危险地域的，而事实上，早已经有无数汉人生活在那里，许多人，或者一个人。

小伙子的老板承包电力设备安装工程，之前在青海，所以小伙子一直在他的手下做工。后来随着工程来到新疆，在莎车，在伽师。今天他是要去琼库尔恰克乡，比色力布亚镇更南的一个乡。明天有人要去施工，所以他提前过去取出施工设备。

之所以这样麻烦，是因为老板已经不让他的工人居住在琼库尔恰克。他们工人居住的彩钢房玻璃已经全部被砸，司机也两次被殴打，老板担心再发生更为严重的事情，于是把所有人都撤回伽师，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派人回琼库尔恰克，完事即回。

传闻与现实总是反差巨大。

那么究竟是传闻错了，还是现实错了？

都没有错。

错在我看见的现实只是某一天的现实。

现在我来了，天气的现实是热的。但是几个月以后，天气的现实将会是冷的，极为寒冷的。

我没有一直在这里，我的现实只是支离破碎的一部分。

但是无论如何，支离破碎的现实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所以传闻与现实都在南疆真实地存在着。

没有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糟糕。

人生不是本来也就如此吗？

“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

小伙子说，只来新疆三个月，他已经回家一趟了。往返单程就要三天，从西宁到兰州，兰州到吐鲁番，从吐鲁番到喀什，再从喀什到伽师。

他想回西宁了。

他说，随着老板从青海来新疆的，第一批有二十几个人，三个月已经回去十几个，伽师现在只剩下七、八个人了。

我问他：是因为感觉害怕吗？我想起了在莎车遇见的那个内黄人小张。

他回答说：不是。因为新疆的天气太热了，从凉爽的青海过来的他们受不了。

没想到从色力布亚回巴楚，却成了此行南疆以来，最危险与最接近死亡的时刻。

开黑车运营的维吾尔司机，在限速六十公里的省道上，除了在通过测速探头的路段之外，他始终保持着一百公里至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喀什司机说巴郎子开车无法容忍被超车，是的，无法容忍被超车的维吾尔司机一定无法容忍被超车——因为总会有被超车的维吾尔司机。

一辆越野车试图超车，精瘦的司机疯狂了，他的车私自改装过，打开加速器开关，以一百四十公里时速将越野车死死挤在对侧逆向车道，几次如此，直到同为维吾尔司机驾驶的越野车放弃超车的努力。

他与后座的维吾尔人笑了起来，兴奋了起来。这大概就是民族性格，也许是人种差异导致，维吾尔人更容易被激发斗志并且保持斗志，就像他们还是回纥人时，帮忙唐朝平定凶悍的安史叛军时那样。

只是做为司机，他的兴奋已经让他的斗志丧失理智。他开始疯狂超车，极其危险地在当逆向车道有重型货车驶来时，穿过前车与来车间瞬息将消失的缝隙。他开始觉得每个人都是敌人，一辆同样超速超车的大客车迎面驶来，他却加速冲了上去，在两车即将相撞的刹那，他才避让出车道——大客车已经无可避让，他的外侧是他打算超车的重型货车。驾驶客车的维吾尔司机在最后的刹那指着他骂，他也从后视镜里回望过去隔空对骂。

后排的三个维吾尔人随声附和，同样的热血贲张。

不幸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我，盘算着认识我的人们以后想起我的时候，一定会说他死的真冤。

2014.06.20 12:41　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迎宾南路 浙江宾馆

南疆纪行之十九　巴楚

巴楚，前汉尉头国地。尉头国，“去长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户三百，口二千三百，胜兵八百人。”

唐时，尉头国地为尉头州，或作蔚头州，为安西都护府所辖。

埋葬在乌帕乡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他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喀喇汗国时，尉头国地筑有巴尔楚克城。

清时，平定张格尔叛乱之后，道光十二年，其地筑玛拉巴什城；光绪九年，置玛拉巴什直隶厅；二十九年，改置为巴楚州，隶属于莎车府。巴楚州辖地，含今巴楚与麦盖提两县。

民国二年，改巴楚州为巴楚县。

有史以来，巴楚其地先后有四种名称：尉头、巴尔楚克、玛拉巴什与巴楚。巴楚的定名，无疑来自喀喇汗国时代的巴尔楚克（Barquk），而玛拉巴什（Maralbexi），则为其维吾尔语地名“مارالبېشى”的音译。

可能不为新疆以外汉人所注意的是，新疆地名，分为汉语与非汉语地名两种，并非完全对应。以维吾尔语地名为例，可以听说汉语的维吾尔人，自然可以知道汉语地名所指；但是对于完全不懂汉语的维吾尔人而言，对于本地以名的新疆地名，只懂得以维吾尔语地名听说。比如下午在艾提尕尔清真寺前的巴扎，席地而坐时身边的肉贩，用维吾尔语比划着问我，意思大约是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北京。他更为惊讶的我会来巴楚，于是手指着地面反复以疑问的声调问我：Maralbexi？Maralbexi？

侥幸我知道Maralbexi所指，否则也不能以简单的点头来确认他的疑问。

现代新疆各县地名的确定，基本传承自清时。其中有两次重大的

变革时间点，一是光绪八年，时任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变革疆政区；二是光绪二十八年，时任新疆巡抚饶应祺变革新疆政区。两次变革中增设与改制的县地，大多以前汉西域诸国国名定名为其汉语地名。

巴楚的命名，颇为奇特。即没有像若羌莎车般使用古国名，也没有像英吉沙与塔什库尔干般使用突厥语族语言音译地名，而是将突厥语音译地名巴尔楚克如汉语般缩写为巴楚。

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前的巴扎，远没有色力布亚镇大巴扎令人激动与愉悦。

食物品种有限，羊杂碎，炸鱼，烤馕烤包子是大宗，没有令人徒升肉欲的馕坑肉，甚至西瓜也是寡淡无味。

清真寺迤北，从桥头开始，是农贸集市。桥头的肉贩，铁架上倒挂着一只肥羊，当街剥皮，裸露出的洁白的羊尾肉，摇晃得空气都感觉肥腻。不过大多体型清癯的维吾尔老人，切上半斤一斤羊肉的时候，总要为一块羊油与肉贩喋喋不休。不知道羊油单卖，还是做为添头，大概就像我们曾经在物质最为匮乏的时候，买肉的时候也会为没有肥膘而感觉愤怒。

如今虽然羊肉并不匮乏，但价格实在太过高昂。每公斤将近六十块钱，换作是在北京也会令人咋舌，何况是僻远的南疆？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围坐在馕坑烤肉的案子前饕餮的。

我忽然也能理解在民丰的时候，撕一片馕夹着肉串上的大块羊肥油吞下的女人。虽然她的身材预示着她现在的生活并不匮乏，但这必然是匮乏时代遗存的影响。

没有匮乏过的，应当是像北京的新疆饭馆里，几乎每个吃完烤肉串的年轻的姑娘面前，总会有一堆细碎的羊尾油。



胜利路并不算太长，所以巴扎的时候，道路两旁依然被其后的坐商占据着，赶巴扎的商贩，便只能在道路正中，背身再摆出两排，只留着窄窄的通道以供人行。农贸集市里的菜摊也是如此，四排近百家的菜摊之上，在最偏远的北端尽头，居然散落着七八处汉人的菜摊。

多些的，瓜果菜蔬一应俱全。少些的，只有三轮车车斗里的一堆莴苣。骑着电动三轮车过来买菜的汉人饭馆厨师，似乎也更喜欢与沟通顺畅的汉人菜贩交易，先骑着空车径直来到农贸集市的尽头。不过，最终决定成交与否的，依然是价格而不是人情。

莴苣三块钱一公斤——新疆使用公制重量单位公斤，而不是汉人专用的市斤，入乡随俗，即便是汉人彼此之间报价，单位依然是公斤而非斤。厨师显然觉得太贵，借口莴苣叶不新鲜，转身回去热闹的维吾尔人菜摊。

汉人菜贩，大多是河南人，蔬菜也许就是他们租种的土地里自产的。

在南疆，河南商人的招呼是最暖人心的，只要你看起来像是汉人，那么无论你来自哪里，他们总不忘招呼你一句：老乡。

“买菜不？老乡？”

忽然就有了他乡遇着故旧的亲切。昨天早晨在伽师，也就是客运站旁边这样一句：“吃饭不？老乡？”让我不管不顾地钻进老板窄小的饭店里。一根熟悉的油条，一碗不熟悉的胡辣汤，但都是熟悉的味

道。

今晚我的肠胃终于不堪异域，彻底牺牲，不得已要借助药物了。

从明天开始，虽然我在南疆，但我应当让我的肠胃先回口内了。

口内，新疆人称内地为口内。

同样是昨天早晨，坐在伽师客运站等等晚至十一点半才发车来巴楚的客车的时候，身边坐着的仍然还是一位河南人，与于田那位说维吾尔的杂货铺女老板同样来自商丘。

说起他三个孩子里的老大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老大在口内。"

来伽师十几年，便宜户口也都落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伽师总场。客车上同来巴楚的汉人不少，大多是他的老乡。并不是来巴楚县城，而是来巴楚的农三师五十三团团场。

来巴楚转车去农三师四十九至五十三团各团场的汉人太多，以至于在巴楚客运站之外，另有一处专门发往各团场的自发而成的客运站。就在巴楚步行街的西门外，几辆依维柯，前车挡风玻璃上贴着大大的红色数字，仿佛是公交车的路线数字，实际上指的却是各团的番号。

巴楚实在是我入南疆以来，所见有着最多汉人的一座县城。就在距离巴楚新华书店不远的步行街西口，居然有汉人经营的书店，一切生活安定之后，大概才能有想到阅读人们，可见巴楚的汉人之多。

而且也很和谐。客运站东十字路口的转角，两摊内地常见的以地为桌的牌局。牌在地上，打牌的人蹲坐着，看牌的人背手抱臂地站着。一摊汉人的牌局，一摊维吾尔人的牌局，彼此相邻，各打各的牌，各看各的牌，两不相扰。

团场客运站向南的十字路口转角，摩托汽修店前，一排摩托摆在人行道边。五六个维吾尔摩托车手坐在板凳上，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人炫耀着他的车技。"开到一百七、八十公里。"面朝公路坐着，被众星拱月的男人说道。我忽然才意识到我听到的是汉语，大家彼此嘻哈玩笑在一起。

彩票店里自不用提，彩票机后的老板，有汉人有维吾尔人。店里挤坐在一起，张望着墙上中奖号码趋势图的，自然同样维汉皆有。

我实在很难想象，这样一座让我感觉最为放松的县城，居然是我

来此之前，最为担心安全的一座县城。

给予我以及很多生活在巴楚以外的人这种影响的，无疑是色力布亚镇上的暴力恐怖事件。其实见诸新闻媒体报道的两次巴楚暴力恐怖事件，都发生在地处巴楚与莎车之间的色力布亚镇。但是在报道过程中，无一不是以“巴楚县色力布亚镇”来描述案发地点，这让原本几乎无人知晓的巴楚县，转瞬声名狼籍。

能够消除这种偏见的，无疑只有亲临其地。我也正是以这种方法，知道巴楚真实的境况。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如此呢？

今天周五，穆斯林的大礼拜。

上次周五的大礼拜，是在莎车。早早的，莎车清真寺所在的阿勒屯路，阿勒屯公园外围一段便被围挡，人员车辆不得通行，汉人绝迹。而巴楚大礼拜的时候，清真寺外的巴扎依然继续，没有阻拦。虽然数量并不多，但是仍然不时有汉人穿过巴扎，或者在巴扎中采买，并没有重大宗教仪式将临的紧张氛围。



清真寺对面的烤馕店，正在打一炉圆馕。

打馕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尤其是把馕坯均匀拍在炉壁上的工序。坑里燃烧着木炭，人跪在馕坑边，几乎要把上半身探进炙烤中

的馕坑，才能把馕坯拍在馕坑底部的炉壁上。



这道工序都是年轻人来完成，年长的父亲已经吃不消，他同样有着沙色头发的儿子与黑色头发的徒弟，配合默契地做着这项工作。儿子别扭地用左手来工作，撑在馕坑上的右手手背上，伤痕累累。不时的，还要要伤痕贴在衣服上缓一缓，看来仍然很痛。

一馕坑圆馕，要烤十五分钟。另一只馕炕的炭火也生起，而在这其间，父亲与儿子打算去清真寺礼拜。

还只是孩子的徒弟走过来，告诉我他叫阿格巴尔。

阿格巴尔指着遥远的不知道是群山还是天际的西北方说："那里才好。"

"这里不好，那里才好。"

2014.06.20 23:26　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迎宾南路 浙江宾馆

南疆纪行之二十　阿克苏

午夜两点，还是三点，巴楚县城忽然停电。

那会儿，我正被高烧与腹痛折磨得打算放弃抵抗。打算去医院，却忽然停电。

纯粹的黑暗，人瞬间失去存在感，仿佛独自悬浮在黑暗之中。我再度放弃，放弃去医院的打算，没有方向感，没有空间感，医院究竟在哪里呢？

后来我昏昏沉沉地睡去，诡异的梦里，梦见一个金色头发的胖胖的维吾尔大夫给我看病，他神色轻松地和我说：你死不了。

我这才放心。

我很高兴再看见这个世界。

天亮了，来电了，那些红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电器指示灯一起亮了起来，世界也仿佛因此而复苏。

只是从宾馆走到巴楚客运站的一百米，走得精疲力尽。整天都是如此，行尸走肉一般，庆幸的是终于没有再发烧。

巴楚客运站的候车厅，像极了且末客运站，依着东墙下，是玻璃柜台的杂货铺。同样是汉人在经营着，女老板半倚在柜台上，泛泛地张望着空洞的候车厅。

我终于知道，人在危殆的时候，是不会再有兴趣去关注这个世界的。危殆的自我无限膨胀，占据着人的所有注意力，我只关心我的腹痛什么时候可以缓解，至于别人，我实在没有兴趣再去了解。

我就坐在杂货铺对面的椅子上，等待着一个小时后发往阿克苏的客车。

最多的，是货架正中的各种香烟，烟是杂货铺最能赚钱的商品，两旁的饼干点心，蒙着尘土，难得有人光顾。玻璃柜台上，一只电磁炉，炉上坐着一浅口钢精锅，煮着理论上的茶叶蛋，但是少盐少酱的，吃起来与白煮蛋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茶叶蛋的香，只有白煮蛋鸡屎一般淡淡的臭。

女老板的丈夫从外面回来，提着两张饼，一小塑料袋酱菜。货柜与墙之间，隔出的空间，内里大约有一张床。他们不应当潦倒到只住在候车厅里，但是似乎又的确住在候车厅里。丈夫唤醒小女儿，小女儿头发蓬乱地洗漱。洗漱的面盆旁边，摆着一大瓶洗发水。

然后，一家三口，坐在一张矮桌前，喝着新煮的粥，吃着饼，就着那袋咸菜。

不时的，有人过来买烟，女老板忙不迭地起身招呼。丈夫跟过来，替她取下手中的筷子，摆在碗上，等着她回来。

我没有力气再去搭讪，我只能从他们的口音听出来他们来自河南。

开来阿克苏的客车上，有许多汉人。坐在我前面的中年女人，短裙与露趾高跟鞋，却穿着有些厚的肉色丝袜，她走过候车室的时候，带着五六岁的儿子、抱着襁褓里的孩子的维吾尔女人，视线始终追随着她。

我经常注意维吾尔女人注视穿着暴露的汉人时的目光，与汉人之间或者讶异或者不屑的目光不同，她们的目光完全读不出任何情绪。

也许是腹痛让我变得迟钝，我不再有能力感知我周围的世界。在客车上我大多数时间沉沉睡去，我知道我的左手边始终有巍峨的天山南脉追随，可是我却不愿意转过头去，看他一眼。

路上不时有乘客上下，都是汉人，从沿途农一师各团去或者来。

模模糊糊的，我见着有个魁梧的男孩子送一位中年妇女——也许是他的妈妈——上车。他穿着一件旧的已经破洞的红色棉毛衫，灰头土脸，我忽然感觉有些伤心。

人们都应当幸福地生活，最起码，可以像在阿克苏这样。

环绕大半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以后，最繁华的一座城市。

在市区，维吾尔人与汉人同样的世俗化，也许是因为阿克苏汉人更多的缘故。不像是在和田，维吾尔人与汉人边界清晰。

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力气走得更远，只是在大十字东南西北，我看见一片宁静详和。

所以，关于阿克苏，我唯一期望的，就是我病愈在这里。

阿克苏，前汉姑墨国地。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两汉直至北魏，姑墨役属于龟兹。北魏以后，为龟兹兼并。唐时，于姑墨置姑墨州，隶属安西大都护府。清时，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以后，于乾隆二十二年定地名为阿克苏。

阿克苏，Aqsu，音译自突厥语。Aq，白色；su，水，阿克苏意为白水。白水即为阿克苏河，地以河名。

阿克苏中心客运站下车的时候，男孩子的妈妈应当是给他打回电话：

“娃儿，你放心吧，我到阿克苏了。”

2014.06.21 22:31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东大街 汉庭连锁酒店

南疆纪行之二十一　阿克苏温宿

清时，乾隆二十二年，定姑墨地名为阿克苏。光绪九年，修建新城，并以阿克苏新城为治所，置温宿直隶州。同年，于直隶州治所设阿克苏道。阿克苏道辖温宿、焉耆两府与乌什直隶厅、库车直隶州。光绪二十八年，温宿直隶州升为温宿府，并置温宿县。温宿府辖温宿、拜城两县与柯坪分防县。温宿府本府，即今阿克苏与阿瓦提两地。民国二年，温宿府本府改为阿克苏县，民国十七年，由阿克苏县析置阿瓦提县。

所以，温宿之于阿克苏，有如疏勒之如喀什，历史与现实几乎混然交错。于是两地之间，同样只是公交汽车即可到达。16路，两块钱。温宿与阿克苏并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有许多汉人，彼此的店铺与生活同样交错在一起。甚至县城格局，也仿佛阿克苏，像许多西北城市那样，有大十字，分出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然后繁华向四方辐射开去。

如果不是于此生活，温宿并没有什么可观之处。公交汽车由东大街进城，大十字折向南大街，然后是偏僻的终点。我循着原路走回来，虽然是周日，但行人并不多。倒是有许多乘客等在南大街的尽头，既然与阿克苏如此之近，那一切总不如直去阿克苏。

远远看见两位汉人姑娘，站在街边出售内衣丝袜的小店门前。我不得不说其中一位姑娘的身材实在惹火，穿着紧身的上衣与牛仔裤，笑闹着帮朋友同老板娘还价。同伴拿着一条藏青色的有着星芒装饰的打底裤，看起来并不贵，递过去一张绿色的五十块钱，找回来几张蓝色的十块钱。

走近些，我才看见她们的正面，衣服与牛仔裤上，溅满装修时才会有的白灰。还有那位身材惹火的姑娘，面容同样姣好，可惜却穿着

一双显然是男人尺码的有些过大的布鞋，黑色的鞋面几乎被白灰埋没。也许是买到一个好价钱，姑娘们有些兴奋过度，笑闹变成推搡，险些撞到一位刚从店里走出来的穿着时尚的维吾尔女人。女人险恶地狠狠地瞪了她们一眼，姑娘们理亏，虽然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撞到，但还是一迭声地对不起，女人拍打着她们险些蹭脏的衣服，嘟嘟囔囔地走远。

她们依然很快乐，向老板娘要了一只塑料袋——也许是中午工休临时决定出来逛街，她们并没有带着包——把打底裤塞进去，然后向前继续逛着街，直到钻进一家出售十字绣的小店，很久没有出来。

其实这世界差不多就是这样运转的，在哪里都是这样。就像去温宿的公交汽车上，一位年老的维吾尔女人之前在招呼着一位也许认识的年轻维吾尔女人，要她坐在身边。可是年轻的维吾尔女人显然更愿意独自坐在右手边单排的座位上，年老的女人有些悻悻然地，又坐回到刚刚让出来的双排座位的外侧座位上。后来，公交汽车上的乘客越来越多，将近温宿县城的时候，长来一位年纪更老的，穿着有些破旧肮脏的女人，她想坐在里侧的座位上，可是年老的女人装作全然不见地继续转头与年轻女人攀谈。直到更老的女人拍拍她的肩，示意她要坐进去的时候，年老的女人这才扭过身来，满脸不情愿地让过空隙。

嫌贫爱富，世界的哪里都是这样在运转。

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信仰。

没有什么不同。

阿克苏是一座富裕的城市，最起码，看起来如是。

阿克苏也是南疆汉人人口比例最多的城市，大约占据六成左右。

阿克苏也是南疆维吾尔人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有更多的维吾尔人，尤其是维吾尔女人就业于世俗的工作岗位。我入住的宾馆前台，我甚至更想让那几位维吾尔姑娘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因为她们显然更漂亮——前台的汉人姑娘当然也很漂亮（以防你们看见我的这篇游记）。还有宾馆旁边拯救我昨夜饥饿的德克士，那位看起来像是主管的维吾尔姑娘，章法不乱地用全无口音的汉语应付着柜台外的汉人食客，礼貌而周到；用维吾尔语大声调配着后厨维吾尔厨师们制作食物的数量与顺序，不时还要照顾身边实习的维吾尔小伙。深夜的快餐店里，那边角落着坐着四五个维吾尔男孩子，喝着大杯的可乐，嘻笑

打闹，我好奇的是坐在正中最帅的孩子，一头卷发应当不是天生的吧？还有这边，角落里静悄悄地坐着一对维吾尔情侣，年轻很小的情侣，深夜在快餐店里消磨他们无休止的爱情。女孩子有些腼腆，男孩子却没有细腻的心思，好意让她坐在最内侧，却是面向大厅的一侧。大厅里有人张望过去的时候，她会害羞着低下头去，吃一根她一直没有吃完的薯条。



可是即便在阿克苏，我依然在公交汽车上，遇着身着吉里巴甫服饰的维吾尔女人。

我热衷于观察人，观察人的眼神，当我遇见吉里巴甫服饰的女人，尤其是当吉里巴甫服饰的女人与世俗化穿着的维吾尔女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我注意到永远只有吉里巴甫服饰的女人注意着世俗化穿着的女人，而世俗化穿着的女人，不知道是不愿意还是没有勇气，她们几乎都是低首垂目地走过。

在叶城去莎车的长途客车上，与我交谈的那位在北京生活过的维吾尔姑娘，说过她在保守势力严重的地方，同样感觉害怕。保守势力对她们的评价，与她们的自我评价，其实是一致的，就是离经叛道。所以她们知道自己何时会因此而身处险境，所以她们才会害怕。

吉里巴甫服饰的女人，也许是因为蒙面与黑纱的背后，心理上更有安全感，也许根本上就是道义上更有优越感，所以总是直勾勾地注视着她们。虽然那种注视的目光里同样读不出感情，读不出好恶，但

是被如此注视总不会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从去年，新疆各地频发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蛊惑与煽动的暴力恐怖事件以后，被普遍认为是具有浓烈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吉里巴甫服饰，已经属于被严禁的宗教表现形式——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服装。

在南疆各地的公共场所门前，也都有明文张贴严禁穿着吉里巴甫服饰的公告，但是，因为地方规定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看来在新疆的执行效果非常之糟糕。汉人警察制止，基本上必然会触动敏感的民族矛盾进而引发纠纷，而维吾尔警察基于种种纽带关系，更是不愿意主动制止。所以，在库尔勒、和田、喀什，这些地州的核心城市，身着吉里巴甫服饰的女人随处可见，甚至在阿克苏，依然没有禁绝。至于在乡镇，一片详和的色力布亚大巴扎上，我更是看见与阿富汗、沙特阿拉伯的波卡完全一致的吉利巴甫，实在令人震惊。

吉里巴甫，即是指阿拉伯国家妇女穿着的罩袍。英文名Burqa、Burka 、Burqua，因此音译为波卡、布嘎或布尔卡。吉里巴甫服饰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也为原教旨派别瓦哈比派所鼓吹，因此才会被予以禁止穿着。为了逃避政府禁令，新疆的吉里巴甫服饰，大多以面纱或口罩代替蒙面的黑纱，虽然形式上有细微的不同，但是实则依然是实质上的吉里巴甫服饰。

中国毋庸置疑地是一个世俗国家，世俗国家的标准，即是对宗教事务保持中立，没有国教，所有宗教平等，并且政教分离，不允许任何宗教干预或者控制政府权力。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推行的与追求的，无一不是与之相背离的，几乎是挑战全世界现有格局与秩序的：彻底否定世俗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主张建立神权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反对法治世俗化，实行法制伊斯兰化；宣扬进行“圣战”，并诉诸行动。

在新疆，圣战，自不必说，已经屡有所见。

伊斯兰教法，在南疆乡村也是在普通蔓延。处处可见的宣传标语，许多是要求维吾尔适龄青年要去民政局依法结婚与离婚，而不是只依照伊斯兰教法念“尼卡”结婚，念“塔拉克”离婚。只说离婚的“塔拉克”，是维吾尔语“离弃”的音译，即是伊斯兰教法中的无条件口头休妻。叙述其三种形式：

一，一次宣布休妻。其后妻子的三个经期为等待期间，只要丈夫

不与妻子同房，期满后，如果丈夫仍然坚持原意，则妻子必须离去。等待期间，丈夫可以撤消休妻决定，这种是塔拉克最常见的形式，是可以撤消的休妻。

二，三休制。即丈夫在第一次宣布休妻后，分别在妻子的后两次经期再做两次休妻声明，等待期满后，妻子必须离去。但在第三次休妻声明宣布前，丈夫依然可以收回休妻决定，第三次的休妻声明一旦宣布，则不可挽回。

三，丈夫将三次的休妻声明一起宣布，或声明他的一次休妻宣告即等同于三次休妻宣告，即玉其塔拉克。此类休妻声明一旦宣告，即无挽回余地，等待期一到，休妻立即生效，不可撤消与反悔，也因此不可复婚。

听起来像是上个世界甚至遥远西域三十六国时代的事情，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现代的南疆。 而且，如此民不报，官难究的事情，也绝不是凭着些标语口号即可以制止的。

吉里巴甫服饰却不同，吉里巴甫服饰等于是公开的宣传其背后所代表的种种挑战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想。吉里巴甫服饰从来不是维吾尔人的传统服饰，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久居新疆的朋友都会告诉我，吉里巴甫服饰的流行，主要开始于最近几年，并且愈演愈烈。

所以个人以为，立法禁止公开穿着吉里巴甫服饰，并且立法禁止原教旨相关思想与行为的传播，实在是当务之极。

而且，这已经有许多先例可以借鉴。

最近的是法国参议院于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所通过的“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所蒙面”法例。法例以公共场合蒙面严重影响公共安全为立法精神，因为相关条款的适用范围也扩大化地包含：面罩、头盔、安全帽、巴拉克拉法帽、伊斯兰罩袍等将面部完全遮挡面部之物品。而波卡则根据法国国民议会率先于七月十三日通过禁着令。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法例生效，明令于街道、商店、博物馆、车站以及公园禁止穿戴面纱以及面罩等任何可以将面部遮蔽之物。该法条适用于所有法国公民，包含男性、女性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摩托车骑士、从事有危险性之工作者穿戴头部保护器具则不在法律规范之中。若违反该法条将回被处以一百五十欧元之罚锾或公民教育。对于强迫他人于公共场合穿戴蒙面器具者可以处三万欧元以及一年有期徒刑，如果受害人不足十八岁，处罚可以加倍。

新疆不是伊斯兰教的新疆，新疆更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新疆，新疆是世俗国家中国的新疆，新疆是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各种族与各民族的新疆。

如果在公共场所以任何形式传播有害其他种族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思想，那么必须予以严厉禁止。

这并不是个人的事情，这是事关我们所有人的事情。

傍晚，回到阿克苏，我问一位精通汉语，穿着入时的姑娘——我不好说她是谁，我本也并没有如此询问的意图。只是当时，门外恰好有两位身着吉里巴甫服饰的姑娘并肩走过，一起张望着门内。

我问她，她们干嘛穿成那样？好看吗？

她没有回答我，而是继续着之前的话题，仿佛我从来没有询问过她什么。

我不知道的是，她是没有听见，不愿意听见，还是不敢听见。

2014.06.22 23:38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东大街 汉庭连锁酒店

南疆纪行之二十二　乌什

阿克苏西城客运站发往乌什县的客车，最早一班在北京时间八点半，不过是本地时间凌晨六点半，实在是南疆发车时间最早的客运线路。而且，频率极高，每十五分钟一班，每天共计发车五十班。

我以为必然会有许多旅客往返阿克苏与乌什，可是当第三班客车出站时，车上的乘客甚至不足四分之一。清冷寥落，彼此疏远地散坐着，如果不是出站口外的车祸让前面的维吾尔人起身张望，坐在后面的我甚至感觉不到客车上还有其他旅客。

也许并不是因为周一的缘故，司机看起来已经习以为常，淡漠地清点人数，然后径直发车西去，没有半点停车多候些乘客的意思。当然也不能等候，每次班车只有十五分钟的间隔，总不能都积压在一起。

后来，看见迎面而过的乌什发往阿克苏几乎座无虚席的客车，我才明白所有客车司机的排班，总会轮流着好与坏。清晨，由乌什发往阿克苏，或者傍晚，由阿克苏回返乌什的客车无疑是生意最好的，其他时候，大约也只有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了。

乌什县在阿克苏市以西，两百里。水草丰美的两百里，自入南疆以来，水草最美的两百里。

相连两地间的306省道，大体依着托什干河流向而筑。近阿克苏的半程，公路紧邻托什河，白杨，水草，宽阔且水流湍急的托什干河，然后是麦地，林场，还有南疆初见的油菜花田。

远山，是黛色的天山南脉。云雾与雪顶纠缠一处，大约是云厌倦天空了，驻足为雪；雪厌倦山峦了，起身为云。

将近乌什的半程，公路与托什干河渐行渐远，只看见无数的白

杨。遮蔽公路，遮蔽视线的白杨，忽然仿佛秋天，仿佛去年秋天的西伯利亚，无尽的白杨林。

白杨林后的麦田，总会在四周的田埂再种植白杨，白杨如篱笆一般将麦田围起。毕竟不是在西伯利亚，是在新疆，有时间与烈度足够的阳光，无须担心白杨只手遮蔽了麦田的天。

已经有最早的已经收割的麦田，空气中弥漫着麦草秸秆淡淡的香。偶尔有人家的地方，还有麦草燃烧时的烟，看不见，却一定四散弥漫开来。昏昏欲睡的时候，闭着眼睛依然可以感觉到被白杨林过滤的阳光的忽明忽暗，还有麦草的烟，忽然难以饥饿难以遏止地膨胀起来。

客车上零落的旅客之中，还有一位汉人。我只能隐约看见她露在座位靠背之上的，焗染成茶色的长发。我听见她用汉语说起电话，我却没有注意到她什么时候从哪里上车。

我以为她会和我一起到乌什，没想到她却是最早下车的。在路旁白杨林忽然中断出的一处路口，她起身招呼司机停车，手里提着一大桶白酒，最廉价包装的烈酒，甚至不是什么北京红星二锅头。还有一袋点心，加上酒的重量，让她下车的时候险些失去平衡。

我左右张望，除却路口深处的一座土坯房外，我找不到任何其他有人生存的痕迹。没有其他岔路，没有其他房屋，路旁甚至没有任何指示牌。手机地图显示在那间土坯间后的深处，名作荒地农场。

是探望她在兵团农场劳作的亲人的吧？

一位嗜酒的亲人，也许是酒精让他挺过了在荒地农场最初的岁月，驱寒，解乏，或者是排遣寂寞。

无论离家多久与多远，在南疆遇着的许多汉人似乎永远无法摆脱此身客居他乡的焦虑，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时常会说起回家，也许只有回家才是唯一正确的归宿。

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情绪，有着这种情绪的后代，那些出生在新疆的汉人，却大多没有这种焦虑。因为家的概念，大约只与自己的童年记忆相联系。生在新疆，那么新疆自然是家，已经在家里，还有什么可以焦虑的呢？

但是那些童年在他乡的汉人，不管来的时间有多久，甚至远远超过他们在他乡的时间，他们依然想念着那处可能早已荒芜的家乡。

清晨送我去西城客运站的汉人司机，听说我的目的地，不容置疑地说一句：十块钱。我知道这个价格，在南疆搭出租车，只要稍微远离市中心，司机便会直接说出一个显然比实际所需要高的价格。不过十块钱还是公允的，在喀什同样的距离去喀什边防支队，司机开口要价便是二十块钱。我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充分理解。我的态度显然让司机很是满意，于是很顺利地开始聊天，他反复解释他要的价格其实只比实际价格多出一两块钱，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某处红灯前，一位维吾尔司机抢道，他自然说起维吾尔司机在公路上的种种脾性。越说越激动，乡音喷薄而出，尤其是那些骂人的脏字眼儿，“妈卖皮”，许多人简直不以乡音骂人便不能称之为骂人。

重庆人。

我问他是重庆哪里人，他回答：“江北县”。

江北县，改置为现在的重庆渝北区，是已经消失二十年的行政区划。他惊讶于我知道渝北，更惊讶于我知道两路，于是快乐地说他新买的房子就在两路。

他十七岁从江北县来到阿克苏，在阿克苏二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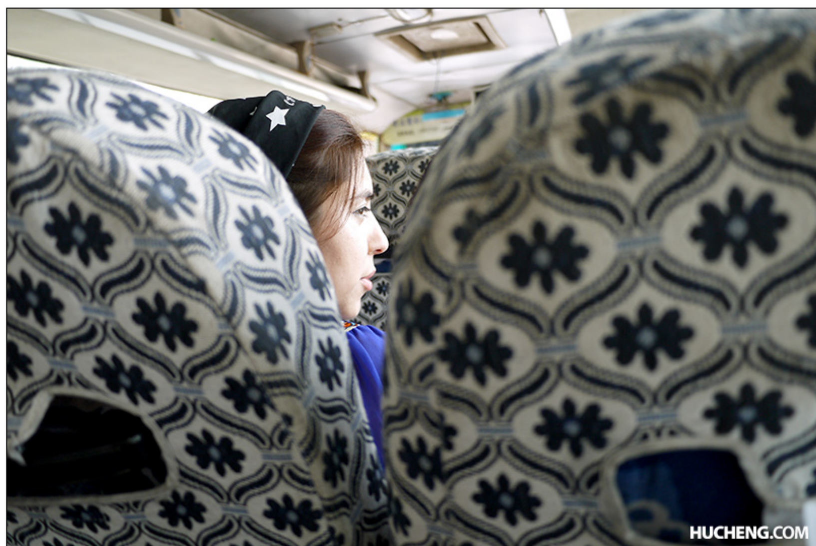
但是他说，我们还是要回去的。大女儿已经回重庆上学，八月份小女儿也要回去。虽然他们暂时还会回来努力几年，但总还是要回去的。

“现在，屋里头还有个老人。”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要等同在阿克苏的老人老后再回去，还是因为老人要叶落归根而一同回去，这我不方便去问。但我知道他肯定是要回去了，虽然大半辈子生活在阿克苏。

他记得的是，他小的时候，他回渝北买的楼盘那里，还是一片农田。

“都不一样了。”



阿克苏向乌什，依次途经阿合雅乡、阿恰塔格乡、亚科瑞克乡、阿克托海乡。阿克托海乡与乌什县城所在的乌什镇彼此相连，而其中最繁华的，却似乎是距乌什最远的阿合雅乡。

坐在我前面的两位维吾尔姑娘，就是从阿合雅乡上车。一直快乐地聊着天，一直有浓郁的香水味道飘散开来。穿着世俗化的服饰，只是扎着头巾。我能看见侧面面庞的姑娘，也许是笑得太多，忽然有些担心，于是从包里掏出化妆包，对着镜子淡淡地补了一些妆。

我第一次看见旁观她们的维吾尔女人的情绪。其后不远上车的一位维吾尔女人，传统维吾尔服饰，没有遮面，坐在她们过道对侧的座位上，指甲缝满是泥土的手里，攥着用来买票的零钱。她有茶色的头发，茶色的瞳彩，看着姑娘们，听着她们说话，然后随着她们一起淡淡地无声地笑了起来。

我真喜欢看见这样彼此面容鲜艳而快乐的人们，不是只有一双隐匿在黑袍与黑纱后的冰冷的眼睛，那让人厌恶而这却让人快乐，我想我都已经爱上她们了。

可惜我却不能听懂她们在说些什么，不能随她们一起快乐，我又开始厌恶让人们无法彼此交流的各种语言了。



乌什县城并不小，但结构却简单明了。东西向穿城而过的306省道，称为热斯太街。县城四面环山，北侧是遥远的天山南脉，而其余三面却是紧贴县城的山崖。于是街道主要由热斯太街向北延伸而去，似乎有遥远的纵深。

乌什县城的世俗化程度非常之高，维吾尔人无论男女普遍穿着世俗化的服装，甚至维吾尔男人普遍不会丢弃的用以标示民族的四角帽也很少有人佩戴。年轻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年以上的男人偶尔才见着，但是一身笔挺西装的维吾尔老人，更是令我感佩。感觉有些非比寻常的是，乌什县城的汉人并不多——也许是我没有找到汉人的聚集之地，只是就主要政府机关所在热斯太街而言，从东走到西，再从西回到东，所见汉人几乎全部是政府机会工作人员。绝少有汉人的店铺，我甚至没有找到一间可以午饭的四川饭馆。

新建的乌什县大清真寺也在热斯太街街北，一九八〇年建的旧清真寺距离也不遥远，只在相距百米外的英买里路。门楼两侧的店铺，生意兴隆，烤馕烤肉，抓饭凉皮，圣地没有仙境的云雾，倒是不乏人间的炊烟。

乌什县城实在是与其他南疆县城迥然而异。

无从考证，光绪九年于阿克苏置直隶州时，为何以温宿为名？并且笃定的，再置温宿县，仿佛前汉时阿克苏地并非姑墨国，而是温宿

国。

温宿国，“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胜兵千五百人。”温宿国王城温宿城，实则即是在乌什县。也就是说，如今阿克苏近旁的温宿县，实则与温宿全无半点关联。

王莽时，姑墨王曾奔袭温宿，杀温宿王，温宿役属于姑墨。北魏以后，姑墨与温宿同为龟兹并吞。贞观二十二年，唐破龟兹，于温宿地置温肃州，州治大石城，也称于祝，隶属安西大都护府。明以后，其地一度归属蒙古准噶尔部，时名图尔璊。乾隆二十年，清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同年将图尔璊汉文地名定为乌什。光绪九年，置乌什直隶厅，隶属阿克苏道。民国二年，乌什直隶厅改为乌什县。

乌什，维吾尔语地名称为ئۇچتۇرپان，Uqturpan。喀喇汗国时，《突厥语大词典》载乌什其地名为吾曲（Uq），有观点认为，温宿-于祝-吾曲-乌什是同一词源的不同音译。

准噶尔部占据南疆之时，曾将吐鲁番地区一部维吾尔人迁至乌什。图尔璊，Turpan，即是吐鲁番的另一译写。而当地突厥语族实则称之为吾曲图尔璊（Uqturpan），标记其地为吐鲁番人大量迁入吾曲。

也许正是因为乌什这一极为特殊的族群变动，才会导致乌什县城与其他南疆县城差异显著。

乌什至阿克苏沿途，并不仅仅只在荒地农场才有汉人。

汉人几乎分布在乌什所有乡村，所有偏僻的在其他县城的乡村看起来完全不应当有汉人的地方。

下午由乌什回返阿克苏时，客车依然空着半车的座位。但是乌什发往阿克苏的客车没有那么密集，所以客车有更多的时间在每处乡镇或者乡村的路口候客。

令我感觉震惊的是，陆续上车的，几乎全部是汉人。从繁华的阿合雅乡，或者全无人踪的偏僻村口。

乌什县由浙江衢州援建——县城热斯太街西端，居然还有一家衢州金色假日旅游公司，不知道是主动来乌什开设分店，还是受政府鼓动。我此行南疆，除却在喀什与塔什库尔干见着几位游客，其余时间，一路孤身，不见第二位游客，可想而知现在南疆以地接为主的旅游公司的境遇。衢州金色假日旅游公司，房门紧锁，以及左右的店

铺，一片萧条。——因此沿途有不少名为浙江衢州新村的村落。清一色带小院的曲尺形砖瓦房，正屋三间，右侧折出一间厢房，涂刷成鲜艳的黄墙红顶。有些汉人，甚至独身行走的姑娘，就在路旁下车，走进某座衢州新村，聚集在村口的维吾尔村民，见怪不怪地继续着他们的谈话。

还有，让我念念难忘的，阿合雅乡上车的祖孙三人。

剃着光头，已经长出短短发茬的孩子，坐在座位上就盯着我看。可是又不像大多数维吾尔孩子那样能够全然不畏惧陌生人，我只是和他打个招呼，他已经怕生地再也不看我。嚷嚷着，要从奶奶的身边离开，同他的爸爸挤坐在一起。也许这样，他就可以坐在我前面，即不用因为好奇心忍不住打量我，又不用因为我回望他而感觉害怕。

独自坐在那里的奶奶，穿着明艳的红花绿叶的花布做成的衣裳，赭石色的棉布裤子，一双黑色灯芯绒的布鞋，紫色袜子与黑色鞋面上，溅着不少黄泥斑点。手里提着新买的玩具包装，是一台电动汽车。一小袋白皮的葵花籽，还有一袋有椒盐与葱花调味的烤馕。两只馕，看起来都是吃剩下打包回来的，一只馕还剩下多大半，一只馕只剩下小半，还有一牙手指长的馕边，也被装在了一起，没有半点浪费。

上车的时候，儿子递给司机二十块钱车钱，说了句被电视巨大声音淹没的地名。我即便听见也不知道在哪里，而售票员显然是明白的。但是我已经有足够的线索可以猜到，他们一定会在半途某处村口下车。

他们一定是在某处荒地开垦出的农场劳作，今天是周一，但是对孩子而言，一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爸爸与奶奶会带着他，去大地方，带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礼物。那么好的礼物，一辆玩具电动车。



果然，后来他们某处村口下车。村口的路旁，两顶军绿色的帐篷，帐篷前的路旁，摆着几只蜂箱。是最辛苦的蜂农，更大些的帐篷前，一块最小号的太阳能电池板。

停在村口的客车里，已经完全没有手机信号，地图上大约能看出来，水泥路尽头的村子，名作托万克荒地村。

水泥路还很远，看起来要回到家里，祖孙三人还要走上很久。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下饭店，买玩具。走出村口，他们没有向左去阿克苏，也没有向右去更远的乌什县，只是去了一座名作阿合雅的乡镇。

路过的时候，我以为是一座就像我在旅途中经过的无数个无足轻重的不起眼的乡镇。

可是，阿合雅乡，我会记着。我们以为无足轻重的，也许是别人举足轻重的。

比如记忆里，一辆来自那里、来自童年的玩具电动汽车。

2014.06.24 01:44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交通路 艺欣酒店

南疆纪行之二十三　拜城

拜城西郊的米吉克，据说最初土地贫瘠，即便荒草也是稀疏寥落，人们称之为米尔米尔其格，维吾尔语意为羸弱的芨芨草。后来，米尔米尔其格省音为米吉克。

不知道那片贫瘠的土地，如今在米吉克乡的哪里。但肯定不是在库木买里村，库木买里村里小小的十字路口，水渠与白杨之后，是将丰收的麦田。还没有收割，在清晨舒缓的阳光下，一片彼此浸染的黄绿。

十字路口向北，左右各有一间烤馕的小店，他们让街头弥漫着烤熟的麦香。向东，有几家烧烤的小摊，没有烤肉，没有羊油在木炭上被焚烧而出的浓烈的烟。铁炙子上，只有一些清淡的豆制品，豆干豆皮素鸡。可以算作荤腥的，只有一把细细的清真火腿肠。最多的是土豆，已经煮好的带皮土豆，围坐在摊前的维吾尔人，似乎每个人都会要上一个两个，或者索性只要土豆。这大约也是为什么烧烤的小摊用的是维吾尔人很少用的炙子，土豆码在炙子上，烤透，滚烫地在食客面前的铁盘里蒸腾着热气。食客掂起来，手里翻滚着，就势捏着不是那么烫手的土豆皮，掰开，然后蘸些辣椒酱或者加盐的孜然粉，塞进嘴里。

南疆其他县城很少有见如拜城百姓般嗜好土豆，不像南疆的维吾尔县城，倒更像西北的汉人或者回民县城。一地的物产，才是决定一地何为美味的根本原因。县城里，维吾尔人聚集的随意哪处街角，便有一位维吾尔老太太，面前摆一只装满煮熟的土豆的竹篮。竹篮上，搭一条木板，木板上一盘切片的煮土豆，一碟辣椒，一碟孜然。最便宜的小食了，无论孩子还是大人，路过的时候想吃了，拈起一片来，蘸两次孜然，一片也就三口两口。

拜城之拜，音译自维吾尔语باي，Bay，巴依，意思就如同阿凡提里的巴依老爷，富庶、富有，自然也可衍生为富人，财主。想起阿凡提里总是脑满肠肥，大头小眼睛的巴依老板，也觉得拜城颇有喜感，所以我更乐于称拜城为巴依县。

巴依县初名拜城在光绪八年，当时，土豆已经在中国广泛种植。相对于其他种植在贫瘠土地上产量极低的农作物，改种土豆能够得到更多的淀粉，得到更多的热量来源以维系生命，也许正因为如此，高产土豆的拜城才可得名巴依。

只是这种巴依，就如同现在依然以土豆为主粮的地方，比如那些西北，多少令人感觉心酸。

米吉克的土地，依然有不少是汉人在耕种。

同车去米吉克的，像是依然在四川那样背着背篓的女人，询问司机还去不去哪里，知道只停在库木买里村时，低声抱怨一句：“那还有好远哦。”然后下车来，一个人向西走远，背着背篓，背篓里大约是她在县城里没有卖完的蔬菜。

还有坐在我前排的维吾尔人一家四口，父母和两个儿子。在路边买了两大袋最大尺寸的烤馕，父亲提一袋，小儿子提一袋，太大了，垂下手臂要拖在地上，于是几乎是捧在怀里。向南的路口有一辆马车，南去的人们太多了，居然挤坐不下。谁也不愿意落下，没有办法，一辆装满不知道塞着些什么的编织袋的电动三轮车也被拦下。赶马车的白胡子维吾尔老人安排两位也提着大袋烤馕的汉人就和在三轮车的驾驶座上，这才谁也不会被落下。



小儿子看起来怎么也有六七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黏着腻着父亲的儿子。母亲与大儿子坐在那边，父亲与小儿子坐在这边，一路上小儿子简直每分每秒都在闹爸爸，捏爸爸的脸，搂爸爸的脖子，然后时不时深深地吻上去。父亲也乐意和儿子闹，捏回来，搂回来，也吻回来。或者抵着头，吐着舌头扮鬼脸，大儿子那边沉稳冷静地与妈妈肩并肩坐着，闹作一团的父亲反而像是小儿子没有长大的兄弟。

父亲抬起右手闹儿子的时候，一瞬间我看见他右手的中指与无名指指头齐齐截断，断茬的伤口似乎还没有完全愈合。戴着鸭舌帽的父亲看起来已经显得很是苍老了，虽然从他儿子的年龄上判断他还并没有老去，也许是生活过得并不容易，虽然和儿子坐在一起回家的时候他是那么快乐。

同样是在乡里，米吉克乡恬静而安详，远不像在莎车托木吾斯塘乡那般紧张与危险。人们穿着轻松，有年轻的姑娘拖着拉杆鞋，轻快地从乡里深处走来，临街杂货铺熟识的女人与她打着招呼，她大声地回应着，就像是在背着背篓的大嗓门的四川。

十字路口有回县城的公交汽车，我掂着三串烤豆腐干与素鸡跳上已经发动的汽车，前排两个学生模样的维吾尔姑娘回头看见，笑了起来，大约是因为我狼狈模样。后来，在前面的村口，又从后门跳上来两个维吾尔男孩子，与我同坐在后排。前面的姑娘再次回头张望，再次笑了起来，也许是喜欢上一个陌生男孩子害羞的笑。男孩子们显然

感受了电光火石间的好感，相视一笑，然后会意地向前坐过去，再坐过去一排，直到坐在姑娘们的身后。

却反而拘束了，只是默默地坐着，姑娘们也再没有回头。

一起在民俗街下车，那是公交汽车的终点站。

所谓民俗街，其实就是一条并不算长的商业步行街，服装店与饭馆交错在一起，绝大多数是由维吾尔人在经营。服装店门外，幌子一样挑着各色的丝袜，店里大多也是世俗化的服饰，唯一能够称之为民俗的，大约也只有维吾尔饭馆里的烤肉烤包子。

有意无意的，民俗街似乎也是拜城汉人与维吾尔人彼此生活的分水岭。民俗街南口在交通路，北口在胜利路，是拜城的两条交通干线，拜城大约也沿着这两条干线东西分布。

汉人主要生活在城西，我住的宾馆楼下，交通路边，一排南充人的四川饭馆，空气中几乎都溢满了川菜与火锅的香腻。

连排的川菜馆对面，是连排的风化场所。比叶城更多的门脸，年纪不小的女人们匿身在昏暗的门后。但是他们涂摸得雪白的面孔却是令人难以忽略的，张望着走在门外恰巧纷纷若有所思，步履徘徊的男人们。

风化场所大约是最完美的民族大团结与宗教大团结的样本。雪白的面孔，有汉族女人，有维吾尔族女人；徘徊的步履，有汉族男人，有维吾尔男人。我并不清楚他们信仰什么，孔圣人，佛祖还是安拉，但是在风化场合，大约他们只信仰他们体内的荷尔蒙，唯一能让他们有是非观的只是雪白面孔的美丑，至于其他，各自归天吧。

当然，夹杂在性欲之中的，还有赌瘾。而且生意最好的，是伺候财瘾的一间名为新叙府茶园的麻将馆。四五桌麻将，二三十国手，四五十看客，灯火通明，烟雾缭绕。

一片详和。



　　至于维吾尔人，自然主要生活在城东，起点大约就在距离民俗街北口不远的拜城清真寺。

　　清真寺紧临着人行道而建，门前没有宽阔的广场，自然也没有许多宗教人士聚集。清真寺内似乎正在维修，院门紧锁，以至于一个带

着篮球的维吾尔男孩子，捶了半天铁门，也没有人出来为他开门。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一脸茫然。我指了指怀中的篮球，于是我们在清真寺门前玩了会儿篮球。

由清真寺向东，直到亚吐尔乡，路旁没有再见着任何一家四川菜馆。

即便彼此愿意，但是信仰与禁忌的不同，让汉人与维吾尔人很难生活在一处，或者说，穆斯林很难与任何非穆斯林生活在一处，其中原因是显而易见，人尽皆知的。以新疆为例，无论一座县城是趋于保守化而还是趋于世俗化，无论汉人与维吾尔人日常交往疏离还是频繁，但最终的生活，回到家里直到明天的生活开始之前，彼此全无瓜葛。

而这样的割裂，似乎又全然无解。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分水岭，总是如有雪顶的山峦一般，横亘在每座南疆的县城之中。

亚吐尔乡远比米吉克乡繁华，新建的学校与街道，对口支援方是中国最为富裕的温州。亚吐尔，维吾尔语意为沟岸上的烽燧。据传以前在亚吐尔乡东面有宽阔的沟壑，沟岸筑有烽燧，因此而得名。只是现在，我沿着东向的道路走到尽头，也没有看见半点关于沟壑与烽燧的踪迹。

向西是一条通往乡村深处的土路，路口拴着四匹拉着车的牲口，一匹马与三头驴，无数的蚊蝇让它们很焦躁。最可怜的是那匹马，大概是不愿意马尾扫着坐在马车上的人，马车主人把马尾系在了马缰绳上。健壮的枣红马儿屡屡希望用马尾驱赶身上的蚊蝇，可是甩动马尾的努力只是被缰绳牵挂着一阵阵的痛，烦躁却又无可奈何。

土路的深处，却是一片安宁。土路两旁有白杨，还有已经长到一人高的玉米。白杨林下，坐着一对年轻的男女，小伙子一直在努力劝说着姑娘。我走过去的时候，姑娘一次又一次躲开小伙子的脸，不愿意看见他。而我走回去的时候，姑娘凝视着小伙子的眼，羞怯地笑着。

我没有走到最深处的村里，西边的天空已经浓黑，仿佛有人把墨笔浸在了清水中。

昨天傍晚，我来拜城的时候，已是一路的雨，似乎我遇上了拜城最绵密的雨季。

我最终还是没有在暴雨落下之前赶回宾馆，大约只差五分钟，我被困在了胜利路48号的一家面包房里。雷暴雨，而且夹杂着玉米粒大的冰雹，面包房的胜利路，不多时候已经积满了半尺深的水。



冰雹来的时候，气温仿佛瞬间下降了十度，一阵阵仿佛冬天的寒风，拼命灌进面包房里。

面包房的姑娘探出身子，招呼躲在门外屋檐下的汉人与维吾尔人进店躲躲，“店里暖和。”

不知道是躲雨的维吾尔人听不懂汉语，还是他们不愿意走进出售食品的汉人店铺，走进面包房躲雨的，只有那位汉人。

他穿得很厚，绿布军装下，还有厚厚的中山装与衬衣。藏青色的裤子很肥，里面似乎也衬着秋裤。还有一双旧的已经满布裂纹的大皮鞋。坐在面包房里，掏出他的显示屏已经破碎的手机，放着声音巨大的音乐。

他似乎总在那里，与面包房里的姑娘们都已经是熟识的模样。

老严，说书人一般，我只是问着他家乡在重庆哪里，他便把出重庆下三峡的各县一一讲了出来：

“涪陵，有榨菜；我们那里有鬼城，晓不晓得是哪里？”

“对头，丰都。万县。云阳，那里有张飞庙。再有奉节。”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晓不晓得是谁的诗？”

“对头，李白。”

我说着李白，打着哈哈又走到了门外。老严嗓门巨大，每一句几乎都是运足底气喊将出来。

屋子里，摆着他随身带着的两把小马扎，还有一把老式的大雨伞。小马扎让我以为老严只是出来遛弯被困雨中，我问他是不是孩子们在拜城工作。

他说不是，就只有他一个人。然后指了指泛泛的北边，说住在那里，而且才来几来。

我实在不明白像他这样一位老人，为何会独身来到遥远的南疆。

他说，“看相。”

他指着看相谋生，但是显然这项谋生并不容易，所以他才会看出来如此落魄与寒苦。

因为这场雨，老严说起他在丰都时遇到的最大的雨，那年长江有最大的洪水，一九八一年，“那时候我才十五、六岁，还在上中学。”一九八一年是我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年份，而在那个年份里只是一名初中生的孩子，忽然这样苍老的站在我的面前，这种令人感觉恍惚的岁月的震撼，让我甚至完全没有听见他说的关于那次洪水的一切。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老严已经开始在说他这一趟的行程。

从丰都老家出来，去了湖北，襄樊与十堰。然后是河南，南阳、郑州。再向北，到山西，太原。继续向北，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再走宁夏，银川，最后到了新疆，从库尔勒来了拜城。

我问他下一站是哪里？

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再看吧。

也许是乌鲁木齐。

这是他的旅行，他没有人知道的旅行。

后来，雨小了，我打算回来。

我和他说：“走了。”

“走了。”

“我这边走，您哪边走？您在哪儿看相？”
“就是这里。”
他指着他原先避雨的屋檐下。

2014.06.24 23:06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交通路 艺欣酒店

南疆纪行之二十四　库车

终于到库车。终于到龟兹。

终于到安西。

前年未结束的出塞曲，终于也在今天完结。

出塞曲

长安　固关　陇山　凉州　酒泉　伊州　西州　高昌　交河　轮台　北庭　安西

东出拜城克孜尔乡，307省道与轮克路十字路口，一道武装哨卡；库车盐水沟，轮克路与217国道路口前，再一道武装哨卡。出伽师以后，这是我顺利逃避身份证查验，连续成功闯过的第三道与第四道武装哨卡。

也许如果我早知道，一路以来的武装哨卡，大多都可以如此轻松通关。正常情况，客车乘客应当排队通过一条有监控探头的狭长的通道，然后自行将身份证放置在身份证查验机上联网查验身份，绿灯亮起，也即是确定没有问题以后，完成一次通关。自入塔里木盆地南缘以后，和田与喀什地区的哨卡，维吾尔警察大多漫不经心，客车上的老人与妇女仿佛得到天然的豁免权，没有半点要下车的意思，径自坐在客车上随车通关，并没有任何警察过问。而在塔里木盆地东缘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哨卡，警察总还会上车监督所有乘客下车。

更为疏忽的问题是，乘客自觉自愿下车以后，却没有警察监督人们是否经由通道通关；或者即便经由通道通关，所有警察也只是坐在检查站内低头观看显示身份证信息的监视屏，并没有警察在通关监督人们是否验证身份证。

伽师去巴楚，在农三师伽师总场的检查站前，半车的维吾尔乘客

也许是因为熟悉情况，大多岿然不动。半车汉人倒是老老实实地全部下车，包括所有的女人，奇观是在许多回伽师的骑自行车与摩托车的维吾尔人的注视下，一队汉人接受维吾尔警察的身份证查验，而一车维吾尔人坐在客车上，轻松地随车通过。哨卡内只有一位维吾尔警察埋头在监视屏上，我有些愤慨，愤慨于形式主义，愤慨于自己和其他汉人面对不公时的沉默，有些故意的，索性直接从通道外走过。

没有人过问。

巴楚到阿克苏，没有检查站。阿克苏到拜城，在拜城西界的察尔齐镇察尔齐巴扎村外，检查站外终于有维吾尔警察愿意站出来，但是依然没有干涉半车没有下车的女人与老或半老的人们。有警察监视总不能直接从通道外走过，但是可以从通道内直接走过。像他们的司机一样，在通道内维吾尔人也喜欢超越，许多人同时出现在排着队的我的前面。拥挤在一处，警察依然只在哨卡的茶色玻璃后面，那我索性再尝试不查验身份证，直接走出通道。

没有人过问。

今天出拜城与入库车的检查站，大体依然如此。出拜城的检查站我直接从通道外走过，原来已经有许多维吾尔人也知道这种伎俩，我们三五成群的，大摇大摆通过。即便如此，我觉得检查站依然要表彰我们的奉公守法，我们毕竟还下车走过。

入库车的检查站，有汉人警察，但是同样的懈怠，但是好歹有警察愿意坐在路旁的警车里，远远张望着，算是监督。我假装拿着身份证，排队走到身份证检验机前，假装拿着身份证放在查验机上，然后通过，再假装把身份证放回钱包里。

没有人过问。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幼稚，在民丰的时候，我还以为不慎搭乘客车的恐怖分子，可以在检查站前下车，抄小路或直接经由戈壁绕行关卡以后，再继续搭车。这多么幼稚与肤浅？直接走过检查站就是。

然后嘲笑那些拿着身份证在排队的人们，只有好人才会任人摆布。

库车。龟兹。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

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

“龟兹国，汉时旧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龟兹王姓白，字苏尼咥。都城方六里。胜兵者数千。风俗与焉耆同。龟兹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座。龟兹国土产多稻、粟、菽、麦，饶铜、铁、铅、麖皮、铙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隋大业中，龟兹国王遣使贡方物。”

延城，今库车东郊，哈拉墩，皮朗古城。

西域大国。

佛国。

“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大唐贞观二十二年，唐于龟兹设安西都护府，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

如今在库车，宣传与追忆的，只有龟兹。唐时安西大都护府的荣耀，似乎不见踪迹。其实，即便是龟兹，除却龟兹这个名字之外，除却远处几座残破的石窟——比如我过克孜尔乡也未去的克孜尔石窟，又有什么踪迹可以追寻？

喀喇汗国皈依伊斯兰教，对西域诸佛国的圣战，南向于阗，北向龟兹。喀喇汗国以后，同样皈依伊斯兰的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继续圣战。拆除佛寺，捣毁佛像，焚烧佛经，屠杀僧侣。绵延千载的龟兹文化至此灭绝，僧侣或改宗伊斯兰，或逃亡他国，或者坚定信仰，惨遭屠戮。

何止七百年前的东察合台汗国，即便现在，塔利班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依然在劫难逃。若是大佛下有一众伴侣，命运怕是也与七百年前别无二样。

库车县城，东西走向。

清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至此，正式定名库车。光绪九年，设库车直隶厅，隶属阿克苏道；二十八年，改为库直直隶州，领辖沙雅县。民国二年，改为库车县。

《新疆图志》载库车城，“城内四里六分，东、南、北三面形圆，西面形方。”平定大小和卓判断以后，城内筑新城，即汉城，或称满

城，原城称老城，或称回城。

乾隆五十八年，重修库车城郭，开四门：

东门称苏库吾克，意即水门，因门对库车河；

南门称古力巴格库吾克，因门外为古力巴格村；

西门称夏玛勒巴格库吾克，后封闭不开；

北门称巴依库吾克，巴依即巴依县，拜城，因去拜城均出此门。

四门名称由维吾尔百姓约定俗成，并无官定名称。

由拜城至库车，路线大约与清时并无不同，依然由库车北门入城。最初见着的，便是保存依然大体完整的汉城北城垣。林基路街南北向穿汉城而过，再折向东，过库车河，天山中路与天山西路，横贯现在的库车县城，直到库车客运站，已经是库车西郊。

如果把东西向的天山路等分，大约西侧的六分乃至七分，都是很少见到汉人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尤其是库车河左右，甚至维吾尔饭馆里的菜单也不再标注汉语，中国移动在公交汽车车站灯箱里做的广告，也全部是维吾尔语，如果不是店铺招牌强制的双语对照，简直如同身在某个中东国家。

菜单压在餐桌的玻璃板下，除了阿拉伯数字的价格，茫然无措。接待客人的维吾尔姑娘，也不能说任何一句汉语，甚至听不懂，甚至听不懂我只说了两个汉字的：抓饭。

我有些后悔没有随身带着在民丰新华书店买的那本汉字注音维吾尔语基础教材。

姑娘有些无助地张望着老板，还好老板是懂汉语的，“抓饭，没有没有。”后来，从他口述的汉语菜单里我点了一份听起来适合我现在肠胃的清淡的“白面”。半晌“白面”端上桌的时候，才发现是一份油腻的“拌面”。



库车河河面宽阔，但是却只有一脉不宽的河水贴着河床西岸，自北向南流过。

河水极其混浊，夹杂着大量的泥沙。

桥下一坑河水里，几个维吾尔孩子扑腾着水玩。最大的孩子，独享着用封箱胶带缠在一起的泡沫板做成的浮筏，小些的不会游泳的孩子，只好把泡沫板塞在大大的裤衩里，扑腾几下，没有浮起来，却把大裤衩扯下来，在小朋友圈子里很是丢人。



桥上很多乞丐。西侧桥堍前的广场，是热闹的巴扎。广场外，有最多穆斯林来礼拜的热斯坦清真寺。在维吾尔人的世界里，乞丐大多围绕着清真寺乞讨，一如在汉人的世界里，佛寺门前总也会聚集着大量乞丐一样。

也许乞丐以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更为慈善，更愿意施舍。其实我见着的这些信仰只为度己，而非度人，他们伸着乞讨的手，人们从他们面前来来往往。愿意施舍的人，少之又少。

两侧桥堍左右有浓烈的臭味，汉城北城垣外也是同样，城垣底部被天长日久的随意排泄冲刷掏空。街对面维吾尔饭馆的老板径直走过来，屈膝蹲下，我正诧异他为何要在正午并且南向礼拜的时候，只见他掏出那话儿，就在人行道的边上，甚至远离墙垣。那边正打算走过来的维吾尔小姑娘，远远望见，忙不迭地跳下人行道，几乎绕到公路正中，快步穿过。

我终于在正午的烈日下走到库特鲁克欧尔达村，走到汉城的西侧墙垣外，却见着如墨般的乌云正从北侧天山南脉的山峦上汹涌扑来，雷声隐隐。而乌云的前锋，瞬间已经掩去阳光。昨天在拜城的雷暴雨让我心有余悸，果断回返。

城垣下，电动三轮车车夫终于愿意走近墙垣，走过的维吾尔姑娘依然还要绕远通过。

“库车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保牌下，遗矢遍地。

搭公交汽车再回库车河，雨势已经渐浓。

桥头摆着钱币摊的维吾尔白胡子老人，正在收拾他摊子上的宝贝纸币，今天的生意要提早结束了。

能够在某地的老城里发现售卖旧货的地摊，令人兴奋。虽然其中大多是烂街的赝品，但是偶尔寻着一件两件价格不高却极有收藏价值的玩意儿，才是最值得期待的事情。最初进城路过库车桥时已经注意到他，在汉人聚居的东城住下，片刻没有停留，立刻回返库车桥。



最先与我搭话的，却是坐在他身后的胖胖的女乞丐，半个臀部裸露在外面，要我手中的大半瓶水。水是一个漂亮的维吾尔男孩子带着我在街边找到维吾尔超市里买到的，遇见他的时候，我正在排摆在一处房屋废墟上的两张维吾尔墓地里用的床形木栅。

他跳到我眼前，比划着要拍照片。他似乎正害着结膜炎，眼睛红红的流着泪水。

看到自己的照片，他笑起来，然后转身就走。边走边回过头来看我，看见我拉着一家其实已经关门的杂货铺的店门，他跑过来问我要做什么？我说买水，他这才带着我去找街角的那家大而幽深的超市。我招呼着又要走开的他，要给他也买一瓶水，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揉着眼睛，穿过汽车横冲直撞的十字路口走远。

老人的钱币摊上，玻璃板下压着不少的各国纸币，来往的维吾尔人对花花绿绿的纸币很有兴趣。现在的局势，维吾尔人如果想要出国旅行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这本来也不容易，所以摸一摸那些纸币，全当是体验遥不可及的异域的气氛吧。

一串铜钱里，大多是后铸的用作纪念册里的仿制清代制钱。几枚锈色很漂亮的开元通宝，还有一枚宝伊局的红铜光绪元宝当百大钱。老人看见我有兴趣，伸出三根手指告诉我价格。三百并不贵，但是钱的品相太差，字口已经被磨损得有些漫漶了。

我问他还有更好的吗？他一迭声地说着“很贵的，很贵的。”从摆在摊子下的木箱里摸出一小只布口袋，口袋里掏出的宝贝，包裹着厚厚的手纸。“很贵的。三千五百块。”上手的是一枚大中通宝小平大钱，背穿上“京”字。

他知道我买不起，于是又像一层层剥出来那样再一层层包回去。旁边围观的人们，眼神艳羡。

权当是真品并且真如那般珍贵吧。



库车河的上游，墨黑色的云几乎要溶在河水中，风也乍然寒冷，一如昨天在拜城，我知道暴雨瞬间将到。

但是我依然打算走到库车大寺，临街有许多的店铺，我总不至于无处避雨。



庆幸的是，雨终于等我走到了库车大寺。就当我坐在库车大寺的门楼下，片刻，暴雨如约而至。

电闪雷鸣，可是雨却始终没有更大，雨似乎绕过了库车，直到雷声从天北滚落到天南，雨依然还是那样，后继乏力。人们开始感觉不屑，没有人再躲雨，生活只仿佛略一迟疑，然后一切如常。

库车大寺是伊斯兰教攻灭龟兹以后，在库车兴建的第一座清真寺。初为土建寺院，明时改作木构，民国十二年重修后遭大火焚毁，民国二十年重建。砖拱门楼应当是八十年代补筑。十二年前，库车县人民政府出资两百余万元再次重修。

十二年前的两百万，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

民国二十年，由库车人艾里木阿吉私人出资重建的礼拜大殿，雨中空无一人。

这是我在南疆进入的第一座清真寺，也是第一次进入礼拜大殿。库车大寺如同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辟为旅游景点，十五块钱的门票，任何人均可进入。铺满地毯的礼拜大殿里存放着不少个人物品，依然在实际使用。前方的小厅里，暗如永夜。隐约能看见一张如王座般的木椅，几摞经书，以及浓烈得无以化解的脚臭。

库车大寺前的小巷，东口就是库车城东门苏库吾克曾经的位置。一间杂货铺，买一瓶水，坐在棚下等着最后零星的雨散去。

雨水落在地砖上，会有一瞬间的明亮，转瞬暗淡，然后浸入地砖，消失于无。

忽然看见一个胖胖的汉人姑娘，撑着伞，走进对面的窄巷。

抬头看巷口电线杆上的路牌，原来那里有库车县第五中学。



天又重归晴朗。

我搭公交汽车向东，一路向东，直到库车客运站。

重见世俗化的繁华。我带着的唯一一件合适在夏季穿着的外套，在从若羌去且末的客车上，过道里被那位胖胖的红衣女人挤我的时候，挂在车座上被撕破。一路以来，我都穿着一件破衣裳，还丢了一件T恤。

终于在繁华的大市场里，我又买了两件新T恤。还有，两斤库车小白杏。

很甜，我开始感觉幸福。

回来的公交汽车上，我又遇见了自入南疆以来的，第一位维吾尔女司机。

温和地开着车，温和地看着人们上下，温和地走远。

2014.06.26 01:40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天山东路 99快捷宾馆

南疆纪行之二十五　轮台

买卖新开的轮台博物馆，实在是我见过经营理念最为乖诞的博物馆。

开门迎客，却不允许参观其地下一层关于西域都护府历史的核心展馆。“只有人多的时候才给看。”值守在馆门内的两位维汉馆员如此解释道。在我置疑这究竟为何时，负责登记参观者身份信息的维吾尔女馆员只回答以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规定。”

好在，她身后那位正在翻看一本轮台史地书籍的汉人姑娘，颇为同情我的万里来此却将就此错过的遗憾，略略的迟疑，然后向维吾尔女馆员相商，是不是请她询问一下馆长的意见，为我破例。

馆长也是位女人，汉人，三个女人张罗一家楼上楼下的博物馆，确实也是不容易。虽然勉为其难，但是馆长还是同意为我打开展馆的灯，然后在登记簿上备注我的行径，嘱咐汉人姑娘全程陪同，严禁拍照，“而且我们还有十分钟就要下班了，你快一点。”

我简直有进入某座皇帝陵寝地宫的兴奋与期许。现实却是残酷的，也许确实是皇陵，只可惜是一位僭称皇帝的草寇，一无所有。除却展板与模型，只有新近在乌垒古城出土的一些残破的民用陶罐与铜屑。我甚至没有用完十分钟的时间，三分钟后我已经站在博物馆的门外，暗自叹息。

轮台于我，有特别的意义。我对西域的向往，几乎仅仅只源自“轮台”这两枚汉字。

源自那年在盐池，一句“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

虽然此轮台非彼轮台，但是同名足矣，如果南疆我只能为一座县城而来，那必然还是轮台。

此轮台非唐轮台，而是汉轮台。轮台县境，前汉时轮台在西，乌垒居中，渠犁在东南。宣帝神爵三年，前汉于乌垒置著名的西域都护府。乌垒其地，“于西域为中，故为护治焉。”

乌垒故城，在今轮台县城东北策大雅乡东南三十公里处。

晋时，轮台属龟兹；北魏以后属吐谷浑；隋属西突厥。唐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后，由安西四镇之龟兹管辖，其后两度陷于吐蕃。元明两代，属东察合台汗国；明中叶以后，受喀喇沙尔也即焉耆辖治。

清时，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于轮台设阿奇木伯克官职，仍隶属于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光绪二十八年，置布古尔县。轮台城突厥语地名布古尔，Bügür，据《突厥语大词典》载：由库车城去高昌回鹘的山上有一个城堡名叫布古尔。大约最初为轮台城北山峦间一座城堡名称，后渐以其称呼临近的县城。宣统以后，改称今名轮台县，属焉耆府。

由库车来轮台，行政区划上，已经由阿克苏地区重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一次完整的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的环行，至此结束。

库尔勒、若羌、且末、民丰、于田、和田、皮山、叶城、莎车、英吉沙、疏勒、喀什、塔什库尔干、伽师、巴楚、阿克苏、温宿、乌什、拜城、库车、轮台。二十六日，一州三地二十一县市。

库车客运站是一路以来最糟糕的客运站，工作人员态度蛮横，让我奇怪的是进站口一位身着便服的维吾尔工作人员究竟是何身份，不板起面孔来以训斥的口气便不能说话，对所有人极尽轻蔑。

至于库车客运站，则比且末客运站更为生财有道，发往轮台的早班车，晚在十一点半。如果想要早走，那就购买高出客车票价一位有余的私人运营的轿车车票。私人轿车挂靠在客运站，票价高，客运站的收入自然也高。无耻甚于喀什至塔县线路，毕竟往来喀什与塔县的旅客有限，没有客车愿意空车往返。而往来库车与轮台的旅客众多，晚发与少发班车，纯粹是为敛财。

无奈，时间才过九点，只有任凭宰割。一众维吾尔司机也是满脸不耐，似乎让他们赚自己的钱是自己的过错。半途中，又不允许我在车里打盹，理由是困意会传染给他，他也昏昏欲睡，因为早晨起得太早。

没到轮台县城，十点左右，迎面已经见着轮台发往库车的客车。

轮台实在是我自入南疆以来，所见到的维吾尔人与汉人生活交融程度最深的县城。

一般的南疆县城，维汉分居的倾向明显，在维吾尔人聚集的城区，汉人纵使有生活上的往来，但绝少会生活在那里，比如最近的库车，之前的莎车，皮山，界限分明。即便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的县城，维汉两族百姓在县城中有共同居住的区域，但是哪怕只是在近郊的乡村，如果没有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汉人也是踪迹全无的，比如之前拜城的亚吐尔乡。

但是在轮台，汉人不但与维吾尔人在县城广泛地生活与居住在一起，在近郊的维吾尔乡村里，同样生活着为数不少的汉人，而且他们很多看起来，是租住在维吾尔人自建的房屋里。

在步行街西口搭公交汽车去阿克萨来乡，公交车站候车厅下的座位上，坐着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身边放着一摞纸箱，地上摆着两箱牛奶。他三四岁的女儿，戴着一顶有米老鼠耳朵的黄色的帽子，乖乖地坐在两箱牛奶上。高度正合适，候车厅的座位太高了，双手抱着一瓶水，帽子也遮挡不住炙热的阳光，满脸是汗，可也不声不响的，只是不时地拧开瓶盖喝一小口水。

我在猜想这样的小公主会去哪里，结果在阿克萨来乡阿克萨来村里，一条通往村子深处的土路前，父亲叫停了汽车。大人提着牛奶，拿着纸箱，腾不出手来牵着小公主，小公主自己蹭到过道里，司机这才踩下刹车，结果小公主没有站稳，气哼哼地摔倒，好在双膝跪地，撑住了身体。还是不声不响的，没有哭也没有埋怨谁，抱着水瓶站起来，自己从后门挪下车。

他们居然就住在阿克萨来村里。

还有坐在我前面的小男孩，学校校服和脸一样脏得花里胡哨。坐在座位上，忽然想起什么，在比半个自己还大的书包里，摸索半天摸索出一只蜗牛。凑近看看居然还活着，于是关起车窗，让蜗牛黏在车窗玻璃上，直勾勾地盯着看。

不远处他也要下车，熟稔地冲到司机身边，摸出两块钱扔在发动机盖上盛钱的纸盒里，从前门跳出去，背起书包，提着他那一大袋青辣椒，向路旁水渠后面村子里的家里跑。

我奇怪的是，他似乎还没有到有手机的年纪，怎么知道要给家里带回一袋青辣椒？还是父母谁也在县城里，买好了让他先带回去？

如果村子不是有更多的维吾尔人，眼见着的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一切琐碎的细节，与在河南，或是在四川，并没有什么不同。

傍晚了，人们安逸地回来，带着晚饭要做的菜。晚饭安逸地摆在桌上，等着所有家人回来。然后是一个安逸的夜，仿佛这里根本不是在南疆，根本不是在最近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的南疆。

我在手机地图上检索到的唯一一座清真寺，是亚喀巴格村村口国道边的清真寺。在南疆的县城，清真寺的数量实在太多，以致于我根本没有办法以清真寺为目的问路。出租车的维吾尔司机告诉我，轮台有三个大清真寺：

那边一个，那边一个，还有那边一个。

天知道哪边有哪个？就像昨天从库车河东岸走到库车大寺，短短不足一公里的路程，居然有五座清真寺。如果我不是逐一走过他们，我实在没有办法说清楚我想要去哪一座清真寺。

如果我将要生活的南疆，那估计我余下生命中的一半时间，就要浪费在各个清真寺之间的路上。

我以为亚喀巴格村清真寺周围，会像其他南疆县城的清真寺周围那样，聚居着许多维吾尔人，形成一座维吾尔人的老城或者巴扎，但是让我震惊的是，在清真寺之前的路旁，几乎全部是汉人经营的店铺，甚至停在路旁歇午的出租车，也全部是汉人司机，就像内地所有城市能看见的那样，司机们聚在一起，聊天或者打牌。

清真寺的两侧，终于是维吾尔人的店铺，左手边一间榨油作坊，右手边一间裁缝铺。可是清真寺两侧通往亚喀巴格村深处的小径，却不时有汉人出来进入。



随着他们深入亚喀巴格村，才发觉村子中的大多数房屋都已经出租给汉人。河南人，俨然就是一座河南的村庄。不绝于耳的是河南话，孩子们独自在路旁玩耍。女孩子们更贴心，已经可以帮大人做事。不知道从哪里的小店绕过来，左手攥着一根大葱，右手塑料袋里装着半斤面条，走过曲折的村中土路，踅进窄巷深处的家。

透过院门能看出来，村子里生活的河南家庭，家境显然不及依然留在村中的维吾尔人家庭。也许是客居他乡，不愿意收拾打扫，维吾尔人的院子干净整洁，新泼过水的葡萄架下摆一场床，爷爷奶奶们坐在床上，床上床下围绕着三五个孩子。

河南家庭大多是两个孩子，多出来的可能已经是属于仅有汉人才能违法的超生。也许有些背影离乡正是因为如此，不像他们，可在安逸地家里，法无可违地随意期盼着所需要的孩子。

与清真寺同在路边的明明商店，女主人正在准备午饭。

之前路过的时候，她的小儿子躺在门外的长椅上，我开玩笑地称呼他为小老板，女主人听见，便在商店里独自笑了起来。快乐的笑声，自然也有足够的友善。可惜商店门上挂着门帘，我看不见她。

回来的时候，我索性借着再买水的机会，进到店里。女主人微微发福的年纪，收拾得干净利落。她是河南驻马店人，而村子里大多是南阳人，她们并非来自同一处地方。我的与河南相临的安徽人的身

份，自然可以算得上是老乡。

她让我在屋子里坐着歇会儿，然后问我吃过午饭没有，要我等会儿，午饭做好了，让我同吃。她知道维吾尔人的肉食不合汉人的肠胃，她说她早晨去批发市场批发蔬菜的时候，市场边包子铺里的包子总也吃不惯，后来索性还是回来自己做好。

“还是自己做的好，也干净。”

商店里是名副其实的杂货铺，烟酒日杂，蔬菜瓜果，一应俱全。午饭自然就是现成的，河南人永远吃不厌的面条，也是店里在卖着的，就码着冰柜上，一斤几两的各自装在塑料袋里的切面，拣一袋，里屋的西红柿鸡蛋卤已经炒得喷香。

不时有左右的邻居进店来买东西，看起来家境殷实的维吾尔中年男人过来买两包烟；骑着摩托车精瘦的维吾尔小伙子兴奋地把一只瓶盖伸在女主人的眼前，是中奖再来一瓶的饮料。女主人过来给他再来一瓶，等小伙子出门，她苦笑着说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买的，中了奖却来这里领。话音未落，小伙子又冲进店里，居然再中一瓶。乐得合不拢嘴，说先慢慢喝着，然后把中奖的瓶盖拧紧，等喝完了再来兑奖。继续苦笑，她说自己喝的从来没有中过奖，这小伙子运气也太好了。

隔壁的小姑娘过来，径自走到隐匿在货架底部的鸡蛋筐里，挑出一枚鸡蛋，放在电子称上。女主人觉得可乐，问她你只买一个呀？小姑娘精打细算地说，我得看看一个有多重，才知道买几个。然后走回来，再挑一枚。小姑娘按五毛钱一个的价格给了女主人一块钱，而电子称上显示的价格是一块一。没有办法，只好继续苦笑，算给我听，被买走了两枚鸡蛋，不但没有赚钱，还赔上几分钱。越是小本生意越难做，附近的维吾尔人买菜更是不怕麻烦，青椒一只一只地买，大葱一根一根地挑，“他们家里都不买电冰箱，怕坏。不像汉人，好歹还能买上半斤一斤。”

一会儿挑门帘又进来一个小公主，举着五块钱，用天然萌的噪音说着河南话：要买馍馍。

女主人问她买多少馍馍呀？她回答说：要买面条。

女主人问她你到底是要买馍馍还是要买面条呀？这仿佛是咨询了她无解的民族宗教问题，她愣在那里，想呀想呀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

女主人索性挑来门帘，问等在门外的她的妈妈，才知道答案是要买面条的，而且要最宽的面条。

对于厌恶吃面条的我而言，实在不知道面条的粗细除却形式主义地表达之外，能对吃面这件事情本身造成多大影响？但是河南人显然认为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最宽的面条剩的不多了，门外的女人询问次宽的面条有多宽？在片刻不知道要如何计算的计算之后，女人决定只买剩下的那些最宽的面条。

小公主接过塑料袋，颠颠地往外跑，险些忘了还要找零。

后来还有一个穿着雪白连衣裙的女孩子进来买零食，女主人真夸她的衣服漂亮。女主人的小儿子呼噜完了一碗西红柿打卤面，又吃下去一条袋装的卤鱼，抹拉一把嘴，径自向门外跑。

我们笑他果然还是小孩子，这么漂亮的姑娘在身边，却完全不想看一眼。

妈妈叹口气说：你要是个女孩子多好，我也给你买一身。穿裙子的姑娘听见都笑出声来，小儿子肯定是觉得丢脸了，挑开门帘吼妈妈：我才不稀罕。



女主人来轮台十年了，她的小儿子也正好十岁，就出身在轮台。他说新疆普通话，也可以说河南话，但是却被她的妈妈评论为：两样说得都不正宗。

十前前来轮台的时候，附近的汉人还很少。那时候他们的生活还很苦，住在远远的村子里。“看见汉人可亲。”她说。

现在虽然困守在小卖部里，为每笔赚着块儿八毛的生意，和左右的汉人与维吾尔人磨嘴皮子打嘴仗，但已经算是幸福的生活了。

进来两个维吾尔年青人，买了一箱啤酒，二十八块前，熟悉些的年轻人张口还价到二十五，把女主人吓一跳，“咦，这么低的价格批发都批发不来。”当然，年轻人也没有当真，喝酒才是正道，只要有钱，多些少些便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女主人的大儿子成绩不是很好，现在在库尔勒上技校，石油勘探之类的，如果以后能进入库尔勒或者库车左右的油田工作，那也算是了了一大桩心愿。

至于小儿子，上午考完四年级期末考试回来，忽然决定六年级要回河南去读，虽然他更喜欢新疆。

妈妈看透了他的心思。原来他们学校里有一位教语言的回民马老师，脾气暴躁，以前大儿子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被他一巴掌把脸上打出五道指痕。小儿子也害怕他，不巧的是他们自己的语文老师生病住院，可能到六年纪的时候，要换那位马老师教他们班。吓得他，中午一迭声地和妈妈说，六年级一定要回河南。

我们都宽慰他，这么年班级，哪有那么巧马老师就会教到他们班。可是他依然忧心忡忡，不住地叙述马老师的各种残忍行径。

四年级果然是一个会让男孩子们遭遇不幸的年纪，我记得我四年级的期末考试，语文只考了四十六分。我本打算用这桩故事安慰他，但是我意识到显然他遇到的问题更为棘手，因为“马老师还有三十年合同呢。”他反复说。

在明明商店里坐了两个小时，甚至有些不舍得离开。

他们在轮台的十年，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值得我去倾听，比如她说前年去拣棉花的经历。

此行南疆，对河南人平添许多敬意。在南疆，他们没有江浙生意人那样事业有成，处处可见的气派浙江宾馆、江苏大厦，无一不在昭示着人们对于江浙人的财富的渴望；也不像四川人那样精于小本生意，处处可见的四川菜馆，随意哪个四川人都能做几样川菜是四川人天然的谋生手段。而河南人，以农民的身份而来，并以农民的身份生

存在这里。

所以，无论是在河南，还是在新疆，河南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执着于土地，一切希望也都在土地里。所以灰头土脸的，算计着每一分血汗钱。

可是，当你走在这里，当你走在种族与语言完全不同的南疆，当你因此而心生畏惧的时候，总会遇见一位河南人，像是在内地每处村口看见的那样，低着头，背着手，平静地走过来。于是你便觉得安心了，他是你的影子，他安全着，你也安全着。

也许只有河南人，才能如此根植于每次有着希望的土地的乡村，无论世事如何，他们总在这里。

虽然有人逃离了，但是更多人留下了，并且似乎将永远不离开。

出轮台博物馆，坐在街边公交车站踌躇着去哪里的时候，座椅旁边，扔着一本小学生的听写本。

今天上午才考完期末考试，一定有学生兴奋得得意忘形。

听写本上，写着一小五三班，主人的名字叫作阿丽米热，一定是一个漂亮的维吾尔小姑娘。

听写本已经写满，大部分是各种词组，字写的不算漂亮，可是阿丽米热很认真，每个写错的字，都用白色的剪成正方形的不干胶贴遮挡住错字，再写上正确的汉字。

居然还有古诗，对于小学生而言，这一定是最难的听写了，而且还是一个维吾尔小学生。

是半人半仙的吕洞宾所作的牧童：

草铺横野六七里，

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

不脱蓑衣卧月明。

根植在汉人心中的这份田园，维吾尔小姑娘怕是永远不会理解的吧？

2014.06.26 23:53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文化北路 丽都快捷

宾馆

南疆纪行之二十六 焉耆　大结局

虽然屡有出版社接洽，但是种种原因，无法就此内容出版，故而不再修订。

2015.01.04

欠奉。
请待全文编辑结集。

2014.06.27 21:00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新华路 佳家宾馆

附：出塞曲

出塞曲　长安

那年，仲秋。

明夜即是中秋。

一如今日，一日阴雨。我自花马池踏残破长城西去，将入夜时入古盐州。路旁觅一旅店，住下。

一日阴雨，将入夜时，西窗外天际却忽然云散，残阳如铸铁血锈。王同学，熟知唐史胜过家史的姑娘，短信忽来。下班走在北京的秋夜秋风中，忽然幻像起明月明皇陵上，蓑草神道，月光如霜。我覆我愁明夜我宿何处，不知是否可见思乡明月。她短信再来，一句岑参诗：

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

忽而心中再无愁思，残阳如血，血如残阳，一时贲张，要上一斤手抓，片刻风卷残阳。

自那夜后，唐世三千诗人，只爱岑参。只爱岑参，一如热血戍卒，见将军百战强虏。

此行，渡关山，走河西，出瓜州，越沙碛，一去北庭，二去安西，皆为追随岑参足迹。

他去安西，天宝八载；他去北庭，天宝十三载。

09.10　西安　雨。凉。

东城墙外，站在路旁的法国梧桐树下等车。雨正绵密，雨水落在微枯的桐叶上，桐叶左右摇曳，试着掬起雨水。可是雨水不住，桐叶终于放弃，颓然倾覆，洒下一抔水。走在路上，打湿身上的雨水，一点一点。梧桐树下，一片一片。

雨中车少，我没有伞，索性看雨。有淡淡的秋凉，却不冷。

去大雁塔北，陕西考古研究所，寻田同学午饭。隋唐室还是去年模样，考古行业阴阳不调，一屋子业界翘楚卷烟正抽得紧，却显然乏人清扫，东一处隋代的残石，西一处唐代的断瓦。

田同学读大学前不知考古为何物，大学阴差阳错地就读业内著名的西北大学考古系，于是毕业就在考古研究所里日日与隋唐为伴。我倒是小学时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学考古专业，却可惜成绩凄惶，于是早早了断了念想。立志要作西门庆，却因家贫入了宫，都是无奈。不过坐在与普通乏味机关无异的隋唐室，心中却依然激动，只是遗憾我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仿佛槁木般的公公忽然与新选入宫如花般的秀女们错身而过时，冲淡的兴奋后继以酽到化不开的落寞。

下午和田同学去长安镇上，某处考古工地，有几十座汉唐寻常百姓墓地。忽然的任务，取几件陶器回考古所。驻地在租用的农家自建楼房二楼上，阴雨无事，工人们围坐在简陋在民房里，一局牌还未开始。

左右两间民房是宿舍，中间同样简陋的一间充作器物库房，几十件汉唐的陶罐与陶俑，碎裂以及新修复的，默然其间。

那么简陋的现在，那么辉煌的汉唐。

领了一件残陶罐，一件蓝釉的残瓷碗。还有三件陶俑，一件指长的小俑，两件掌长的对俑，文官与仕女。

寻常的陶俑，田同学不知道已过手多少尊。我借着代他拿着的理由，将三件陶俑逐一持在掌中。手指轻抚过文官俑，指尖一层泥土，一层温润。

草纸把陶俑细细卷起，叠放在塑料袋里。在埋入地下的一千余年以后，他们又一次如此紧密地依偎在一起。

泥泞的工地走回公路。右手撑着考古所的雨伞，左手提着考古所的陶俑。深一脚，浅一脚。

雨仍然密，雨水溅在塑料袋上。

我们都看见的，这个模糊的，湿漉漉的长安。

20:55　西安 南廓门

09.11　西安　雨。转晴。

秋雨一夜。

东南城角，清晨。东南角楼仍在朦胧雨中，满地梧桐。

一日无事。

脚伤未愈，轻缓走走。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再看何家村窖藏大唐金银器展。虽然入口还有禁止拍摄的告示，但是相较前年展览新布时的严格，如今那告示已然形同虚设。巡馆的不再是现役武警，小保安最多只是提醒关闭闪光灯，对于拍摄见怪不怪。

可惜展品布光昏暗，我没有高级的数码单反，只能徒叹奈何。还好，随身卡片数码相机里几张清晰的，有我最爱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六曲葵形银盘，盘心凸起，锤揲飞廉，飞廉鎏金。《三辅黄图》：“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西域器，东土兽；银曲盘，金飞廉。美轮美奂，不知唐世何人所作？

却并非孤品，又或者在唐世，只是寻常物件，一如其左右六曲银盘，熊狐鸾鸟。那年长安，送别的筵席上，怕是也有几件如此精工器物罢？

那年，天宝十三载，夏秋间。长安，岑参将行北庭。行前，却在哪家酒垆，送人赴安西：

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
早须清黠虏，无事莫经秋。

赴安西的人，已去安西。花马胡钩，关山横渡。

送赴安西人的岑参，将去北庭。是否明日？

若是明日，我自与你西去，牵马坠蹬。

20:50　西安 南廓门

出塞曲　固关

2012.09.12　西安 陇县 固关　阴。间多云。

午后，饥肠漉漉地坐在陇县汽车站对面的小饭馆里，要了一碗炒面另加炒蛋。味道不错，只是下料略重，辣而且咸。

长安西去，总需横渡关山。关山，古称陇山，又名陇坻，又名陇阪，又名陇首。陇山上有陇山道，陇山道上有陇关，陇道陇关，不知见过多少行旅西去，多少行旅东还？

天宝十三载，三月，岑参也在这陇山道的行旅中。诗人二次出塞，将赴北庭，度陇思家：

西向轮台万里余，也知乡信日应疏。
陇山鹦鹉能言语，为报家人数寄书。

那时陇山，上多鹦鹉。鹦鹉能言，鹦鹉却不能为岑参言。西去万里，不知收着几封乡信家书？

陇山左右，左为陕西，右为甘肃，陕西不称陇左，甘肃却称陇右。右为西，陇山西阪有陇西县；左为东，陇山东阪有陇县。

与陇县有渊源的，一有陇山，二有汧水。汧水源自陇山上，在陈仓注入渭水。陈仓至陇县道路，即依汧水蜿蜒。秦汉之际，陇县即名汧县。陈仓与陇县间有汧阳县，本即属陇县。如今汧阳县同音简化改写为千阳县，一应“汧”字也均改作“千”字，不过为记述明晰，我仍用汧之本字。

饭后，搭通村客车至固关村。仍然一路汧水河谷间，盘旋而上。汧水水浅而急，近固关镇处，山谷间建有段家峡水库。水库再上，汧水只如溪流，水狭而愈急。

固关村不大，时至今日也只有两条街道，老街与新街。固关曾是陇山道陇山东坂下最后一处驿站，向上不远，即是安戎关址。“安戎关，依山临水，大中六年筑。又西三十里至大震关，后称故关（约今固关），乃汉以来之旧关，后周武帝复置，以大震名。地居陇山重岗，当陇山东西交通之孔道，隘处广才二百余步。开元时，上关仅六，此居其一，地位与潼关、蒲津、蓝田、散关均，盖以其为京师四面关之一，且当驿道也。关置使，或以秦州刺史兼充。安史乱后，秦陇陷蕃，以故关久废，乃东移三十里于咸宜地区筑安戎关，称为新关，以别于大震故关。”大震关址究竟何处，尚未有定论，今固关实则在安戎关东而非西三十里，但姑以今固关为大震故关，以固关为故关之意。

民国二十四年，民国陕西省政府建筑厅依陇山古道修筑凤陇公路，连接凤翔与陇南。凤陇公路陇山高点老爷岭处，曾立有《凤陇公路工程实施经过纪实碑》，村民说以前走陇山累了，就倚坐在碑下歇脚。如今那碑似乎迁至其地所属张家川县县博物馆。上世纪五十年代，陇山左右新修天宝公路连接天水宝鸡，陇山古道渐次废弃，现时已不通汽车。

与古道相伴的驿站村落，也渐荒芜。自陇县至固关，一路村庄村口都有贫困县的石牌，固关自也难幸免。固关回汉混居，以回民为多。主要种植些玉米，看路旁晾晒的青壳，经济作物应是核桃。


福
hucheng.com


hucheng.com



固关 永盛号骡马店

固关想借着老街的历史，发展旅游，可惜街旁却难得有保存完好的老宅。唯一还有旧日门楼的永盛号，正在翻修。永盛号是曾经的骡

马店，行走陇山道的旅人，若是来得晚了，就在此处打尖。是两进的院落，木雕精工，房屋却只是土坯垒筑。

门内右手第一间厢房，门旁还贴着过年时的门联：“面似银鱼碗内游，馍如玉兔盘中卧”，横批“香甜可口”。门联依然鲜红，却蓦得让人心酸。

第二间厢房住着郭家爷俩，老汉已经八十，儿子腿跛，胡子拉茬，抽一根书报纸卷起的土烟。我给老汉递上一枝烟，老汉回屋摸索出盒火柴，坐下，点燃，然后回到门口，蹲下，抽一口，看一眼。





孙老汉

今日并不顺利，感冒，并发现出行前新买的相机有故障，一卷胶卷似乎报废。这如陇山陇水般令人断肠，那卷里有许多九十岁的孙老汉的影像。我初见他时，他正和七十岁的老伴儿坐在门前搓玉米粒儿。老汉清癯，耳音清郎，神思敏捷，对谈全无障碍，只是腿脚不行，再走不动路。

上午多云，下午转阴，愈发阴沉。不似西安，昨日下午热得难着单衣，陇山下的固关却要厚衣。冬日尤冷，那永盛号郭家对侧的厢房便被积雪压塌。

感冒与相机故障的双重打击，让我傍晚前便回到村口的招待所，发冷，睡下。人睡得薄而且浅，神思却在径自游走，仿佛窗外的汧水。睡不多时，忽见窗外晴朗。

穿衣再回老街，夕阳正在陇山上。

陇山如黛。

孙老汉已经回屋，他老伴儿正在归置路旁的玉米粒儿。比划着问我吃过了没有，然后跨步上自家门前的台阶。右腿试了几试，却怎么也蹬不上去。只好再换左腿，吃力上去，然后自叹腿脚不行。先前还

有位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他们一道坐着，我说你们都长寿呀，她答太苦了长寿就是多受罪，给儿子媳妇添麻烦，死了好。

初入夜时，我见着北斗星，以及满天星斗，就在触手可及处。

岑参来时，是否也是如此？

还有窗下，急雨般的，汧水水声。

出塞曲　陇山

2012.09.13　固关 马鹿 张家川 天水　晴。

病卧羁旅，昨夜难眠。没有关临着汧水的西窗，几次浅睡，几次醒来，窗外依然是漫天的星斗。

夜风极寒。

王老汉六十多岁，有一个极具古风的名字：王六十。或者真如古人一般，以其生时父母年数之和为名。可惜王老汉乡音极重，难以细致交谈。

王老汉是我拜托招待所老板给找来的，他有一辆农用三轮车，我想让他载我上陇阪。“大震关又西五十里至小陇山分水岭，有分水驿，盖此道最高处。”民国时依古道修筑的凤陇公路湮断许久，如今陕西一段新筑水泥路至分水岭，分水岭外甘肃一段还是土路，所以陇阪两侧固关与马鹿间依然不通车辆。

固关至马鹿间，山路大约五十余里，陕西段长而甘肃段短，我想让王老汉载我至分水岭——如今称为老爷岭处，这样我只需下山，可以节省大半时间与体力。招待所老板从中翻译，王老汉索价一百，与

早前村民介绍的面包车同价，我当然难以接受。想当然地认为山路上总会有摩托之类车辆通行，以为总可以搭几段顺风车，于是还价颇为绝决，五十不二价。老汉颇为犹豫，见我作罢仍未松口，直到我回到客房许久，才请招待所老板传话成交。



陇阪路

清晨的陇山湿冷，坐在王老汉的车斗里，农用三轮车卷起的山风迅速劫掠走身上所有的体温。虽然晴朗，阳光在车后追着晒在身上，可依然止不住地瑟瑟发抖。近固关处还有几处零散人家，可是山路上却是全无人迹。暗自庆幸王老汉愿意载我上山，否则独行几十里上山路，怕是体力难支。

陇山之上，林木葱笼，莫怪远观山色如黛。山路随汧水蜿蜒，不住有山泉注入，甚至不顾路面阻隔，没过路面去寻那湍急汧水。

处处水潺潺。

天宝八载，也是仲秋或者暮秋，初将出塞远赴安西的岑参，就在这陇山道上，有一首“经陇水分头”：

陇水何年有，潺潺逼路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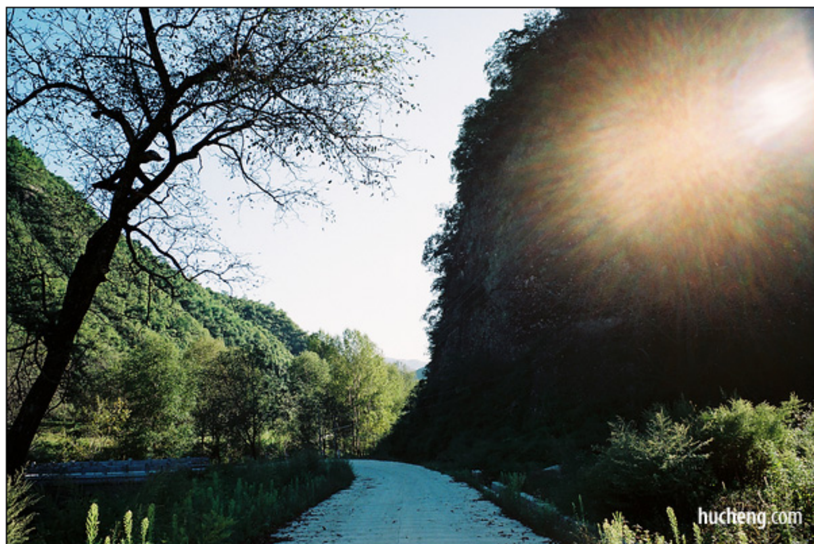
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

西去出塞，陇山是迢迢万里路中的第一道惊悸。不只是因着陇山其陇九回的险峻，更有从此家国难归的凄惶。严耕望言陇山：“不但隔阂华戎，且东西气候亦殊，故东人登岭，回望秦川，往往感发兴悲也。”不过陇山，家国就在身后，西府关中，策马一日即可回还。可是登岭陇山，回首哪里还有秦川？只有陇山如障，哪里还有家国？

二次出塞度陇，岑参还能略从容些地想着日后的乡信家书。可这初次出塞，陇山陇道陇水间，只有断肠，只有断肠。



安戎关文保碑



安戎关隘

固关村民言自固关至老爷岭，公路共有十座桥，十座桥便是这段公路的参照物。

陇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戎关的文保碑，就在二座桥后。向上的山路，右手汧水，左手忽然有崚嶒巨石兀立路旁，或者于此筑关，是因着这天然的险峻？

三座桥后，山势徒高，公路曲折向上。愈上愈险，公路回弯已成锐角，村民说上段的公路完全无法通行略大些的车辆，所以根本没有验收合格。今时仍然如此，可知古人行路之难。

十座桥王老汉再停车，大意是那方《凤陇公路工程实施经过纪实碑》的旧址。公路与汧水水源在是处分道，公路回环至老爷岭，而曾有人行便道沿汧水水源直达分水岭，不过久未行人，那道路已然湮没草莽间。



老爷岭

公路尽头，老爷岭，陕甘边界。



王老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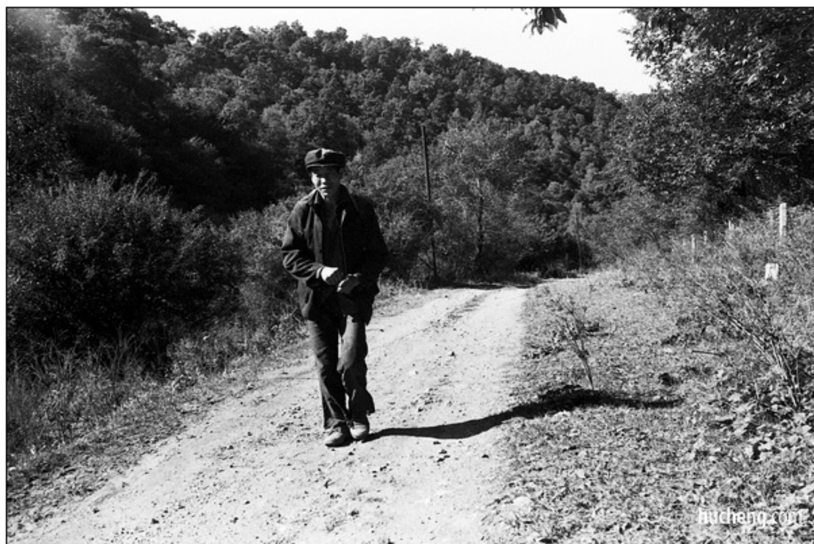
与王老汉道别，将徒步后二十余里山路向马鹿。山路向下，每回首时，总见着王老汉仍然目送着我，于是再挥手道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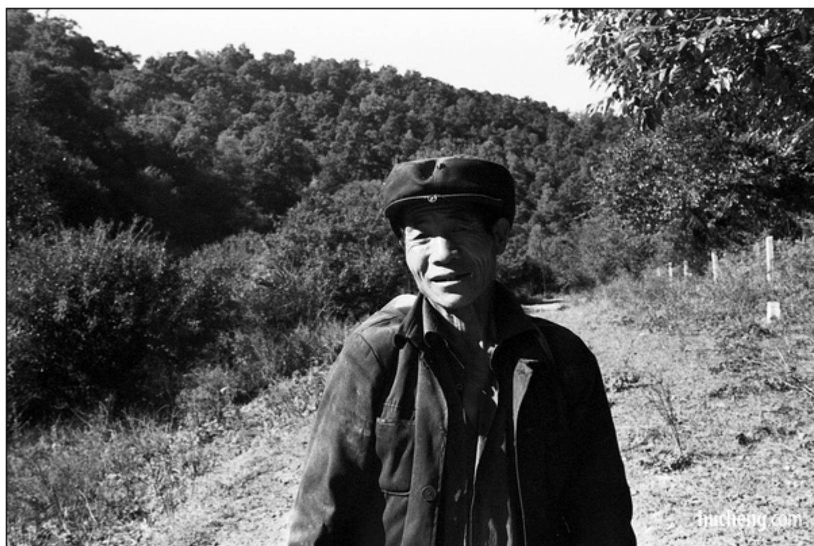
那里是分水岭，水自东西流；也曾是分水驿，人自东西走。再有不舍，也是必分离处。





下陇山路


lucheng.com


lucheng.com

步行翻越陇山回固关的乡亲

下山的那段陇山路，是那么美丽。不再有鹦鹉，只有些乌鸦啼鸣。那啼鸣在水声潺潺间，也不再恼人，只让山路更觉清幽。

山路窄处，宽不过一步，在两侧林荫间，枝叶总撩过发梢。“当唐盛时，西出陇右者亦取此道为多，故文士如岑参赴安西，王维赴张掖，高适赴武威，杜甫至秦州莫不由之。”

在古时今日避无可避处，我们终于走在一处，我想我总有一步曾踏着他们的脚步。我此行为之追随的岑参，还有那些同样光芒的名字。我如扑火之蛾般追随着他们在陇山道上，我行吟着他们的诗篇：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回照关，陇上行人夜吹笛。”

我想我何时可以，夜行陇上？



收胡麻





下陇山处

山路愈向下，山谷愈开阔。见着人家，正在收割胡麻，打麻籽，以及开塘沤麻。

搭着陇山下来的护林工人的摩托，同回马鹿。



马鹿

马鹿远比固关繁华，正午街市极为喧嚣。街市中心三岔路口有许多往返张家川乡所在张川镇的面包车，人已塞满，在马鹿几无停留，直抵张家川。

马鹿至张川镇，仍在陇山群山间，只是山谷远较固关至马鹿一段宽广。唐时“驿马三十里一置”，马鹿与张川镇，及途经闫家店，恭门镇（即弓门寨），均为古时驿站。再由张川镇搭车至天水，此为陇山道马鹿至天水一段北线。由马鹿向南经长宁村与清水县至天水，是为南线。其实在恭门镇前也有公路向南径向清水县，而在张川镇至天水途中，见有清水县至天水客车，也标注为北道，或者是因为马鹿至天水间的陇山山谷宽阔平缓，道路选择较多的缘故罢。

还是那年，天宝八载，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另有一首呈宇文判官：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

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
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
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
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
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
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山口月欲出，先照关城楼。
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飗。
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
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

一驿过一驿。
一驿过一驿，去而复还，还而复去，于是又是一驿过一驿。
一生又能过得几驿？
陇头仍然唐时明月，陇上却早没有了唐时行人。
更无人夜吹笛。

出塞曲　凉州

2012.09.14　天水 兰州 武威　晴。间浓云。

一日兼程，朝发天水，夕至武威，中转兰州。
一日兼程，朝发秦州，夕至凉州，中转金城。

一千二百里。

一千二百里，一路西行一路山。天宝八载，初次出塞，远赴安西途中的岑参，一路山川一路愁。西过渭州，即今过陇西，见渭水，思秦川：

> 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
> 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

陇西左右，这仲秋时节，渭水宽仅一脉。却依然湍急，慌不择路地东去长安。也依然浑浊，自古泾清渭浊，那时岑参的眼前，怕也如此浊流汹涌，或是更宽阔吧？这岸不见对岸，只见远山，阻隔前路与归途的远山。

泪随渭水东归，人随驿路西去，各自一路叹息。

渭州再向西，唐时驿路两道。

> 渭州向西有西北、西南两驿道西南行三百里至岷州，开元中置八驿。又西转南行经洮、叠至松州。有三交驿者（今三岔镇），在鄣县西七十里，盖即渭、岷间之一驿也。[1]

渭州西北驿道，即与今公路大约契合，中转兰州至武威。岑参西去东归，陇山凉州间，诗篇可以明确作于何地者，仅有渭州、临洮两地。唐时临洮即渭州西南驿道之中的洮州，在今甘南临潭县西南。边关在西北，洮州驿道却远绕西南，彼时交通便利于西北行之故。

天宝十载，岑参东归长安，存临洮与友人唱和诗三首，送韦侍御先归京、临洮客舍留别祁四、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天宝十载，岑参西去北庭，又存临洮作诗二首，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西归。

诗是应酬之作，不复有岑参的雄壮，加之后世天水武威间多走西

北驿道，以至县名临洮之地也在西北驿道上的唐时狄道县，所以我也不再周折，直走西北。

午后到兰州，汽车东站下午发往民勤途经武威的客车要在两点半。兰州至武威路程要较兰州至天水为短，可是用时更久。过天祝走至乌鞘岭前，才发现两年前在乌鞘岭所见建设中的高速仍未贯通，想来乌鞘岭隧道的开凿颇为坚辛。天水至兰州，如今快捷，也是因长约十里的秦州隧道去年通车的缘故。

山中十里隧道，山上百里盘旋。

再过乌鞘岭，又见祁连山。忽然浓云，只数缕阳光在祁连山上。

祁连山上已微雪，岑参西去安西，时在暮秋，不知河西路上，可有飘雪？

夜入武威。

岑参西去安西，天宝八载，因“是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入朝，表岑参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节度使幕掌书记。”那年岑参三十三岁，长安城中已有文名，故而可为高仙芝知，辟为幕僚而出塞赴边。

两年后，天宝十载，“正月，高仙芝入朝，加开府仪同三司；三月，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仙芝幕僚闻命，遂于三月间群趋武威，岑参亦同至；四月，诸胡引大食欲攻安西四镇，高仙芝急赴边迎敌，以五月出师西行，击大食。仙芝出征时，岑参留武威；六月间，岑参东归……是年秋归于长安。”[2]

故而除却安西北庭，出塞途中各处，岑参于武威逗留最久。武威所作诗篇，存世八首，而其中便有那首最为著名的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
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
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一句“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让我唐世三千诗人，只爱岑参。

而我每行西北，默默吟诵的也只有一句“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

“送君万里西击胡”，世上还有另外七字，可令人每诵读时即觉血脉贲张否？

岑参这八首武威诗，东归时作。归后三载，天宝十三载，岑参再赴北庭，于武威所作再存一首。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武威风寒，武威夜凉。

住定出门觅食，街上清冷。孤身入城，无亲无故，无人相逢可斗酒大笑听琵琶。

今夜七月二十九，城头有星，城头无月。

2012.09.15　武威　晴。热。

天宝十载，春。不在塞外，在七里十万家繁华的凉州，岑参除却与往来故旧唱和之外，还有一首遣兴之作。那天，在客舍，花门楼，岑参戏问酒家翁：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
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

不知七十老翁可解此诗？或是解诗，当宛尔一笑，回诘这位判官：你未免太过轻闲，不然何故戏弄于我？

确是轻闲，凉州是座令人舒缓的城。清晨我也出客舍，南过东大街，闻喜巷。闻喜巷中，文庙西墙外，一段早市，熙熙攘攘。游走在人流间，嘈杂却并不觉得心扰。小贩站在板车上，淡淡的阳光跳过文宫院墙落在他的身上，他冲着阳光大声嚷嚷：辣子八毛！

武威文庙，始筑于大明正统四年。文庙居中，左为文昌宫，右为凉州府儒学，规模宏大，居陇右学宫之冠。如今西侧凉州府儒学已不存，儒学旧址即在闻喜巷上。





文昌宫

文庙兼为武威市博物馆，以文昌宫山门为博物馆门。虽为博物馆，却仍要三十元门票。却也因为这门票，让那文庙文昌宫里，阒无一人。

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观，只文庙文昌宫内东西两庑略有些藏品。我爱文昌宫西庑的碑刻馆，或者因为碑刻粗重，居然无人值守，只有几点阳光透过窗棂寂然在碑碣之间。

武威有天梯山，武威有雷台山汉墓，可所出珍宝，多在兰州，武威并没有存下些什么。碑刻馆左手，一尊失首的天梯山菩萨立像，算是那尊不可移动的大佛外仅有的孑遗。

难得的，是左手第一方墓表，落款前秦建元十二年，比固原博物馆内那方建元十六年的墓表还要早四年。依然是隶楷笔意相间的文字，文字略有些剥泐：

> 凉故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安定郡乌氏县梁舒字叔仁。夫人故三府录事，掌军中候，京北宋进女，名华，字成子，以建元十二年十一月卅日葬城西十七里，扬墓东百步深五丈。



阒无一人，只我在两殿各庑间左左右右。那样清静，舍不得离开，索性坐在文庙东庑外的长椅上，参天古柏遮蔽阳光，略有些冷。

一阵风飏，风摇檐铃，铃惊宿鸟。侧耳倾听，风静鸟散后，只有墙外隐约的叫卖声。

无人沽酒。

晴朗，越近中午越觉燥热。

文庙外有武威西夏博物馆，我对西夏兴味索然，博物馆藏品也是了了。武威城中游荡，鸠摩罗什寺仍在施工，大雄宝殿已建成，罗什塔也在维护。工地围挡标明施工单位为浙江临海古建，这样的古建公司让人欲哭无泪。那大雄宝殿，堆砌各种臆造的仿古构件，不合半点规制。可怜后凉罗什塔，凉州存世唯一岑参曾见之物，若岑参再见，怕也当一哭。

武威也有故人。

郑同学，前年过武威未遇，昨夜恰见我行记，终未错过。今夜郑同学与夫人同请我晚饭，他乡故知，大喜过望。

谈些今古，佐两斤手抓，极肥美。

出塞曲　酒泉

09.16　武威 酒泉　晴。

当我在列车上朦胧醒来，火车正过山丹车站。前年我自酒泉下武威，也过山丹，却是走公路，公路在焉支山中。

列车过山丹车站时，正是中午，窗外阳光刺眼。一瞬而过的车站，然后继续无穷尽的戈壁丘陵与远山。前年汽车过焉支山时，已入夜，天色尽墨，只有焉支山上，朗星一点。

彼时此时，一地却如两世界。

更久之前，天宝八载，岑参也过焉支山。那时山丹名删丹，焉支名燕支。过燕支，寄杜位：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
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

燕支山西，依然酒泉道，风起依然吹沙，我不见白草但山丹依然有白草。那边塞的牧草，依然让山丹为军马场。

那时此时，似乎又并无不同。

西出塞，过焉支，过酒泉。过酒泉，又忆杜陵别业：

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
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
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

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

昨夜宿祁连，今朝至酒泉。已是下午，酒泉火车站远距酒泉二十余里，交通却也方便，四人拼一辆出租车，片刻即入城。

酒泉，城中古迹只有两处。一是前凉永乐年间酒泉太守谢艾重筑福禄城之南门遗址，包砖砌垛，修筑如新。一是酒泉钟鼓楼。钟鼓楼四面题额：南望祁连，即我来处；西达伊吾，伊吾即今哈密，是我去处；北通沙漠，沙漠是巴丹吉林沙漠；东迎华岳，华岳即是华山。祁连与伊吾是酒泉实在的来去，沙漠与华岳，只是遥望，只在飘渺间。

岑参出塞，无论安西北庭，总要过碛。碛，即莫贺延碛，即今瓜州与哈密间的噶顺戈壁。莫贺延碛“长八百里，古曰沙河，目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出塞路上最为艰险一段。天宝八载，岑参赴安西过碛：

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
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

天宝十三载，岑参再赴北庭，日没贺延碛作：

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
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

千载以降，瓜州沙州之西地理环境变化巨大，如今已难直由瓜州西去。交通便捷处，是在因铁路而置的柳园镇。三地形如三角，酒泉去哈密，过柳园而不过瓜州。柳园镇属瓜州，柳园与瓜州间通客车不通火车，柳园与酒泉间通火车不通客车。本盘算经公路由酒泉至瓜州再至柳园中转火车去哈密，不想在西关车站却看见每天有一班早车可以直达一千二百余里外的哈密。

碛中岑参也悔，何况凡夫如我？索性直由酒泉，西达伊吾吧。

探问路线的车站工作人员都说酒泉至哈密的汽车票非常紧张，明天的已经沽清，也容不得我再犹豫，果断买到一张后天的车票，座号已在后段。

傍晚时，在酒泉南关随意走走。走至古福禄城南门，正是酒泉至嘉峪关的城际公交车始发站，想着沿途看看迁址至酒嘉公路旁的酒泉新博物馆究竟在哪里，于是投币上车。以为是傍晚，因为仍然有夕阳，实则已过八点。问司机末班车时间，答曰他这班便已是末班车。酒泉至嘉峪关极近，两城互发公交，名酒嘉公交或嘉酒公交。末班车是酒嘉公交，那便总要回来，于是踏实落座。

夜晚迅速袭掩过来，公交西去，只见着前方山外，隐约的残红。

回来时，公交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最近司机的位置上，和司机闲聊天。公交车噪音极大，几乎听不见司机说话，即便听见我也听不太懂司机的酒泉话。我想他也是如此。

于是在黑暗的公交车里，在巨大的噪音里我们各自说着各自的话。然后在公交车等待红灯的安静里，我们再彼此沉默着。

22:55　酒泉 盘旋中路

09.17　酒泉 夹边沟　晴。

一路西行，睡眠一直不佳。昨夜又遭蚊咬，几番折腾，今日早起实在煎熬。

酒泉南关汽车站发往夹边沟的客车，早班车八点，第二班却近正午，早起也是无奈。

上午在夹边沟，另篇，夹边沟记行。

下午无事。

明日出塞。

21:41　酒泉 盘旋中路

出塞曲　伊州

2012.09.18　酒泉 哈密　晴。

出塞之路，河西以后，总要途经伊州西州，然后再西北去北庭，或者西南去安西。

> 瓜沙两州，各有道通伊州治所伊吾县（今哈密），皆置驿。沙伊道曰稍竿道；瓜伊道曰莫贺延碛道，一曰第五道。高宗武后时代，二道交替使用。第五道者，由常乐县西北行，经新井、广显、乌山、双泉、第五诸驿，入莫贺延碛，又经冷泉、胡桐二驿至赤崖驿，又两驿至伊州，东南去瓜州九百里。此诸驿大抵皆置戍守，以护交通之畅通。明清大道及今日汽车火车道即大抵循此古道而行也。稍竿道者，由沙州西北行，经兴胡泊，河仓城（今大方盘城），玉门故关（今小方盘城），折北行经咸泉戍至稍竿馆，置稍竿戍，又北至伊州，南去沙州七百里。两道并通，大抵取第五道为多。[3]

常乐县，唐时瓜州治所，其址在今瓜州东南锁阳城。沙州即今敦煌，在瓜州西南二百里外。伊州治伊吾县，即今哈密，而非今哈密东北伊吾县。新疆诸县，多有以古地名命名者，其与古地所在大不相同。瓜沙抵伊两道并通之时，二州西北去伊州，无疑瓜伊间之第五道要较沙伊间之稍竿道为近捷。

不过，历来学者考订岑参生平之时，均以其初赴安西时，经沙州

而去伊州。我此行携一本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在附录岑参年谱中，二先生考订：

> 岑赴安西所行路线，似亦可考。唐时赴西域有二道，一出玉门关，一出阳光。唐玉门关关址东移至晋昌城，在今甘肃安西县双塔堡附近。案之与图，赴北庭当出玉门关，赴安西则二道皆可行。岑此行疑走阳关。岑有《燉煌太守后庭歌》，盖赴安西途中过敦煌时所作，阳关在敦煌西南，走阳关需过敦煌，走玉门关则毋须也。

晋昌县亦即常乐县，今安西县已更名为瓜州。其他持此观点学者的研究，有一重要论据与之类似，即那首燉煌太守后庭歌：

> 燉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
> 太守到来山出泉，黄砂碛里人种田。
> 燉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
>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
> 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
> 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
> 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

此诗在岑参诗作中，并无可观，酒宴应酬，奉承长官，应景之作罢了。诗是作与敦煌太守，但通篇细读，其实并无作于何地的字眼。故而此诗即可能作于敦煌太守治上，也可能是与敦煌太守相遇某地而作，此种唱和，岑参诗中不在少数。

岑参初次出塞赴安西，是为履任。唐时官员赴任，不可延宕，愈期“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在瓜沙抵伊两道并通，且取瓜伊道为多时，岑参实在没有西南迂回沙州再西北远赴伊州的理由。

所以，我以为岑参两次出塞，无论安西北庭，均走瓜伊第五道。

如我今日。

走时天光未亮，肃州城上依然繁星。

七点半酒泉西关汽车站发车，过嘉峪关，过玉门，过瓜州时已是正午。酒泉至哈密之间的连霍高速基本贯通，但瓜州以后的高速公路贯通却未完全峻工，柳园北收费站因为重型货车通关缓慢壅堵一个小时，星星峡入疆以后，骆驼圈子前某处因为道路施工又是断路。漫漫一千余里公路，漫漫戈壁，漫漫莫贺延碛。



瓜州一段戈壁，如今辟为安西极旱荒漠国家自然保护区，极旱荒漠，这名字便令人心生畏俱。车窗外是无穷无尽的戈壁，无穷无尽间只有稀疏几簇骆驼刺。那里或者有生命但是却看不见任何生命，平沙万里绝人烟。

坐在客车里会心生侥幸，虽然前路漫漫，但总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代步。若在那千载前的唐时，没有公路，没有水与食物，一切希望都在远处不知哪里的驿站，却又有终年的狂风阻断前程，出塞的行旅需要怎样一颗坚强的心？

终于隐约看见远方尽处的山峦，墨然如障。那是天山，山上有终年的积雪。那里是伊州。

不再有壅堵，也不再有任何停顿，客车全速向天山驶去。感觉那速度片刻即可在山前，可山依然在远方尽处。山究竟是在哈密，还是在天际？

终究未在天际，终究只在哈密。

群山远望时，横亘前路，近处公路却与群山错身而过。群山在不远处，山体崚嶒如铁。在山与公路间，是棉田，棉田间是无数彩色瓢虫般的拾棉工。客车上的同座是酒泉过来哈密收瓜的商贩，常年往来两地间却也是第一次搭乘汽车。赶上拾棉工进疆，火车票买不到，瓜贩如是说。

六点，客车终停哈密汽车站。

今时哈密已不再有伊州半点影踪。与伊州相似的，哈密依然是碛西河西的交通要道。哈密火车站在城北，最是繁华。站前天山北路南去，两侧宾馆旅社密布。宾馆不过是各家私营的小宾馆，索价极贵且无余地。自关中河西一路而来，哈密房价两倍于路途各地，且居然条件不如各地之半。物价腾贵，令人咋舌。

南郊汽车站买明日去吐鲁番的汽车票，又是险些售罄。城南偏僻，南郊汽车站左右仍是连排土坯房，多为维民居住。随意搭辆公共汽车四下看看，慌忙跳上车来背着大书包的维民小姑娘，漂亮的大眼睛令人心动。

是西域了。

酒泉至哈密，在汽车上挤坐了十个半小时。瓜州至哈密一段，便用去了六个小时。

这漫长的一天。

而那时岑参，今夜还在碛中。

出塞曲　西州

2012.09.19 哈密 吐鲁番 阴。

将走赤亭道，将向火山行，却忽然浓阴欲雨。

诡阴的浓阴，周天妥贴而紧致的云，却赫然看见太阳。阳光清冷，整座城市弥漫在仿佛海市蜃楼般迷茫的光线之中。南郊汽车站哈密至吐鲁番的客车十点发车，沉默地坐在客车里，等待警察逐一检查乘客身份证，有不安的情绪。

> 伊州西至西州有南北两道。北道由伊州西经纳职县（今**Lapchuk**，即四堡），行大患鬼魅碛之北，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流茨萁水，过神泉，至罗护镇守捉城，又西南经达匪、草堆，至赤亭镇守捉城。去伊州实约九百里，此即唐史所记之柳谷道，治途置馆驿，多可考于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罗护盖即清之纳呼、今之西盐池，赤亭盖即今七克腾木，是此道盖略相当于清代旧驿道，今之北线汽车道也。南道称为“伊西道”，亦由纳织西行经大患鬼魅碛中，至鬼谷口避风驿，又西亦至赤亭，与北道合。度其行程与今铁路线略相当。赤亭当两道会合处，故称道口，为要冲。赤亭西行中经白力城（今鄯善）约一百三十里至柳中县，即古田地城（今鲁克沁），置柳中驿。又西约四十里至西州治所高昌县，即古高昌城，故址尚存，（今阿斯塔那之南）置宁戎驿。城内置天山军，管兵五千人。



哈密至吐鲁番长途客车上

哈密至吐鲁番，伊州至西州，公路今古皆走北道。西州蒲昌，即今哈密所辖鄯善县，唐时在县东北设赤亭守捉，为东西往来要冲。火山六月，行人绝迹的赤亭，在七克腾木即今七克台镇迤南，仍有残垣。

哈密至吐鲁番的312国道途经七克台镇，如今两地间连霍高速公路贯通，客车不再经行国道。七克台镇处，高速公路又在国道迤南，于是我也即约过赤亭道口。只是目之所极，戈壁远山，不见村舍，不见旅客。

岑参存世诗作之中，四次提及赤亭。

天宝十载，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有“赤亭多飘风”句。如今高速公路旁，也有“小心横风”的警示标语，千载赤亭路上，风灾依然。

二次出塞，赴职北庭以后，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有“北风夜卷赤亭口”句；火山云歌送别，有“火山突兀赤亭口”句。伊州西去西州，赤亭火山相连，只是“火山突兀赤亭口”实在是文人笔法，路途走来，两地仍有百里之遥。

火山即今火焰山，赤亭在鄯善县东，火山在鄯善县西。没有见着

赤亭，却没有错过火山。火焰山处，高速公路又在国道之北，几乎即在火焰山南麓坡下而过。即便阴沉，火山依旧有迥然于他山的焰红。若是六月，真应似东西连绵炽热燃烧的火炭。

天宝八载，岑参初赴安西，经火山：

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
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
不知阴阳炭，何独烧此中？
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
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工！

岑参冬过火山，依然颇受炙热之苦。我悠然客车而过，不惧炙热，却欲炙热好见着那如燃烧的火焰山，却可惜阴沉，却可惜阴沉。



吐鲁番公交车上

下午四点前车停吐鲁番客运站。如今哈密因为哈密瓜的缘故，是座商贸的城，而吐鲁番却依然是座旅游的城，所以吐鲁番的住宿远远好过哈密。虽然价格仍然较之甘肃为贵，同样的价格总可以住在干净

舒适的客房中，而昨夜在哈密却有蟑螂从我的枕上爬过。无论如何，我是再也不愿再回哈密。

我甚至无心再看哈密博物馆，吐鲁番客运站也即吐鲁番最繁华处，路口寻宾馆住下，即步行东去吐鲁番博物馆。

吐鲁番博物馆在非省会城市的博物馆中，堪称极好。高昌古国与唐时西州在高昌故城的经营，以及火山下几处古墓群的发掘，为吐鲁番留存下足够多的国之重宝。

三楼古尸展馆太过昏暗，未免阴森可怖，不提。只记我之印象最深的两件藏品。

其一，唐时西州某墓之镇墓兽，威猛一如那句“送君万里西击胡”。

其二，1969年火焰山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手抄《论语·郑玄注》。这件手抄本可谓闻名久矣，郭沫若有本薄册《出土文物二三事》，其中一篇《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对这件抄本后卜天寿自作的几首诗词有超乎寻常的赞誉。其实卜天寿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诗词也不过是“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明朝是贾日，早放学生归”这样满是别字的打油诗。其实醉翁之意，是可以为政治解读，比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和学者们，所谓的汉学家不久前曾经大胆狂妄的放言：中国的北界是万里长城，西界从未超出甘肃和四川，一千二百年前的卜天寿会以渊默的雷声来教训他们老沙皇的子孙们，你们看看，我所写的论语郑氏注吧”“超过了老沙皇的豹狼们，你们听着，我坚决相信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被你们诱拐去了的我的后辈们，终会云开复见天的。”

可惜文书展馆内不允许拍照，而且这件抄本也只展开一段，没有见着后面的涂鸦，有些遗憾。



傍晚搭公交车一路向西，新城东门见着一家阿不拉江手抓肉馆食客众多，还未至饭点，两侧食肆门可罗雀，可知这家生意之好。于是果然下车，要上一块羊排，切开洒盐，配些同煮的胡萝卜片，一碗生洋葱，一碗羊汤，一盘切块的烤馕。

风卷列云，片刻扫空。



何以解劳苦，何以解乡愁？

大口吃肉。

出塞曲　高昌

2012.09.20　吐鲁番 高昌　多云转晴。酷热。

早晨的吐鲁番已经觉得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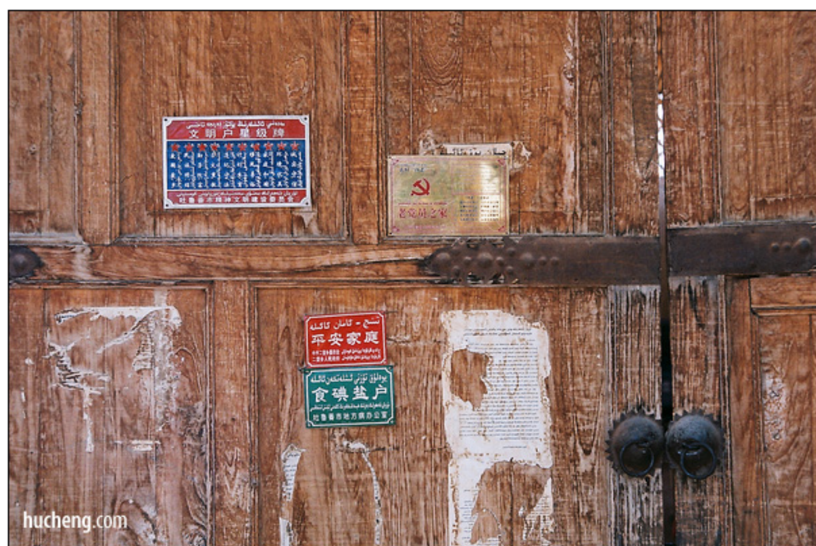
客运站发往鲁克沁的客车最早一班要在十点，买票以后在客运站前觅食。只在大巴扎旁寻到一家包子铺，薄皮包子十个，尾油太多，苦茶依然无法解腻。

西域天长夜短，总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可做的事情，于是诸事不忙。客车晚发，乘客各自安然，全无催促。



火焰山

昨日来时路，再回火焰山，然后折而南向，我在二堡乡路口下车，高昌故城向西南四里。



二堡乡

二堡乡是纯粹的维民村庄，公路穿村而过，路旁有沟渠，渠上架床，床上有老者，或卧或拾缀些菜蔬瓜果。许多孩子在路旁玩耍，任孩子们疯去，没有娇生惯养，孩子们像胡杨一样生长。大些的两个孩子从大货车上爬了下来，最小的孩子蹲在车厢围档上踌躇。我走近他刚张开手，他便跳起扑进我的怀里，仿佛世界上从来没有危险这件事情。

高昌故城北城墙就在路的尽头，一如西北其他后世有人居住的古城，村民依城墙而居。城墙千疮百孔，却依然高耸。

大唐太宗皇帝贞观年间，盛世初启，麴氏高昌王麴文泰却与西突厥联兵犯伊吾，掠焉耆，壅绝西域商道。太宗皇帝遣陈国公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军出讨。贞观十四年唐军临碛口，麴文泰惊惧而死。八月唐军至高昌而灭高昌。于高昌故城置西州，领高昌、交河、柳州、天山、蒲昌五县。

曾经西域强国重镇，高昌城周约十一里，我见夯土残城之中，无有出其右者。城分三重，外城，内城与宫城。内城居外城正中，周约

六里。宫城居内城之北，北宫墙即外城北墙，南宫墙即内城北墙。







高昌内城残址





高昌可汗堡

内城居中偏北有夯土台，台上有方塔，俗称可汗堡，意为王宫。



高昌内城残址


hucheng.com


hucheng.com



高昌寺院大殿







高昌寺院讲经堂

外城西南有寺院残址，山门、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等等皆存。城为高昌国时，玄奘曾在高昌讲经月余，或即在此。


hucheng.com


hucheng.com



寺院外 高昌外城西南城角



高昌外城南城墙上俯瞰寺院

城为西州时，岑参两次出塞，四过西州，却不见半点行止痕迹。遍地残砖断瓦，不知道哪块曾筑西州街舍，诗人影过身上？

昨日吐鲁番博物馆所见唐时文书，多有出土自西州近旁阿斯塔那

与哈拉和卓古墓群者。这墓群某墓之中，纸柜之上糊有账单一封：

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豆（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

据称彼时往来安西北庭岑姓判官仅岑参一人，故而此封账单或即岑参所书。在恢宏的西州城中，诗人未有半句诗词存世，却机缘巧合的留下三斗青麦的账单，世事造化，真是难以预料。



高昌城内远眺火焰山

初至城内，尚有云朵蔽日，午后渐晴朗。热，酷热，昨日还叹息火焰山阴沉，仿佛冥冥间要护佑于我，我却不识好歹，索性今日让我知其何为火焰山。高昌城内，无论何处，回头北望，总是火焰山。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此言果然不虚。人马尽汗流，更是贴切，或可云人马汗流尽，似更妥贴。高昌土城，雨后地表板结为色白而光洁的土壳，阳光炽烈，土壳再将阳光反射回去，人在其间，上烤下蒸，相机片刻烫手。



寺院内卖唱的维民老哥追逐着墙垣的阴影，挪换着地方。午后已经鲜有行人，他也准备回家。他一直微笑着，之前坐在他的毯子上和他闲聊打发些时间，他说起他的女儿。“她也在北京”，当他知道我从哪里来时告诉我，“在民族大学。”能看得出他的骄傲。

凡至古城，我总是围城反复数周，高昌城便罢了。罢了，沿着城内载客驴车碾出的道路，西北入过可汗堡至西南大寺，再回返，左右片刻往复，其他便罢了。东望城垣，那么遥远，那么广大。

那么广大的高昌城，那么广大的西州城。

午后的二堡乡寂寥许多。

一个半米长的男孩子，横跨在大梁上骑着自行车送他的小妹妹上学校。男孩子忙碌的模样，只把小妹妹送到学校前的十字路口，匆匆忙忙地又往回赶。小妹妹非常漂亮，一袭黑衣，干干净净，却可惜不能说汉语，似乎也听不懂汉语，我们无法交流。

十字路口有杂货铺，我买了两瓶冰红茶，小妹妹已经将要走进学校。快步赶上，小妹妹正回头，看见我递过去的红茶，于是笑起来，回转身接过红茶，然后还是轻声的用维语说些什么，应当是谢谢吧，笑起来更漂亮，有浅浅的酒窝。

可惜如果有一天，小妹妹长大了，她会像其他那些维族姑娘，错身时会严肃地垂首而过。

只有当我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才是彼此相爱的人类。以后我们会有民族，我们会有宗教，我们会因此而隔阂。

仿佛我在西州，你在高昌。

出塞曲　交河

2012.09.21　吐鲁番 交河 乌鲁木齐　晴。热。

贞观十四年八月，唐于高昌城置西州。九月，再于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

以今吐鲁番为参照，高昌城在其东八十里，交河城在其西二十里，两地相距约百里。交河城其地，今名牙尔乃孜沟，沟由河水切割黄土台塬而成，深约十丈。牙尔乃孜沟中，有黄土孤岛，形如柳叶，长约五里，宽约半里，交河城筑于其上。

前汉元初元年，分车师国为前、后两部，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4]

虽然高昌与交河故地均属今吐鲁番，但就吐鲁番本地渊源而言，其与车师大有渊源而与高昌无干，所以在今吐鲁番城内屡见车师之名，比如吐鲁番本地运输公司便分着客运与车师两家公司。

岑参出塞，过西州，其后必即是交河。不过安西都护府已于贞观二十二年迁至龟兹，即今库车县。其时交河已是西州辖县，安西更在交河以外一千里，前路依然漫无可期。

交城之河依然，河水却如涓流几近于无。只着河水的束缚，交河城址无处拓展。或者又因着火焰山近处的河水向来清浅，再不复百万

年前切割土地时般汹涌，于是交河城址也不见得湮灭多少。所以汉时如此，唐时如此，今时亦如此。

我之所在，即是岑参所在。只是我之所见，黄土残垣；岑参所见，却是雕梁画栋，彩绘鎏金。

交河故城，已是成熟开发的旅游景点。我去时尚早，还可悠游。近午时分，自乌鲁木齐而来的旅行团如过江之鲫，交河城中喧闹不堪，怕是搅扰的魂灵不安。




hucheng.com


hucheng.com



交河故城西侧民居残垣





交河故城西侧深崖

如柳叶般的交河故城，南北飘于水中。故城四面临十丈深崖，原筑东南两门，只南门为出入正门，也是现在景区的入口。东门临崖，或只为居民汲水之用。南门内为北去子午主道，为东西两城。东城较西城繁华，建筑残址高大，官署亦在东城东门内道之南。




hucheng.com


hucheng.com



交河故城子午道北端大寺



交河故城东北小寺



交河故城西北小寺





交河故城北端塔林

子午主道北端有宏大寺庙，庙后更有东北与西北较小寺庙与北城尽头的塔林，可见曾经交河城中，佛法兴盛，僧侣壮大。







交河故城减地留墙建筑



交河故城官署

因着交河城地形独特，孤悬高耸土台上，故而不筑城墙。城内建筑，以减地留墙之法，由地表向下开凿，仿佛黄土塬上的土坑窑。不见夯土，只见生土，迥然相异于其他古城。

午后出城，进城的游人愈发汹涌。若是那时车师国王见着这样许多的人马扑来，怕是没有片刻犹豫，也便出城降了。

自交河城后，安西北庭，就此分道。银山道西南去安西，白水涧道西北去北庭。

天宝八载，岑参去安西；天宝十三载，岑参去北庭。

二者择其一，我去北庭。

岑参在北庭三载。

下午搭车师客车，依白杨河谷，沿白水涧道过古白水镇，即今达阪城，然后天山以北，乌鲁木齐。

北庭有轮台，轮台不因岑参而存，轮台却因岑参而名。

那不能愁见明月的轮台，或即在此。

出塞曲　轮台

2012.09.23　乌鲁木齐　晴间多云。

天宝十载六月，武威城中，两人斗酒入腹，豪气干云，岑参劝那将赴碛西的李副使：

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

只是不知就此七里十万家的武威一别，远去轮台的李副使，见月可愁？

世事难料，三载以后，岑参也去北庭，也去轮台。

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
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
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异。
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

又不知道李副使可曾见得岑参这首轮台即事？君劝我莫要愁见轮台月，是君未至轮台。至了轮台，君才知诸事见愁，流沙也愁月也愁。脱鞍再入酒家垆，不说西去，不说击胡，只诉些愁肠罢。

一杯一盏，醉了睡了，这世事便倏忽千载。

如今，轮台，那单于之地，地在哪里，也成一谜。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下载：“金满：汉沙州北前后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轮台：取汉

轮台为名。蒲类：海名。以上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

一路西来，伊州、西州、庭州，皆在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后置。置庭州时，同置轮台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庭州条载：“轮台县，下，东至州四（百）十二里”。

庭州旧址，在今吉木萨尔县北北庭镇，当无疑问。在庭州以东四百十二里之内，有唐时夯土旧城数座，其中谁为轮台，尚有争论。一般而言，认为或是轮台的古城有三座，一在米泉，一在昌吉，一在乌鲁木齐乌拉泊。

我以为唐时轮台，当为乌拉泊古城。以地理位置而言，若是轮台在乌拉泊以北的米泉或者昌古，则其城只能控制哈密—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伊犁之路，却不能控制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之路。[5]”

开元七年，“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片之。[6]”由是可知，唐时天山之南，有四地征税。而在天山之北，片税之地只设轮台。故而轮台只有在今博格达山南北两道交汇西去处的乌拉泊，才可扼道征税。

以城制建设而言，米泉古城最小，“昌吉古城虽在范围上比乌拉泊古城稍大一些，但乌拉泊古城在大城圈内又套有两个小子城，子城墙上又有马面和瓮城门，从整个形势看，乌拉泊古城显然要比昌吉古城雄伟而严密。因此，米泉古城和昌吉古城应为‘守捉’或‘城’，而乌拉泊古城应为‘军’。[7]”

《新唐书》兵志：“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

岑参在轮台，有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诗：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军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云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由诗意可知，北庭瀚海军或即驻轮台，故而轮台城必为一军城，当为规制更为繁复的乌拉泊古城。

天宝十三年春，岑参经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封常清举荐，得任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伊西、北庭节度判官与度支副使，二次出塞，赴边北庭。

封常清所辖，今博格达山山北之北庭，山南之西州与伊州。其时，封常清所患有二。一者，焉耆之西，鹰娑川（今巴音布鲁克草原）之突骑施；二者，伊犁、碎叶、怛逻斯诸地之葛逻禄。一在庭州西南，一在庭州之西。若驻庭州，则难防西州；若驻西州，则庭州难防。此时，轮台则不仅只有“税征北道”之重，更有控扼三州的军防之重。

故而封常清常驻之地，不在庭州，而在轮台。亦因此，岑参也在轮台。至德元载，首秋：

异域阴山外，孤城雪海边。
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
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羶。
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

岑参也在轮台，轮台三载。

乌拉泊古城在乌拉泊水库之南，立在城中高处东北眺望，如镜水面之外，是积雪的博格达群山。

孤城雪海边。

天宝十四载，冬，雪。岑参送武判官归京，一首骊歌，传唱千载：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千树万树，是千家的白榆。如今白榆换作白杨，只城北路旁新植的白杨。早已是戈壁，哪还有千树万树？

曾经送君的东门，不再有道路，道路只在城北那两排白杨间，蜿蜒向博格达山，也即是天山。再过两月，当也是雪满天山路。

我应冬日雪时再来。

昨日一天阴雨，气温徒降，已冷似初冬。


hucheng.com


hucheng.com



乌拉泊古城北城垣内 东行

乌拉泊古城周四里，黄土夯筑。因为昨日的雨，城上一层湿土。城垣东面，仍然干燥，不可想象昨日一天的雨，却只湿着城垣的一半。



乌拉泊古城城垣西南角楼

城之四角筑角楼，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古时行旅自西州而来，依白杨河谷走白水涧道，山高水深。不知要走上多少时日，忽然出得山来，忽然远远望见轮台城，会心生出希望吧。然后走来，阳光下如铸金的轮台城。









乌拉泊古城南城垣外 东行

除却西城墙，南东北三面城墙筑马面，也以西南城墙马面保存最为完好。

北城墙城门与瓮城保存最好，东城墙最是低矮，毁损最重。





乌拉泊古城北城垣外 东行

北城墙城门与瓮城保存最好，东城墙最是低矮，毁损最重。





乌拉泊古城内 西城南城垣

城内筑城墙分为三城。东城北起北城墙，南约止于城之中半；西城北亦起自北城墙，却比东城为长，南约于城之北起三分之二处；其余南城则成曲尺形，东宽西窄。





乌拉泊古城内官署遗址

东城西南角有高大内城门与瓮城，因东城为轮台官署所在。当时岑参，也即在此左右，左右三年。

出得东城南门，有圜土台，或为点将台。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之时，封常清就在那台上，台上是猎猎纛旗，台下是虎贲之师。不知岑参在哪里？三军大呼阴山动，一如武威酒家垆中的好酒，血脉又再贲

张。

总是如此。一时愁哀，一时豪迈。







乌拉泊古城 北城

乌拉泊城，南城寸草不生，北城却是漫城荒草。

北城墙上有孩子们在玩耍，我走近他们，他们见我来，却四散逃开。

索性坐下来，我在轮台，看君来时路，看君去时路。

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

出塞曲　北庭

2012.09.24　乌鲁木齐 吉木萨尔　晴。微云。

往来轮台北庭，路在天山北麓。南望天山，皑皑雪顶，是云生处。

正午至吉木萨尔，大唐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故城即在县北。一路西行出塞，不去安西，只来北庭，此即为终点。或者天意欲我善始善终，终点所在吉木萨尔，是我自入新疆以来最有好感的城市。街道疏朗，安静整洁。

吉木萨尔，今属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之名，取自蒙语，意为“沙砾滩河”。或解“吉木”为唐时此处“金满”县转音，“萨尔”为突厥语之“城”，吉木萨尔也即为突厥语“金满城”之意。新疆汉语发音短促，没有婉转的卷舌音，故而吉木萨尔只读作“吉木萨”，概无例外。

前汉元初元年，分车师国为前、后两部，车师前国治交河，而车师后国即治于此。贞观十四年，唐置庭州并置金满县。长安二年，置北庭都护府，驻瀚海军。前均已述。

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故城，在吉木萨尔县北北庭镇，距吉木萨尔约二十四里。吉木萨尔与北庭镇均有公路直达北庭故城，却因为新近建设北庭遗址公园，两条公路均已断路。而吉木萨尔至北庭故城间的公路，昨日还可通车，也是不巧。几番打听，还好遇着一个道路熟悉的回民司机，村中土路间绕过封路路段，之后片刻即至北庭故城。

果然是大都护府治所故城，是一路出塞以来，最大一座唐时古城。北庭故城分内外两城，外城周长约十里。内城在外城居中略偏东北，周长约六里。内外两城形状均不规则，外城略长而内城略方，两城共东城垣及东城门。内外城垣均置角楼与马面。外城北门有瓮城，城北另有城垣低矮羊马城。城外有天然河道环绕而成护城河，我去时城东河道有浅流，城西河道干涸，当时百姓说水流无定，但来时却几乎满溢河道。

北庭故城外城多辟为耕地，左右百姓也在城内放牧，故而城垣已多破碎零乱。而据当地七八十岁长者言，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城内城外通行，只可经城门，城垣高大不可逾越。一如其他许多消失的夯土古城，大跃进的年代，风传城垣夯土可提高粮食产量，于是百姓纷纷挖土肥田。初在山西芮城听此言，值守广仁王庙的老人说好好一座芮州城，便因此湮灭。北庭故城侥幸在西北偏僻之处，百姓无多，故而还可保存些残垣断壁。

北庭故城，外城西城垣保存较好，一条新筑水泥公路，也即北庭

镇通往北庭故城以北村庄的公路，紧邻外城西城垣内侧穿过；其余外城北城垣与南城垣多残断，只存些角楼、马面，北城门瓮城也已无踪。北城外羊马城依然较完整。

内城四垣也是破碎，不过内城夯筑质量远较外城为好，故而残存夯土台基较外城高大。尤其东城垣中断一处马面，残高依然近十米，巍峨高耸，真真大唐气魄。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正在北庭故城考古勘探，近一百五十万平方米的北庭故城，遍布探孔，工作量着实巨大。在外城北城垣内，遇着一位考古队员，直聊到黄昏。



午后来时，北庭故城在如洗蓝天与团朵浮云下，那么宏大的庭州城，岑参可来此处？猎猎北风下，声声唱胡歌？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
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

胡歌寂静，仍有北风。浮云自西北向东南而去，时而遮着阳光，阳光溢出云边，阳光只在城外。浮云走过，便见着阳光自城外仿佛百万胡兵挥马掩杀进来。关西老将，速速归来，与都护再战强虏，再唱

灭胡曲：

都护新灭胡，士马气亦粗。
萧条虏尘净，突兀天山孤。

灭胡曲中，再将北庭细细看来。




hucheng.com


hucheng.com



内城北城垣残垣及北城门


hucheng.com


hucheng.com


hucheng.com


hucheng.com


hucheng.com



内城东城垣马面




hucheng.com


hucheng.com





内城东城垣残垣



内城南城垣残垣



傍晚归来，翻越公路围挡，五里走回北庭镇上，饥渴难耐。

回吉木萨尔，北庭路什字，西南街角，回民羊杂手推车，要上四只肥羊蹄，执手饕餮。

路旁还有维民的推车，一车蜜甜的无籽葡萄。一公斤十元，维民老汉汉语说不清楚，才刚高过推车的小姑娘再清楚地和我说一遍。维民小姑娘总是很漂亮的，虽然似乎忙了一天脏兮兮。真是很忙碌的小姑娘，一边招呼顾客，一边用比枝上葡萄还密的维语和父亲哇啦哇啦，还有双手按在一车葡萄上，左右开弓地揪着葡萄粒往嘴里塞。

提着两斤葡萄回来，今夜北庭，朗月繁星。

2012.09.25 吉木萨尔 奇台 晴。

唐时庭州有三县，驻金满，辖轮台与蒲类。蒲类县，即是今奇台县。奇台又在吉木萨尔东，去奇台路上，一如昨日来吉木萨尔路上，相邻天山，一路雪岭皑皑。

北疆有民谚："金奇台，银绥来，走了走了又回来"。奇台得天山北路交通便利之故，在清季民国曾经一时繁华，"北接旱三台，南通吐鲁番，关内货来在此囤集；西至伊犁、塔城与俄交易；南至喀什、叶尔羌与英交易。洋货大宗亦集于此，而后东进嘉峪关，北至归化城。"后世衰落，是成也交通，败也交通。如今交通倚重国道，而国道则依天山南路而筑，金奇台，银绥台，忽然而成传说。

不过即便如此，如今奇台依然远较左右县城繁华，汽车站里熙熙攘攘。

奇台县，俗也称古城子，曾经的民谚也有"要挣白银子，走一回奇台古城子"之说。所谓古城子，即是紧邻县城北门外的唐朝墩古城，或也即是唐时庭州蒲类县故城。

北城维民的住房将故城围在中央，故城仿佛漂在浅滩上的一片枯叶。如枯叶那样，只有些隐约的脉络，不见任何建筑遗迹。北城垣西段有些残垣，居中有凸起土台，土台上立一方标识碑，再无其他。

故城城内，垃圾遍地，一片狼籍。

可怜蒲类城，寿之将尽。

蒲类故城之南，有甘肃省会馆，大殿存有三座，已然危殆。能得以幸存，是因为会馆几十年来一直被军队占据，后殿即是军火库。住

在会馆前的维民老汉告诉我，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经常摸进后殿偷手榴弹，然后去那废墟的蒲类故城里拉弦扔弹，被派出所逮去好一顿教训。

前殿正在维修。殿侧一条小径，通向院墙角落。小径上密布注射器，一如蒲类故城地上的垃圾，几个人躲在角落尽头。这边与老汉出去，老汉与迎面进来的年轻维民寒暄，错身后老汉告诉我，这就是那几个人在等待的毒贩。

可怜维修前殿的工作人员，日日与此为伍，实在是我所见最危险的文物保护工地。

奇台再无留恋，午后即回吉木萨尔。找车再去北庭故城，却与司机怎么也找不到昨日绕过封路路段的村间土路，只好绕道北庭镇，着实浪费许多车资。

庭州其地，孤悬西北。当盛唐不在，中后唐时，已非大唐国土。德宗皇帝贞元六年，城为吐蕃所占；晚唐时，又为回鹘所居。 当回鹘居庭州其地时，将城西一里之外唐贞观十四年初筑的应运大宁寺辟为王室专用，因在故城之西，故今名西大寺。

西大寺坐北朝南，夯土构筑。佛寺大小只如半个足球场，风化毁损严重。北侧正殿东西开凿上下两层佛洞，西侧向风一面已守土完全毁损，只东侧存着残画断佛。因为北庭遗址公园的建设，将西大寺建辟为博物馆，遗址完全置于室内，善举。不过也因此门票高昂，甚至贵过大有可观的高昌与交河故城，而且藏品寥寥，馆内展出壁画佛造像均为复制品，门票实在冤枉。

博物馆内只我一人，甚至无人值守，仿佛是走进自家别院，进门开灯关灯出，一切悉听自便。

依昨日路回返。

翻越围档，再遇着昨日指示我哪里容易翻越的老汉。老汉刘姓，自家五亩耕地，就在北庭故城外城南城垣以外。夏季西瓜已然售罄，老汉正在锄地，为着冬季的小麦。

老汉有些抱怨，抱怨自己的地少而贫瘠。他指着远方，说那些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们的土地肥沃，而且家家一百多亩。

问老汉故乡何处，为何至此？老汉答只知祖上是随左宗棠大军，收复新疆而来。

忽然田间惊起一只鹞鹰，几次鹰扬，栖在北庭故城城垣上。

那里是他的巢。

他的家。

出塞曲　安西

见南疆纪行 之二十四 库车

注释

[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　河陇碛西区　篇拾壹　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 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

[2]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

[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　河陇碛西区　篇拾贰　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下 凉州西通安西驿道

[4]《汉书》车师前国传

[5]陈戈《唐轮台在哪里》

[6]《新唐书》卷第二百二十一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 西域上

[7]陈戈《唐轮台在哪里》

制作信息

书名：南疆纪行
作者：胡成
出版社：并没有（作者2014年6月发布于博客）
制作者：jjhhh于2017年11月25日制作
文本来源：胡成博客（台灣秀威出版社已出了该书的纸质版，此电子版是根据作者博文制作，对比了纸质版内容有部分不同）
版本：该书跳转注释在Kindle（499入门版）、Kindle Paperwhite、Kindle Voyage原生系统5.6.0.1固件下可实现弹注。
自制系列：第5本
制作软件：Sigil
排版字体：老牛字体
制作声明：尊重知识，尊重版权。请勿商业使用！



建議分類　華文創作／報導文學

……庫爾勒、若羌、且末、民豐、于田、和田、皮山、葉城、莎車、英吉沙、疏勒、喀什、塔什庫爾干、伽師、巴楚、阿克蘇、溫宿、烏什、拜城、庫車、輪台……

26個日子，21個縣市，1個認識南疆的機會。

南疆，指新疆北起天山、南至崑崙山脈、以塔里木盆地為中心的廣大地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關鍵紐帶，亦是今日中國的敏感地帶。十三個世居民族生活在這片土地，同時亦有包括內地漢人在內的各省各族百姓陸續於此落地生根。民族與宗教混雜，加以政治情形牽引，使得大眾想像中的南疆始終神祕且充滿禁忌，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所知甚少。

本書是作家胡成親歷南疆的紀實之作，除了直擊各地漢人在南疆的生存現狀，亦側寫南疆複雜多元的民族與宗教文化，將這片土地的過往歷史與今日現實，一一呈現在讀者眼前。

南疆是神祕的，是禁忌的。
民族與民族之間，宗教與宗教之間，
橫亙着有如塔里木盆地的隔閡。

